

# 德 裕



第 一 一 一 期  
四 十 八 年 七 月 號

奇 妙 的 直 昇 飛 機

叢譯穗拾版出新最紹介

拾穗譯叢

最認真的選擇  
最有趣的題材  
最流暢的譯筆  
最鄭重的推薦  
最低廉的定價

西德聯邦總理——阿德諾傳

拾穗譯叢第二十六種

包爾·魏瑪爾著  
關德懋譯

曾任德國科隆市長行年七十垂垂老去的阿德諾，在納粹時代受盡迫害，顛沛流離，不意戰後竟躍登西德聯邦總理的寶座，擔當起復興西德的重任。成爲自由世界最偉大的風雲人物之一。「人生七十開始」，此公當之無愧。

本書出版後爲戰後德國之一大名著。作者魏瑪爾以傳神筆調，描寫偉大人生之悲歡離合，升墜浮沉，而又處處不離時代背景，歷史實錄，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領會五十年來，兩次大戰的德國史實，實爲本世紀來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

全書四十萬言  
定價每冊二十五元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 CALT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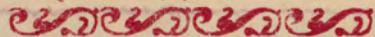
工程	技術	科學	珍聞	醫藥	衛生	鐵幕	故事	文學	講座
----	----	----	----	----	----	----	----	----	----

- ✓ 奇妙的直昇飛機 ..... 一五
- 它在天空中悠遊翔翔，轉退自如，擔當了許多奇特的任務
- ✓ 神秘的核子能造福人羣 ..... 三〇
- 它將幫助人類開啓地層中的寶藏
- ✓ 范艾倫與范艾倫輻射帶 ..... 一九
- 人類的姓名除他以外從未給予行星地球上的任何大千景象
- ✓ 地磁是怎樣形成的 ..... 四三
- 地心中的流體物質產生了電流，又形成了磁場
- ✓ 十年來的英國公醫制 ..... 一一
- 英國人認為他們多數國民比世界上任何各國國民受到更佳
- 的醫療
- ✓ 美國醫師的夢魘(上) ..... 三四
- 美國醫師因賠償診治過失每年損失達五千萬美元
- ✓ 航機偷渡客 ..... 五六
- 一位空中小姐捲入了政治的漩渦，這是一個非常緊張奇譎
- 的真實故事
- ✓ 一個小說作家的信念 ..... 四八
- 有的人讀小說爲了認識自己，有的爲了追求刺激，也有人
- 想從那裡獲得處世之道

封面說明

奇妙的直昇飛機

上刊登的一幅科學幻想圖，不料到今天居然成爲真正的事實，並且將成爲未來世界上最普遍而通俗的交通工具。



音樂	遊藝	短篇	小說	中篇	長篇	拾	專欄	欄
----	----	----	----	----	----	---	----	---

- ✓ 序曲音詩及管弦小品(三) ..... 六五
- ✓ 寂寞 ..... 七八
- 她準備了涼水和點心，招待這群在工作中的囚犯
- ✓ 豪賭 ..... 一〇九
- 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用他那三千元的壽險單參加了這場豪賭
- ✓ 全權教師(三) ..... 八七
- ✓ 朱門恩怨(廿五) ..... 一三二
- ✓ 西影片羽 ..... 一二七
- ✓ 醫藥近訊 ..... 一二一
- ✓ 婦女與家庭 ..... 一二三
- ✓ 攝影叢談 ..... 一二七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

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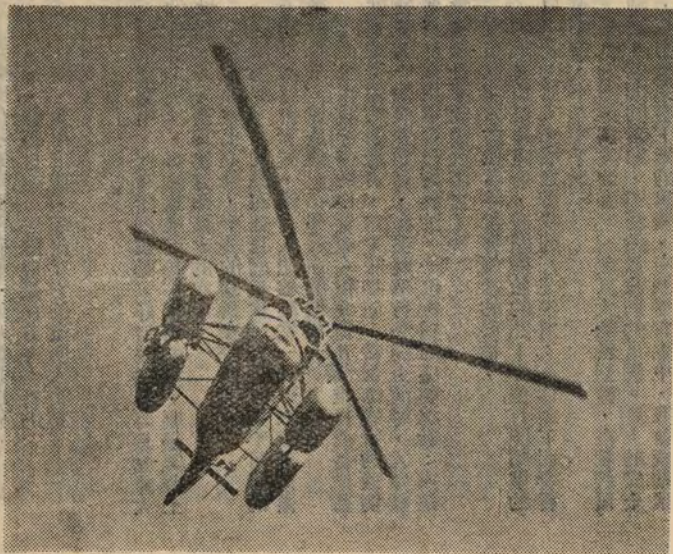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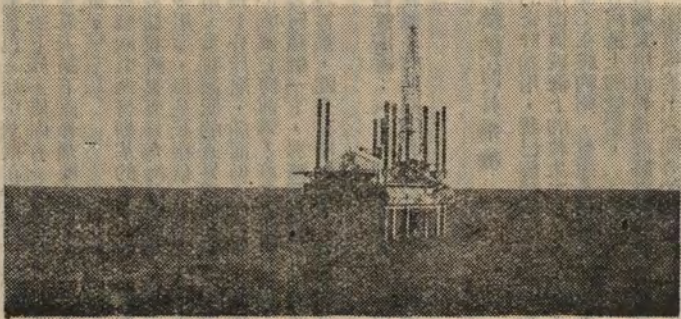
港幣二元二角 日幣一百元

請利用 本刊郵局 劃撥儲金帳戶  
 以免 費匯款 訂閱 拾穗 或 購買 拾  
 穗 叢 談



# 機飛昇直的妙奇

譯 晦 冬



溽暑已臨，揮汗如雨。在這樣的  
天氣裡，業餘課後，一動不如一靜，  
人人當有同感。汗衫，短襪褲，籐榻  
一張，苦茶一杯，此時此際，拾穗應  
該是你最能消暑的良友了。

在這炎炎的季節裡，拾穗的編輯  
同人也有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則，那就  
是多刊載一些輕鬆活潑的文章，希望

不要讓油膩過重的大菜，在溽暑中倒了讀者的胃口。

這一期上，我們願向讀者推薦幾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十年來的英國公醫制」和「美國醫師的夢魘」，  
這兩篇代表了兩個不同國家的兩種不同的醫藥制度，當  
然也各有其利弊得失，現在我們把它一同刊載，可以得  
到很有趣的比較。

「范艾倫與范艾倫輻射帶」「地磁是怎樣造成的」和  
「核子能造福人類」是三篇科學上的報導，淺近生動，但  
却能告訴我們一些前所未知的事實。

「航線檢渡客」是一則曲折驚險的故事，偵探小說般  
的報導寫出了鐵幕的真面目。但它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直昇機的故事」是一篇非常翔實的報導，它告訴你  
有關直昇機往日的發明，目前的利用，和將來的發展。

「一個小說作家的信念」是英國當代著名短篇小說作  
家毛姆的作品，極富價值。此篇當我們決定刊出以後，發  
現文星雜誌上已經刊載，但我們覺得像這樣一篇有意義的  
作品，還是值得再刊一次的，何況文星的讀者不一定就是  
拾穗的讀者。「寂寞」「豪賭」是兩篇不同格調的短篇小  
說，但都很精彩。

六五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這種具有純轉翼翅的飛機，在天空中悠悠  
 遨翔，轉退自如，它能够擔任許多奇特的  
 任務，效用之廣，超出了它的發明人始料  
 所及。

x x x  
 地，機身猛烈震動，好似狂怒地要脫離大  
 地的羈絆，突然，機輪離地而起，歪斜前進，劃過濕凝土  
 的地面，升入康萊第克州橋樑的空中。

於是機身停止不動，平穩的懸掛在半空。  
 憑窗俯視，我的腦海裡思潮起伏，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事，我們必然會下墜，沒有人能够製造一種可以直起直落  
 ，後退側飛，或是停止在半空中的機械。

然而坐在我身旁的白髮老人伊戈伊凡諾維奇西哥斯基  
 ，就是這奇蹟的創造者，二十餘年前，當這位睿智的發明  
 家發明第一架直升飛機，在美國舉行公開表演時，大多數  
 觀眾都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位機械師感嘆地說：「這  
 是我親身目睹的最大謊言！」

現在我才體會他當時說那句話的心酸。

西哥斯基俯身向前，推開機槍的門，好似打開閣樓的  
 窗戶一樣；他大聲地對着我的耳朵叫道：「你朝下面看看  
 ，很快，不是嗎？」

軋軋的機聲震耳欲聾，三葉巨大的螺旋槳，在我們頂  
 上迴旋。機翼的陰影，不斷繞過我們的足際。腰上的安全  
 帶，幫助我克服下墜的感覺，在飛機行進中，我俯視橋樑

的工廠建築，海灘景色。途中飛機在半空中又停止一次，  
 在停止的飛機上俯視下界，使你有一種既清晰而又遙遠的  
 感覺，難怪一位老農夫踏下直升飛機時說：「我好像上帝  
 似地坐在半空中俯瞰。」

半小時後，我們回至西哥斯基的辦公室。老人與嫩勃  
 勃地向我說：「當初我研究直升飛機的時候，並沒有想到  
 今天它會有這許多用途，但是我相信一架像鳥一樣靈活的  
 飛機必然非常有用，當我發明的直升飛機能够在空中後退  
 和側飛時，我感到十分欣慰，然而仍有一項次要的機械問  
 題未能解決！我不能使它向前飛！許多人向我打趣，問我  
 爲什麼不把座位方向顛倒一下，那麼問題豈不就解決了。  
 後來，我終於找到答案，就是在機尾加上一具小螺旋槳。」

「今天，」他接着說：「直升飛機好像是神話中的魔  
 獸，它成爲人類最優良的交通工具，用途之廣，超過我的  
 始料所及。」

### 多才多藝的直升飛機

關於直升飛機的奇妙功用，我已經從書本上讀到和聽到  
 許多。它可以擔任山頂或海上的救生工作；在瑞典，人們  
 用直升飛機收訓鹿；在紐約州，航運公司老板用直升飛機  
 發薪水給航行在各河流上的駁船。

在紐西蘭，科學家用直升飛機將靈敏的「地音探測器」  
 投入活火山口，而電線接至六哩外的觀測站，研究火山

的噴火預兆和現象。

直升飛機自上下俯飛時，可以產生一陣微風，幫助  
 帆船航行。在櫻桃收穫季節，常利用直升飛機的風力吹除  
 菓實上的雨滴；否則，成熟的櫻桃將綻裂而造成損失。

然而這多才多藝的直升飛機，有時也會弄巧成拙，造  
 成欲益反損的結果。一架敷設空中電線的直升飛機，不小  
 心觸到了高壓電線，使得肯塔基州大部份地區都蒙受斷電  
 之害，另一架直升飛機在新英格蘭番薯田上空噴酒殺虫劑  
 ，結果把番薯葉連根拔起，當「五月花第二號」帆船航抵  
 紐約時，派去歡迎的直升飛機，把帆船吹得在河裡不住打  
 旋。

目前，仍有許多問題需待西哥斯基解決：直升飛機究  
 竟能够飛得多快？造價多少？目前的最大用途爲何？將來  
 的發展怎樣？

對於這些問題，西哥斯基祇是微頷其首，他說：「一  
 位夫人曾經問我：將來她的孫兒是否會帶着女朋友坐噴氣  
 直升飛機出去玩？我答復她說：這是很可能的事情。言歸  
 正傳，現在有幾架直升飛機要飛往加里福尼亞，你爲什麼  
 不試飛一番，藉以認識直升飛機在飛行中的實況，等你回  
 來以後，我們繼續再談。」

在西哥斯基飛機製造廠的跑道上，停放着美國海軍陸  
 戰隊訂製的三架「S-18」式直升飛機，即將飛赴洛杉磯  
 附近的艾爾多羅陸戰隊航空站。這三架塗着綠色油漆的新  
 型直升飛機，好似三隻肥壯的蚌蟻，但身價可價不小，據

說是二十五萬美元一架。

「這是目前能够大量製造的最巨型的直升飛機，」雷  
 德倫少校告訴我：「在飛機之前，你最好穿上這件衣服  
 。」他給我一件防火的飛行衣，讓我套在西裝外面，並遞  
 給我一對塑膠的耳塞。

### 開始參觀航程

當巨大的螺旋槳將機身送上半空時，我恨不得有一袋  
 棉花包住我的頭，機艙內沒有隔音設備，每件東西都劇烈  
 地震動，特別是我的牙齒，我試着在拍紙簿上寫點什麼，  
 但筆劃歪扭得根本不成個字。

但奇怪的是我很快就對此感到習慣，第二天我已經不  
 用耳塞，第三天就能和機上的威立士用手勢和面部表情  
 交談，好像是演無聲電影一樣。

威立士在開啓的機門邊，機輪因震動而微微搖盪，好  
 像一隻小船，自機門下望，康萊第克和紐約州威徹斯特群  
 的山光水色盡入眼底，飛機越過朋雪凡尼亞，維吉尼亞和  
 卡洛林拉州的出莊，孩子們從學校裡跑出來向我們揮手，  
 覓食的鷄群則驚惶地東躲西藏，照威立士的解釋：「牠們以  
 爲我們是一隻巨鷹。」

由於直升飛機的速度緩慢，因此我們在空中對地面看  
 得非常清晰，速度表上的指針雖指在九十哩！每小時一〇  
 四哩！的刻度上，但當逆風飛行時，機身與地面的相對速  
 度顯得尤其緩慢，甚至行駛在公路上的汽車都會超過我們

，其次起飛時，一隻黑色的捲毛獵狗緊跟着飛機追吠不休。我們越過新墨西哥乾涸的河床，河底龜裂有如鱗魚皮。在阿里桑那，我們看到高如電桿般的大仙人掌，野兔出沒其間，我們橫過加里福尼亞州的帝王谷，最後飛臨碧綠的太平洋上空。

全部旅程為三千哩，飛行時間三十二小時，但却費了我們六天的工夫。

為什麼我們飛得這樣久？原因是氣候惡劣；我們在喬治亞遇到濃霧，在密西西比遇到風暴，在德克薩斯又遇到颶風，同時，每飛三小時，飛機就得加油一次。而且祇是在白天飛行；但正因如此，我才能對沿途的景色飽覽無遺。

### 陸戰隊登陸演習

抵達艾爾多羅基地後，我幸運地被邀請參觀美國海軍第一艘直昇飛機母艦「U.S.S. 'Taddeus Bay」號，並觀察海軍陸戰隊的登陸演習。

第一個攻擊波包括五架直昇飛機，成「V」字形自母艦上起飛，越過砂灘，在一片潤濕的草地上降落，當我們才踏上草地時，載我們前來的飛機已騰空而去。

第二波直昇飛機跟蹤來到，在距我們一哩的地方迅速降落，這時第三波直昇機又已飛臨上空，攪起一股狂風，飛砂走石，被包圍的「敵人」發射機關槍抵抗，登陸部隊則開火還擊，我爬上一輛吉普車，去至偽裝掩蔽下的指揮部。

禍時，我的直昇飛機就迅速載我到達現場。」

我問他會否利用直昇飛機在空中追捕盜賊？

「的確有過這樣的事情，」他說：「某次，一個持械搶劫的匪徒逃入山中，對追捕的警員鳴槍抗拒，我親駕直昇飛機登上山坡，截斷他的後路，當他發現我時，不禁驚嚇得目瞪口呆，乖乖地舉手就逮。」

第二天，我去至克爾維維城胡夫斯機械公司航空部，參觀一架全世界上最巨大最新型的直昇飛機，這架飛機本身的重量為一萬七千八百磅，載重量經設計可達十五噸；機身高如一座三層樓房，螺旋槳大如普通飛機的翼翅，全部製造費用達美金四百萬元之鉅。機腹兩側漆有「XH-17」字樣。「X」係代表「試驗」之意，我詢問帶我參觀的工程師，是否可以把這架龐然巨物開動一下，讓我開開眼界？

「抱歉，辦不到，」工程師回答我說：「實在是費用太大了，把這架飛機送上天空，要花費美金二萬五千元。」

我去至附近的鮑布赫伯寓所，參觀他後院中停放的一架小直昇飛機，鮑布是一位機械師，任職洛杉磯民航公司。他節省下一筆五百元的預算，親手製造一架小直昇飛機，完全基於個人的興趣。

「直到目前為止，我才用去了二百餘元，」他說：「這個馬達和傳動機構，都是從舊汽車上拆下來的。」這架小直昇飛機的外形倒是非常美觀，祇是不知道將

「海軍陸戰隊的登陸戰術已經進步到立體化，」一位年青的少校告訴我：「在原子武器發達的今天，二次世界大戰中諾曼第登陸所用的兩棲部隊登陸戰術已經落伍，為密集的登陸艇成爲原子武器的目標，將造成極大的損失。現在改用直昇飛機後，我們可以分散目標，越過灘頭陣地和防線，直接摧毀敵人的主力。對我們海軍陸戰隊而言，直昇飛機就好像裝在步槍頭上的刺刀。」

### 民用直昇飛機

「我們從一九四七年開始用直昇飛機寄遞郵件，」洛杉磯直昇飛機民航公司經理貝林告訴我：「從一九五四年開始載送旅客，僅僅一年中的乘客即達五萬六千人之多。」

「我們主要的業務，是將旅客送往六十五哩外的國際航空站，」他接着說：「我們也載送家庭主婦進城購物，如此可以節省她們兩小時以上的時間，因為公路汽車非常擁擠。」

離開直昇飛機民航公司後，我又去拜訪洛杉磯警察局的航空隊長葛里格上尉，他告訴我：「洛杉磯縣面積四千平方哩，大部份都是山地，山峯高度常達一萬呎以上。因此時常發生飛機失事的情事，過去十五年中，曾有一百架以上的飛機觸山墜毀，並引起嚴重的火災，每次發生災

來完成後，是否真的能飛？當我向他提出這問題時，他帶着不屑的神情——正與當年西斯基基的神情相同——回答我說：「她當然能飛，祇是載重量不大，加上駕駛員僅為五百五十磅，所以我已經開始節食了。」

爲了研究直昇飛機的操作方法，我去至三藩市附近的希勒飛機公司，向試飛駕駛員布魯斯請教益，布魯斯首先握住左方的操縱桿，並旋轉手柄加油——直昇飛機的加油方式與機器腳踏車相似。

這時飛機頂部的螺旋槳開始緩緩轉動，布魯斯將操縱桿微微上拉，同時調節轉速，螺旋的轉動增快，機腹離地高度約為五呎。

當機身初離地面時，頂部螺旋槳的轉動為水平方向，於是布魯斯將右手的操縱桿向前輕推，螺旋槳的轉動方向微微前傾，我感到機身頓時前衝，遠處的山野向我迎面撲來。我胸中升起一陣嘔吐的感覺，但我記住我母親教給我的方法：眼睛筆直前望，這使我不再感到暈眩。

飛機在三藩市海岸巡邏隊的航空站降落，海岸巡邏隊的李查上尉告訴我：海岸巡邏隊經常利用直昇飛機援救落水遇難的人；我問他：如果我跳進海水中，他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把我救起來？

「當然，」他答：「但是你最好穿上這件橡皮衣服，海水很冷哩。」

在二十分鐘內，我套上橡皮衣，乘舷板入海，跳入水中，放起黃色的烟霧，向直昇飛機指示我的目標所在，一

面心中在想：直昇飛機救我出水得花多少時間？

軋軋的引擎聲飛臨上空，一具搖籃般的金屬吊籃墜落在我身旁的海水中，我爬了進去，隨即被吊上直昇機，這全部經過，一共祇費了八秒鐘。

### 奇妙的「自轉」現象

飛返希勒公司途中，布魯斯愉快地向我說：「我現在要停止引擎。」

「這是什麼意思？」我大惑不解地問。

「我要讓你直昇飛機是多麼安全，即使引擎停止轉動也沒有危險，現在你看，」他說。

我覺得，機身好似沿着傾斜的軌道向下滑墜，頂上的螺旋槳保持迅速轉動，機身在距地十呎處略事停留，於是緩緩降落地面。

「我們稱這種現象為自轉，」布魯斯說：「駕駛員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持螺旋槳迅速轉動，否則飛機就會像石頭似的墜落地面。」

他向我解釋自轉現象的形成原因：最初螺旋槳因慣性而保持轉動，當機身下墜時，空氣的阻力推使螺旋槳轉動，好像風車一樣。

「記住，」布魯斯說：「如果飛機的高度在三十呎至三百呎之間，而引擎發生故障時，那就非常危險，因為螺旋槳在達到迅速的自轉以前，機身已墜落地面，如果高度在三十呎以下，則因地面「氣墊」的作用，使飛機不致墜毀。

受傷的病人，藥劑師利用直昇機為急症病人送藥，伐木人利用直昇機偵察應行砍伐的樹木，收人利用直昇機搜尋迷失的家畜，而電線工人則利用直昇機巡查架空的高壓電線。

第二天，鮑布駕直昇機帶我去巡視該區的國家林場，我看到一片山坡上鋪覆着焦黑的餘燼，鮑布告訴我：當天上雷雨閃電時，充滿松脂的松樹即會起火燃燒，蔓延成一片火海，引起嚴重損失，但自從有了直昇飛機後，情形顯然改變，現在他們用直昇飛機搜尋起火的地點，並迅速輸送救火人員及器材前赴現場施救，如今火災的損失已經大為減少。

關於利用直昇飛機尋找迷途家畜的事，筆者親身曾有一個有趣的經歷，那天我乘坐阿拉河達公司的直昇飛機在新墨西哥上空遨遊時，突然發現現在一片泥沼中，有一個東西扭動，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隻牛，旁邊還有一頭小牛，我告知身旁的駕駛員伍德，兩分鐘後，我們在牧場降落，把我們的發現告知牧場的工頭，他立刻派出一輛吉普車前去施救。

「真多謝你，」工頭向我說：「一頭母牛要值三百塊錢哩。」

「直昇機還可以擔任野外測量工作，」美國地理測量局的勞艾德先生告訴我：「美國西部諸州以及夏威夷的地理形勢圖，都是用空測方法繪成的。」

據勞艾德言講，直昇飛機當真野獸或飛鳥發生衝突

，高度在三百呎以上時最是理想，比跳傘更為安全。」

飛機在希勒公司降落後，我看到旁邊停着一架袖珍直昇飛機——稱為 Hiller Rotocycle 的——大小僅如辦公室中的坐椅，正由試飛駕駛員狄克在試驗操縱性能，我請教廠主希勒：製造一架這樣的直昇機，費用大概多少？

「如果祇做一架，大概要在一百萬元；」他答：「如果做一千架，也許要一萬元；如果做一萬架，那麼四千萬錢就夠了，正與汽車的大量生產相同。」

「為什麼不從事大量生產呢？」我問。

「因為沒有這種需要，」希勒答：「你不知道現在全美國所有的直昇飛機，總數還不到八千架；當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我們預測每個家庭的後院裡，都會停放一架直昇飛機，但事實證明我們是錯了，現在我不希望再蹈覆轍。」

如今，直昇飛機不僅在美國軍隊和大城市中使用，即在窮鄉僻壤也都有它的蹤跡，以艾塔寧鎮為例，居民僅六百五十人，位於北卡羅林那州司各特谷的高坡上，當地牧場主人比爾麥告訴我：「四年前，我在山坡上不慎跌斷腿，我的朋友打電話給山林管理所，他們在幾分鐘內派來一架直昇機將我送入醫院，如果醫生的話，那至少得花兩天。」

身受其惠的比爾麥，邀集鋸木廠主人歐林和駕駛員鮑布，組成一個永久性的直昇機服務隊，為當地居民服務，這裡的醫生時常利用直昇機代替救護車，救治那些急症

，某次，一隻大熊把玩擊立地下的測量儀器，當直昇飛機飛去驅逐地時，大熊先是逃奔，繼而轉身向直昇機撲擊，另一次，一隻山豹仰臥地面，用四隻足爪迎拒掠過頂上的直昇機陰影。

禿鷹更常給直昇機帶來災禍，牠發現直昇機後，就緊追不捨，如果撞到機身尾部的螺旋槳，就會造成嚴重後果，以至機毀人亡，某次，阿刺斯加的一架直昇機就因為觸鳥墜毀，駕駛員被活活凍死。

直昇飛機的飛行高度，受到機理設計的限制，一架能夠滿載飛行一千呎高的直昇機，如果要飛高至六千呎，那麼飛機上即使祇坐着一個人都辦不到；主要原因是高空的空氣稀薄，浮力不夠，又因氧氣不足影響燃料的燃燒速度，而使引擎效力大為減低。

在德克薩斯州威爾遜的貝爾飛行學校參觀後，使我對直昇機的操作要點，獲得更進一步的認識：在高峯層疊的地區或高樓大廈密佈的城市中飛行時，駕駛員必需密切注意空中氣流的變化，以免機身觸及山峯或樓頂。

### 昂貴的學費

「學習駕駛直昇飛機要花多少錢？」我向一位教官發問。

「你會駕駛普通飛機嗎？不會？那麼你至少得飛滿四十小時才能領到執照，每小時費用七十五元，一共是三千元。」

他的回答不啻給我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爲了研究直昇機的經濟問題，第二天我去至距威斯堡四十哩的威爾特營美國陸軍直昇飛機訓練學校參觀。我原想坐直昇飛機前往，於是打了一個電話給當地的民航公司詢問費用情形，對方的答覆又使我大吃一驚，兩小時航程，竟需美金一百二十元！

「這是特別優待，」民航公司的職員回答：「正當費用是每小時七十五元。」

我立即打消此念，我記得前次乘洛杉磯民航公司的直昇機時，六十五哩航程僅收費美金八元，我懷疑這家公司簡直太敷衍，但後來我才知道，洛杉磯民航公司在芝加哥及紐約另有兩條航線，每年接受政府的補助達四百萬元之鉅，原因是獎勵此種新興的航空事業，由於此故，洛杉磯民航公司的票價才會如此低廉。

機緣湊巧，貝爾飛行學校教官吉姆擬駕直昇飛機前往威爾特營，承他盛情，願意帶我同去，於是我既免掏腰包，又可過直昇飛機的癮，同時我這次更有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學會了如何用身體操縱直昇飛機。

「許多學生在練習飛行時，精神都是過於緊張而不能放鬆，」吉姆說：「其實駕駛直昇飛機是很容易的，你看，現在我放開雙手，用身體的重量操縱飛行方向。」

他將身體向右傾斜，直昇飛機也隨着向右傾斜！緩和而穩定！好似帆船一樣。  
「現在你來把機身弄正！」他說。

拾 觀

自返家與家人團聚，他們之中，有的人家住得很遠，如果坐船，要五小時才能抵達島上，坐直昇飛機祇要半小時，而且不會暈船。」

「當然直昇飛機的費用較貴，」他接着說：「但鑽井機價值更高，一具鑽井機常需百萬餘元，要達到高度的鑽井效率必須使工作人員保持良好的精神，而且利用直昇飛機後，監工人員每天可以視察五個鑽井台，機械的零件損壞時，也可以迅速修理換新，更重要的，是給予工作人員以安全感，如果有人受傷或生病，直昇飛機可於兩小時以內，將他們送往新奧良就醫。」

未來的空中騎兵

拯傷救患的直昇機，如果搖身一變，也可以成爲殺敵摧敵的武器。在阿拉巴馬州盧克堡的美國陸軍航空中心，正訓練用直昇飛機擔任突襲任務。盧克堡作戰部的一位上校告訴我：「我們在直昇飛機上裝備機關槍，火箭，和導向飛彈，使它變成了空中騎兵，擔負起偵察和攻擊的任務。」

「用直昇飛機擔任攻擊，是否有欠安全？」我問。  
「不，」他答：直昇飛機非常安全，即使螺旋槳被砲火擊壞，也不致於墜毀，它的機動性更給予極大的安全保障。」

「戰車需要道路，」他接着說：「遇到障礙物速度減緩，遇到河流就根本不能通過，但直昇飛機不受任何限制

我將身體向左傾，直昇飛機果然立即發生反應，機身恢復平正，吉姆將身體前傾，直昇飛機俯衝向下，我連忙將身體後仰，機身迅速又恢復平正。此後我又獨自練習了一會「前俯後仰」的操縱術，果然無不如意！但這種操縱術祇有在平靜無風時才能運用。

輔助海上鑽井工程

回返華盛頓後，適逢美國直昇飛機協會年會召開，在這個難得的機會裡，我得與美國直昇飛機界的先進和英雄們晤談。

我遇見直昇飛機大亨卡爾亞加，他在加拿大主持的俄卡拉剛直昇飛機有限公司，擁有直昇飛機五十五架，我又遇見直昇飛機設計師查理克門及法郎克派西其；後者即爲「飛行香蕉」及「飛行吉普」的設計人。

一位直昇飛機推銷商告訴我：「今天直昇飛機在美國的另一重要發展，就是施用於海中鑽探油井工程，如果你不信我的話，你等着瞧好戲。」

我很相信他的話：在新奧爾良之南五十哩的巨島上，直昇飛機已被採用爲油井鑽探工程險的運輸工具；在短暫的一箇月中，直昇飛機即出動五千餘次，載運旅客達一萬三千餘人！大部份是鑽井工人和工程師；此外，直昇飛機尚可用於海上震測工作。

一位鑽井工程師告訴我：「我們這座鑽井台共有員工五十八人，每人連續工作十天，休息五天，休息期間，各

在盧克堡基地，我親眼見到一架失事墜毀的直昇飛機，機身破碎不堪，但駕駛員則安然無恙；據一位直昇飛機專家告訴我：直昇飛機的失事比率雖較普通飛機爲高，但死亡率却反而很低，原因是機身的震動力使得碎片飛散，不致傷及駕駛人員。

「如果螺旋槳脫離機體，結果將會怎樣？」我問。  
「那麼飛機就像一隻死鳥似的墜落地上，」他答：「但是這種情形正猶如你在高級路面上行車時，脫落一只輪胎一樣，可謂絕無僅有。」

據威爾斯貝爾工廠協理凱勒先生告我：一架新型的直昇飛機在製造以前，各部份機械首需經過一年半時間的「耐損試驗」，務使不致發生毛病。

談起直昇飛機的震動力，使我憶起上次飛過墨西哥海灣上空時，我滿口牙齒都被震得疼痛不堪。  
「你會習慣的，」機上的駕駛員告訴我：「如果你的牙齒不震動，那一定是飛機出了毛病。」

關於此點，我曾請教航空醫官，他對此並不表示驚異他說：「這完全是一種個人的感受，有些駕駛員在飛機發生故障時，會感到眼球作痛，另一些駕駛員如感到足部停止震動，那一定是機尾的螺旋槳出了毛病。」

永不落伍

我詢問一位直昇飛機專家：將來飛行平台和斜翼飛機

正式使用後，直昇飛機不會因落伍而被淘汰？  
「絕對不會，」他答：「目前已經發明許多種能够直昇的飛機，速度比直昇飛機爲快，但直昇飛機決不會被淘汰，原因是直昇飛機的載重效率高，以直昇的渦輪噴氣機爲例，每馬力祇能載重二分之一磅，但直昇飛機却爲十五磅。」

前途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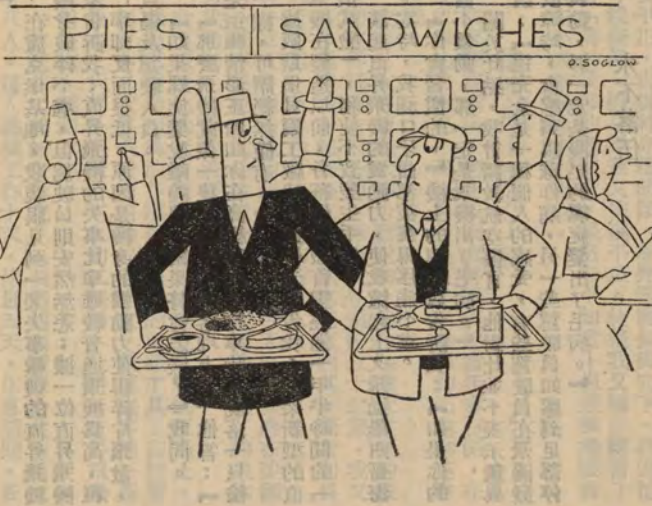
採訪航程完畢後，我回至紐約，參加直昇飛機發明人西姆斯基的退休宴會！他因年老而從所服務的美國聯合飛機公司退休。

席間他談起一九一〇年他在俄國製造第一架直昇飛機時的經過，那一架飛機結果不能夠飛原因是引擎太小，祇有二十五匹馬力。

他問我這次長途採訪歸來後，對直昇機是否尚有問題待詢，我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請他對直昇機的未來發展作一預測。

「我很高興回答你這個問題，」他說：「在貨運方面，直昇飛機將演變爲空中吊車，將重物自一地移往另一地，這種飛機不需機身，祇要一個架子就行，這種直昇飛機我們正在試驗製造中，將來完成後，不僅可吊運重物，甚至可以把它裝備齊全的房屋或工廠自甲地移往乙地，安全而穩妥地放在預先築成的基礎上。」

西姆斯基的預測是否言過其實？且待事實給予我們有效的證明。  
簡譯自地理雜誌 (April 1959)



制醫公國英的來年十

著 Don Cook  
譯 英

英國的國家衛生局已經成立十年了，現在很難！事實上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反對「公醫制」的人。對於衛生局有許多多的批評，有些醫生覺得沮喪而失意，有些病人經常是大聲抱怨，有些人是怎樣也不願意接受免費治療，有些醫生與公醫制不生關係，但是在今日的英國，是絕沒有要把時代倒退十年，去恢復昔日醫療制度的「反對者」。

當然，在四九，八五〇，〇〇〇（英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曾經在國家衛生局醫生那裡登記過的英國人，並不是說他們就沒有花過一點醫藥費，在大約四萬九千位醫生之中，也還是有六百左右的普通科醫生，仍然在極困難地僅靠私家病人的醫藥費維持營業，但是即令這些醫生也並不是真正公醫制的「反對者」，事實上，他們的業務，大概多是些高身份講求增進健康的人士。

在衛生局成立的十週年，英國醫藥雜誌上，滿是醫藥界領袖們對於此一制度的稱頌。

「從「消費者」的觀點來說，這是一項極有利益極爲成功的改革，」蓋頓博士這樣說，他是英國醫藥協會的主席，一九四八年私醫轉公醫時爲政府與醫生間交涉協議的主持人，「在醫生與病人之間沒有金錢的關係使得醫生與病人的關係更爲自然而完善。」

曾經做過邱吉爾的私人醫生多年的毛倫爵士，英國醫藥界先進，寫道：「如果詢問一下顧問醫師們的意見，他們是否願意回復昔日的制度，我相信絕大多數贊成今日的

情形。」

愛因·麥克里，他是保守黨再度執政時，邱吉爾授命他為衛生局長，他是更其徹底強調公醫制的成功與其在民主政體中的政治與社會政策的正確性，他本是一個小鎮上醫生的兒子，他曾經看到他父親在不景氣年頭為幫助貧苦病人的奮鬥情形。

「我衷心地相信，」他對我說。「我相信某種形式的衛生局，不論名稱如何，終將普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並不一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這一種也許在外國不適宜，假如我們重新開始，我們也許多半從保險制度開始，但是別的國家，包括美國，可以從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成功和我們的錯誤中得到借鏡。」

事實上，國家衛生局已經成爲一項國家的榮譽——如同皇家海軍和英國君主政禮一樣，英國人知道在美國或別的國家也許有更多的輝煌的醫學技巧，研究，或醫療的例子，但是他們的大多數國民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所受的醫療爲佳，他們的榮譽決不僅在沒有壞的批評，在衛生局第二個十年的開始，重心完全在「如何使它更爲完善。」很明顯，這制度的本身，組織，幾乎是一致的被認爲正確。

### 免費治療手續簡便

此一組織之草創，開始於這一世紀的初期，自由黨的合維德·勞以德，喬治使議會通過了義務健康保險條例，以後的四十年，經過自由黨，保守黨，與工黨政府不斷的

是沒有關係，她也不問我的國籍，不管我有沒有某種登記證，也不管我有沒有對某種基金有過捐贈，或是在那裡工作，甚至不管我有沒有納過英國稅！她只是給我一張卡片，就把我送進急救病房。

等了大約五分鐘光景，一位年青的助理醫師很快的看了一下我的臂，就送我到樓上X光室，帶着一張他規定要照的格式，X光技術員差不多立刻就準備好了，二十分鐘之後，我就拿了沖好的片子回到急救室，一位骨科醫師看了一下片子，發現我是肘骨破碎，他說，用綳帶吊起來也可以自己痊愈的，但是他要我明天早晨去到骨科醫院去，第二天我到骨科醫院治療時，痛苦加劇，醫院主任讓我的肘綁上石膏，痛苦幾乎立刻停止。

兩星期之後，拿掉石膏，又照了一張X光片，醫生肯定地告訴我，雖然我的肘還不能完全伸直，但是已經痊愈了，此種特別治療，僅在恢復肘骨連接，而不是加速其恢復平常自由伸動，時間長一點，自然會恢復如常的，關於我的肘骨的一切治療，完全不用我另外操心，也許急救室醫生應該立刻給我上石膏而不用等到第二天；但是那只是醫學上的觀點不同而已，就我整個的免費治療過程來說，是再不能比這更簡便更好的了。

對一個美國人來說，最令人覺得爽快的事是我絕沒有被要求付錢，當然，我知道在美國任何一家醫院也會給予同樣的照料，但是錢的問題遲早總要來到的，在英國，你是不需要付錢的，不論你是誰或者你的問題多麼複雜或是

修改與擴大，決定了公醫制的原則，一九四五—五一年，工黨政府終於使其完成了立法程序，設立了任何在英國的人都可以接受免費治療的制度，此一制度的詳細章程，是當時的衛生局長左翼人士威士曼·阿里·貝文所決定，十年後的今日，醫生、行政官、公務員、政治家和各界人士一致認爲他所建立的組織基本上是健全的。



也許它之所以健全的關鍵，在於管理簡便，三年以前我住在倫敦時有過一次個人的經驗，我爲了趕一輛雙層公共汽車而在路上滑了一跤，我伸出的左臂很沉重地碰在地上，我很痛苦地被扶了起來，立刻知道比跌破或扭傷要嚴重，雖然還沒有折斷的象徵，我坐了出租汽車到離我的倫敦辦公室不遠的查里十字醫院，我走進去向掛號人解釋我的情形，她只問了四個問題：姓名，年齡，地址，有沒有在衛生局的那一位醫生處登記。我沒有登記過醫生，但

你要住院多久，任何人得了心臟病或者盲腸炎或者撞車事件，可以走進（或被帶進）任何醫院接受完全的免費治療。

「爲外國人免費治療」是保守黨經常在衆議院批評衛生局的一點，無疑地，確是有許多弊病，像法國人從卡雷到多維來按裝免費的假牙或眼鏡等，但是簡明的事實是，一旦決定「爲任何人免費治療，」那麼爲任何人，每一個人治療比建立龐雜的嚴格的系統來決定誰是有權接受治療是更其省錢的。

譬如在法國，有一龐大繁複的國家保險機構，（經過無數的公文形式，紀錄，付款）你自己付錢，再向政府要求償還，在英國則一切費用來自國家稅收，帳簿與管理紀錄等減至最少。

### 公醫制的治療情形

在英國要求一位家庭醫師時，你只要到當地郵政局看一看這一區的衛生局醫師名單，你可以簽名指定任何一位如果你覺得不滿意，也可以變更，同樣，如果醫師覺得他的名單上已經有了足夠的病人時，他也可以拒絕你，當你接受你以後，你的名字就登記在一張中央登記證上，以便確定一個病人同時只能有一位醫生，假如你須要住院，動手術，或者特殊治療，你的醫生將爲你作適當的安排，就和私人醫師一樣。

一位醫師在他的名單上可以有三千五百個病人，平均

大約兩千二百人，他的薪水是每一病人每年十八先令（約二·六五美元），從第五百到一千五百名時，每人另加十二先令，外科醫師，顧問醫師，特科醫師按技術高下而定薪金，還有一種「榮譽補助金」，為特別高明的醫師所設，對於個人或團體醫師還有一種補助或無息貸款以幫助他們



開業或改善診所，所有國家衛生局的醫師，顧問醫師，外科醫師等，都可以自由接受私人付款的病人。  
英國的普通醫師，除去必要的花費之外，平均每年的淨收入大約為兩千五百鎊（合七千美元左右，戰前是不到一千鎊，雖然，那時稅捐低得多，而每一英鎊值美金四元

，就為他安排了一輛救護車！他是不能起床行動的！送他到最近的一所專門醫治痛風症的醫院，但是當他到達之後，醫院拒絕收容，理由是他們只收留能走動的病人，所以他的醫生送他到這一所醫院是一項錯誤，所以他又被送回盆布魯克郡，在路上病況轉劇。



他的談話以此質問衛生局，後來，局長畫面答覆：「國家衛生局坦白承認使病人失望，我們僅以最真誠的同情心道歉，現在已採取必要措施，以阻止將來再發生此種不幸事件。」這一事件可作為許多事件的代表——一位亟須照顧的病人，碰上了醫院不近人情的規章限制，不過，十年以前，一位在盆布魯克郡鄉間的窮苦病人，是從不會想到租一輛救護車到兩

百哩以外的專門醫院去治療的。  
在評定國家衛生局醫療標準時是很困難的，因為一旦決定民主社會有為所有公民免費治療的責任，一部份標準

而不是現在的二·八元，就英國的標準來說，醫生的薪金是很不錯的了，不過他們對於衛生局的薪金制度還是不滿意，有一皇家委員會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對於免費治療牙疾，並沒有登記的制度，你可以任你的意思選擇一位國家衛生局的醫生，他們的薪金是固定的如果有複雜的牙疾或口腔手術，他們會把你轉到專科醫師那裡。

健全而理想，這是今日英國衛生局的工作情形，當然，對病人來說，最終的目的並不在制度推行得如何完善，而在醫藥治療究竟好到怎樣地步。

這一問題，是不容易答覆的，他們有過許多不好的經驗——醫治不佳，死亡，和因為公家付錢而醫生的耐心不夠等，但是一般說來，醫生薪給制不能使一個醫生自動變好，但是免費治療以外任何其他制度，却能使醫生變壞。

### 醫療的標準

另一種國家衛生局所遭遇的困難，是人們既然有權要求與希望醫藥治療，就總不想到自己掏腰包的問題，結果是許多關於衛生局的批評都不在公醫制和私醫制的比較方面，在往日，大多數人都不是站在抱怨他們的醫生這方面的，但是在今日，議會查詢的時間，經常有議員們代表不滿的人民痛責衛生局的錯誤。

譬如，有一位住在極西部威爾斯的盆布魯克郡的患風濕性痛風症的中年病人，他的醫生決定必須送他往陸濟療

一定得改變，有些人是降低了，但是許多人却因此提高。  
與此相像的，是國家經營的義務教育，很明顯的，私人學校教育可以班級人數較少，更多個人的注意，較少劃一的標準，和更廣泛的課程，私人學校教育只是為那些需要而又供給得起的人而設，今日英國正在繼續改善教育制度——醫藥衛生亦然。

### 使醫生厭煩的事

在分析對於國家衛生局不滿的因素時，我發覺多是由於煩惱或失望而不是基本上反對此一制度或原理，醫生們主要的抱怨是「濫求醫治」，有一位醫生對我說得很清楚，他是在一九四八年沒有加入國家衛生局的醫生，現在還是倫敦的一位成功的私家醫生，他很清楚他的許多加入衛生局的同事們的問題。

「最壞的情形，我稱之為病人對醫生的『主動態度』」他說，「因為病人無須考慮一下他自己的情形，所以他經常要醫生替他看些不必看的病，如果醫生沒有替他開藥或作別的治療，他就覺得醫生沒有好好的看顧他。」

因此醫生的診療室常常人滿，結果是為病人作膚淺表面的診療，而不能細心而徹底為病人診治，還有，因為任何醫生都可以免費開最貴的抗生素藥類，所以有一種趨勢，就是很快的看一下，而讓抗生素藥類去發揮牠的效力，一部份原因也是為了使病人滿足，他以為這樣是被好好的看顧了。

「經過一天這種例行公事的診治以後，晚上又被毫無真正理由要請醫生的病人叫到家裡去看病，他的耐心與脾氣是頗於爆發的邊緣了——在這種情形下，全部醫療過程，病人與醫生的良好關係都是無法維持的。」

以上確能代表英國一般醫生的抱怨之點。（雖然，並不是說醫生和病人之間常常發脾氣爭吵）

幾個月以前，一位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鮑爾·蓋密博士，曾經作了一次關於醫生的經濟學分析，他在英國花費了七個月的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他研究的態度他解釋為「不是贊成，也不是反對，而是客觀的。」他的研究並沒有官方的援助，以一個美國人，他希望知道所有的壞的與好的方面，他的方法只是走進醫務室，和病人坐在一起，直到病人全部看完（在他等候時就觀察病人的等候時間），然後向醫生介紹他自己和提出他的問題。

他看了差不多四百個醫生，如果沒有時間討論，那麼他留下他的問題，請醫生寄到費城，他也留了問題給一千五百個病人，這一結果，可以說是關於衛生局醫生和病人的意見的最直接的調查。

關於「濫求醫治」的問題，他發覺百分之四十九的醫生他們「時常」看些無關緊要的小病，百分之三十說「有時」，只有百分之二十一說「從來沒有」，另一方面，他也詢問關於一有小病，迅速求醫是否以及早發現病症，百分之十一回答「時常」，百分之六十回答「有時」，百

所醫院在建造中，六所已至最後計劃階段，還有三十所醫院要在一九五九—一六〇年完成現代化和擴充的計劃，經過一段較長的時期，醫院的計劃是正在推行了。

就診等候時間的問題，導致了私人健康保險的增加，就是在衛生局制度中有一種另外付款保險，優先診治的辦法，從一九四八年參加此項保險者由八四，〇〇〇人增加到八三四，〇〇〇人。

醫生方面，十年來有一種趨勢，是集體治療，衛生局以特別補助金鼓勵建築與充實醫院設備，由於現代醫藥之愈趨複雜，可以作為普通醫師工作過重的答覆。

現在英國有一萬三千位醫生參加集體治療，其中百分之六十七作普通醫師的工作，他們之中可以包括一位普通醫師，和心臟專家，耳鼻喉，或別種外科醫師等，他們把他們的病人名單，薪水 and 文書工作的花費等合在一起，這樣他們或許可以比單獨治療對病人有更好的效果。

國家衛生局的耗費是被批評的主要目標，當然，它是遠超過原先的估計，而且繼續增加，一部份原因由於英國的通貨膨脹，但是現在總算持平了，今年的預算已經比去年低，再者以國家總產品的百分數來說，它是每年降低的（今年不加百分之三·五），若以人口耗費的百分數來說，則顯然非常低微。

這一年度，衛生局當局估計要花費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一部份出自國庫，一部份出自地方衛生機構，一部份則取自大眾，譬如輕微的一先令（百分之三）的取

分之二十九回答「絕沒有」，總計起來，百分之七十九為「濫求醫治」而感到厭煩，百分之七十一發覺即早求醫可以幫助防止疾病。

衛生局的文件工作也是醫生批評的一點，蓋密博士統計只有百分之三十九覺得「過繁」，其他百分之六十一並不認為繁重，兩方面都同意衛生局比私人醫生增加了一些表格，但是因為免除了付款診斷費等手續而抵銷了這些表格的工作負荷。

至於診療的負擔，以平均每一名醫生看顧兩千二百病人來說，百分之五十九認為「相當容易」給他們的病人以充分的診療，百分之三十八認為「很難」，只有百分之三說「不可能。」

### 醫院的限制

病人的抱怨，主要的在於「等候」，假如「濫求醫治」的人少，等候的時間可以少，醫生的抱怨也少了，但是除去增加醫院與醫生之外是不能解決的，這一點也是不能完全抱怨衛生局，因為這是人為的結果。

在蓋密博士詢問的一千五百病人中，百分之三十七說他們比一九四八年所得的醫療照顧好，百分之五十說大概一樣，只有百分之十三認為比以前壞。

關於等候的最大的問題在於醫院，這主要的在於政府的政策，最初五年，一切財源用於增進充實現有的醫院，或其他優先的需要，一九五五年，完成了第一所新醫院；十

藥費，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共有五千萬人口，那麼平均每人十五鎊——不到五十美元。

### 永不再愁醫藥費

也許十年來國家衛生局最使人印象深的成功是「人人得到醫護」，譬如，在一九四八年，由於私醫制的關係，醫生大都集中在繁華地區，百分之六十的英國人民住在衛生局稱為所謂「醫生過少地區」，今日，醫生替一個煤礦工看病或銀行經理看病所得的薪金一樣，於是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民在醫生過少地區了，十年來，英國的醫生由三萬六千五百人增加到四萬九千人以上，即令醫院的增建與擴充剛在開始階段，而由現有醫院的改良與擴充，增加了三萬病床。

沒有人能說國民健康與死亡率統計的改善是單單由於國家衛生局的功勞，新的醫藥發明也是功不可沒的。

不過，在英國，由於肺病的死亡，從一九四七年的二〇、〇七六人降到四、七八四人，肺病患者從四七、〇〇〇降到三三、〇〇〇人，在同一時期，嬰兒死亡率，一千人中從四十一降到二十三點一，活了四星期的嬰兒死亡率，每千人二二·七降到十六·五，壽命的延長則為男人六十九，女人七十四。

但是除統計數字之外，人們相信（保守黨的愛因·麥克里最為力主此說）國家比前健康，因病而損失的工作時數大為減少，那麼以生產的人力來說，衛生局對國家的貢

獻，是無法衡量的了，雖然，食物與生活情況比十年前大有改進，而麥克里先生仍然認為衛生局是歐功其偉。

還有一種真正有社會意義的，是再沒有因經濟上的原因而造成醫療上的不幸事件，在英國，醫藥費的陰影永遠不存在於家庭生活之中了。

對於中等階層——沒有寬餘的預算，很少增加收入的機會——這一制度可以說是工黨政府從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一年最有意義的社會革命，富者可以供得起任何醫療，貧者總是被照顧的，中等階層的人，既不能請請救濟，也花不起巨大的醫藥費，當嚴重的疾病到來時，面臨到最困難的問題。

今日英國的國家衛生局的制度，給予醫生與病人極大的自由，大多數住定的人家簽名為他們往同一醫生的病人——只是現在是國家付錢而他們不必付錢而已，中等階層最需要衛生局，中等階層受益最多，一個美國人無法客觀地到英國來觀察衛生局的工作，除非他能認清這一點：在此地自由社會中，主方式所做的一切，是世界上最政治上進步的良好實例。

譯自 Harper's magazine may 1959



「比爾，不可少！」：畫漫



大 十 景 象

在向太空發展的競賽中，俄國人宣稱他已有身重體大的人造衛星，已有推力巨大的太空火箭。如果美國人可以反駁他說美國已有遠較俄國卓越的科學成就的話，那麼能負起這個責任的人，就應該是詹姆斯·范艾倫博士。因為在他地下室設計並建造出來的儀器由太空所帶回來的資料却是俄國人從來所沒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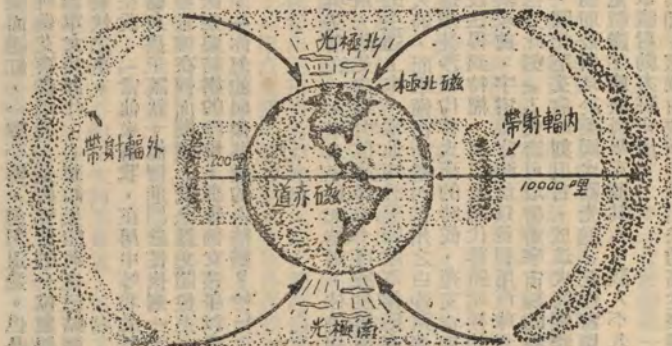
但是范艾倫這位四十四歲，在國家聲望競賽的冷戰中的主要人物，他本人却從不期望大家發現他。他的嗜好與個人志趣僅是一個純粹科學家，一直也就是純粹科學家。他的真正興趣在研究宇宙射線。遠在戰前當人們把宇

宙射線尚當作極其抽象而無法研究的時候，他就對它發生好奇而心嚮往之了。但是今天，他若翹首望天，在那極目蒼穹之外，圍繞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個強力輻射帶却已與他同名。人類的姓名除他以外從未給予行星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大千景象。

父 教

在如今美國最出名的科學家們多帶有外國口音的日子裡，范艾倫算是一個道地的美國人。他在一九一四年生於美國依阿華州東南部之歡樂山鎮，為名律師艾爾弗萊范艾倫之二子。祖先們適在美國革命戰爭之後由荷蘭移來。其母生長自農間。

# 帶射輻



# 史探偵空大



其父深惡游手好閒，他認為任何一個人在每一個不睡覺的鐘點裡都應該從事一點正當工作。范艾命四歲時即被送入學校。放學後須隨同弟兄們砍材並處理家事。

飯時言談嚴肅。冬夜其父常給孩子們誦讀「知識之書」，男孩子偶爾只允許在自家院子裡踢球，但是學校的體育活動從不准參加——他父親說那還不等於「馬戲班」，嗤之以鼻。當孩子們長期生病以後，父親又增加了新的措施，無論多夏汽車門窗皆需緊閉以避風。

范艾命比同年齡的孩子們都小，早年多病身體羸弱生性怕羞。由於他不堪參加體力競賽。所以即以高度的興趣投身於課業之中，各課皆取最高分數。父母不願他遠離家庭，只准他在本地威斯勒學院讀書，在那裡很快即為當時第一流物理學教授湯馬士普爾特所器重。

他很熱心地隨同普爾特教授學習，追跡流星，測量當地磁性，測量地平面宇宙線等。後來又到依阿華州大學以研究實習核子物理學。一九三九年在華盛頓之康內基理工學院找到工作。



## 炮彈裝無線電

一度他曾對地球磁性作過基本物理性研究工作，因為它與宇宙線發生影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武器研究之優先次序突然提高，范艾命即被派往參加發展變時引信之工作，這種事在一九四〇年代尚是一種不可思議之事：一個無線電收發機裝在炮彈頭裡，而且還要吃得往火藥衝擊的力量從炮膛中發射出去。當時，在緊接華盛頓區的瑪里蘭州銀泉鎮之蔣霍布斯基物理研究所內，范艾命對變時引信尚是一位資淺的科學家，但是却已使他對如何將一個複雜的無線電線路擠裝在一個小小的空間裡又要使它結實耐震效能正常這方面成了一個專家。與海軍密切工作，官拜中尉，曾赴太平洋戰區兩次以訓練槍炮官們使用變時引信。

## 鬼

## 臉

一天早上，范艾命駛車銀泉鎮上班，車阻於紅燈之下，正好停在一輛車子的後面，該車由一女人駕駛，當綠燈亮時，前車失靈反而倒行，兩車因是相碰，范艾命這位非爭鬪型的好人即在那位狼狽困窘的女孩前退出，他在不經意間臉上露出不屑的神情。但是不出幾分鐘，一踏進研究所，又碰見那個女孩子。

她問：「你以為你是甚麼了不起的人，對我要作鬼臉？」

范艾命滿面通紅，一聲不響，匆匆退逸。但是不久他就打聽出她叫做艾范赫爾賽，是研究所的一位數學士，在就近與四位海軍女兵同住，心想如果能與自己騎腳踏車同行出遊該為愉快之事。

艾范現在說：「當他來看我，在房中等我的時候，很怕與同室其他女孩子談話。他會進門急忙找到一本雜誌，把臉一擋，寧肯埋在裡面閱讀，就是避免閒談上一兩句。當我們最後決定要結婚的時候，那幾個女孩子以為我在發瘋，她們問：『你怎能與像那樣的人結婚？』」

## 白 沙

范艾命與艾范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結婚，住於銀泉鎮郊外。大戰結束，范艾命對引信武器等不再發生興趣，他要回到宇宙線的主題上去。當他知悉美國陸軍俘獲有一百多個德國V-2火箭，而準備在新墨西哥州之白沙彈藥試驗站試放，而將彈頭裝沙以代替火藥的時候，范艾命即與另外幾個科學家設法得到特權，要以儀器代替彈頭裡的石沙。在那時候以前，宇宙線之測量只會利用汽球到達八萬呎之高空。但是此刻V-2火箭可以帶着宇宙線的測量儀器上達一百哩，因此范艾命即刻出名，成為火箭儀器裝配之權威人士。他即被引見於美國火箭先進，互作密切接觸，尤為重要者是結識了威廉姆畢克潤其人，該人不久即接長帕塞帝納陸軍噴射動力研究所。

在這段期間，這位由依阿華州出去的高空科學家居然

到太空，算作反擊，給世界顯示顏色。於是，向太空競賽的這件事就可以說，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間的某一天下午由范艾命家裡所開始的。

幾乎就在同一時候，實用物理學研究所想請范艾命再回去主持比宇宙線較實用一點兒的研究工作，例如發展更好的變時引信等，但是范艾命不發生興趣，反而依阿華州立大學給他物理學院院長的職務他却接受了。

## 體育場放汽球

携帶妻兒回到依阿華城，隨之也回到非薄的學術研究費，所得四千元只能讓學生們在體育場放膠質汽球，經過了V-2火箭與天蜂火箭的場面，此刻不無今昔之悲。

偶而記起當年在秘魯沿岸施放天蜂火箭時海軍少校李路易之建議：「用汽球把火箭帶到大氣以外再發射出去，不就容易點嗎？」從來無人試過，但是范艾命稍事考慮就決定試試這個把戲。他透過噴氣動力研究所他的朋友畢克潤處得到一些便宜火箭，於是汽球火箭就組成成功，帶上八磅重的儀器可以飛高七十五哩，全部費用僅七百五十元。

范艾命的汽球火箭不能在依阿華施放，怕掉下來傷人損物。於是再發揮交際才能去華盛頓官方游說，依然生了效用，海防部隊答應由破冰船東風號載他到格林蘭去，該地區之宇宙線多隨地球磁性偏折至磁極。

發揮了使人迷惑的交際手腕，居然會在華盛頓官僚群中奔走不倦。當陸軍俘獲之V-2火箭快要用完之時，范艾命即刻建議並寫書繪圖說明須要製造一種較便宜的火箭——天蜂火箭——並且自己主持一個委員會向政府游說，結果就出產了它。其次，與海軍打交道，派給他一條船，就由這條船他在由秘魯到阿拉斯加海灣之間的磁赤道上空為宇宙線發射了不少天蜂火箭。

## 純 種 門 牛

一九五〇年發生了一件事，開始事態尚小，但是慢慢地却影響了范艾命自己與舉國同胞的前途。在三月份，英國物理學家雪尼錢甫門走訪范艾命，希望與華盛頓當地許多科學家晤會，范艾命即抓住電話邀客，不久在其客廳裡即集合了十個當前美國第一流的科學人物，彼此天南地北相談甚歡，頗似美國一艘所謂之純牛盛會精采非凡。

話題轉入地球物理學及一八八二年與一九三二年世界各大國皆曾參加的兩次「國際兩極學年」。有人即刻提議，由於現在已經有了諸如火箭、雷達、計算儀（電腦）等新工具之發展，時機似已成熟須要成立一個世界性之地球物理學學年。大家即熱烈通過，興趣勃然，隨後，這種熱烈的情緒亦從華盛頓傳出廣及世界各處。

國際地球物理學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激勵了美國政府允許以地球人造衛星作為地球物理學實驗工具。蘇俄政府認為須要先下手為強，就趕忙先將幾個史沃尼克送

## 橘 汁 勝 利

第一個汽球上升正常，到達七萬呎高空，但是吊在它下面的火箭却發射不出去。第二個汽球亦是同樣情形。想到高空極冷可能影響鐘機系統停止作用不讓火箭發火的理論，范艾命即煮熱幾罐橘汁夾帶在第三個汽球火箭的吊籃裡，外加絕緣復又包裹，即刻放上去，這一次好了，火箭按時射出。

一九五三年范艾命暫時脫離汽球火箭的研究計劃而到普林斯頓大學發展核子動力。但是他的依阿華大學研究生們却仍留在紐芬蘭沿岸繼續同樣工作，這些學生曾報告在該地區卅哩高空，宇宙射線的力量就增大到不可思議之程度。

范艾命結論說：「很顯然，在該地區確會有什麼麼騾不可管制的事情在發生着」。北極光在紐芬蘭以北各種度特別強，一般相信是由衆多的某種帶電質點由太空似雨下降，再受地球磁性影響而集中到磁北極來。雖然范艾命當時尚猜不出由汽球火箭所發現的宇宙線就與北極光直接發生關係，也確是五年以後的今天所發現廣大輻射帶的邊緣。

## 人 造 衛 星

雖然汽球火箭已經儘可能把他昇高，但是范艾命開始對人造衛星又發生了興趣。自從他有過白沙試驗站的一段

經驗，他即不斷注視着美國在火箭方面的發展。他與海軍的關係很深也頗愉快，但是他却成爲陸軍天帝火箭的公開辯護人，天帝火箭的高速各級皆爲畢克潤的噴射動力研究所設計。他承認：「爲了天帝火箭，我在華盛頓幾乎成爲討厭的人物。」但是五角大廈依然決定擱置天帝火箭不顧而偏向於海軍的前鋒火箭。

不管他自願參加到陸軍或海軍那一邊去，范艾倫是太空儀器最優秀的裝配家這一點絲毫毫不生問題，以至於此時他發現自己反被委派供應前鋒火箭所必要之太空儀器。他立即負責任地從事工作，不過他却留神原來陸軍所需要的人造衛星探險家一號是甚麼樣子。陸軍當局通知他在構想中該是直徑六吋的圓筒形。於是一點不慚，給廿一吋直徑前鋒火箭由范艾倫所造的高空探測儀器就是圓筒形，直徑五吋半。

實際動手製作的人是年青力壯卅一歲的喬治路威，他是大學研究生，對太空儀器製裝之新技術有着特殊的機械天才。每一盎司重量都不能馬虎，因爲將每一盎司重量送上太空都需要數萬金元。這個甲虫似的小物必需吃得起絕大的G力，震動與旋轉，並且不怕溫度劇變。

路威先在麵包上用電晶體，電阻，及其他配件照線路作成模型，當試驗成功大家通過以後，即設法分裝在玻璃膠板上。一個裝製成形的標準整體很可能就用了成百的二極管電晶體電阻等零件。而且在其蜘蛛網似的空間裡填滿了泡沫膠。然後這個整體還須要加以粹，鑿，敲，打，冷

家第一號經常不斷地廣播。

### 奇怪的安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卅一號，天帝第三火箭在堪納爾角發射出去，將探險家第一放到正常的軌道上。它在太空要與兩個比它大得多的史發尼克相抗衡，美國人就比把俄國人優越的希望全寄托在范艾倫太空儀器的優越性上。

范艾倫在依阿華等了幾天，長寬的錄音紙帶記載着起伏曲折的紅線條由美國各接收站送到。所見宇宙線情況並無異象，但是再過兩三週當南美各站陸續將其錄音帶送到後：「一看，我們即發覺不平凡的現象」。在美國上空，人造衛星低掠而過，宇宙射線的計數率是每秒鐘四十下，但是在赤道區域人造衛星要爬到軌道的最高點，反而宇宙射線的計數率會降低，有幾個連續兩分鐘的時期降低爲零，一點聲音都沒有。范艾倫說：「我的第一個想法是糟糕，儀器出了毛病，但是當後來從北美州各站的錄音帶看來，一切却又恢復正常。」

各種不同的說法都用來解釋探險家一號在赤道上空所生之怪象。說不定一個難於想像的磁場把宇宙線從赤道推開；說不定蓋格管忽見陽光忽受陰影，往返刺激失靈。總之沒有一種解釋可以成立。

雖然探險家第二在三月初落在海裡，但是探險家第三却發射成功。其內部有一個改善的路威錄音機——極其使人驚異的小儀器，裝滿了小巧精細光色閃爍的零件，共重

，熱試驗。

### 嗶嗶第一聲

當這些工作在進行而短期內尚不會發射人造衛星之時，范艾倫這人就閒不住。他乘着海軍破水船葛萊斯號去南水洋準備在磁南極附近測量宇宙線。十月四日當葛萊斯號尚在太平洋顛波南行之際，即收到消息說蘇俄業已放出人造衛星。范艾倫用船上廿兆週的收播機不出半小時即收到了嗶嗶嗶清晰的聲音。那正是史潑尼克第一。於是俄國人在向太空發展的競賽中，開場得勝，贏了第一回合。

整個自由世界對美國引頸寄情企求了，但是前鋒火箭却一再行失常踟躕不前。忽然畢克潤來了電報，說陸軍終於獲准試放人造衛星，他問范艾倫是否准許轉移他的太空儀器到天帝第三火箭上去。

范艾倫即刻答應，並且打電報給路威，叫他馬上包扎全部儀器趕赴帕塞帝納噴射動力研究所。然後他自己也從紐西蘭飛回。在帕塞帝納他與畢克潤決定將其儀器——最基本者是蓋格計數器用以偵察太空之宇宙射線，及兩個輕得難於置信但却是強力的無線電發射機——在某方面須要改善一下。它原來還含有一只小型錄音機，當人造衛星圍繞地球時用以記錄軌道上的宇宙射線資料，等到與地球很接近而受到地面訊號發射之時再一五一十地將其資料交給發射機播送出來。這東西原爲前鋒火箭所設計，但是因爲探險家一號旋轉過速用不消它就取消掉。所以只讓探險

八盎司，工作正常時可在五秒鐘內把全部軌道上的資料一次送發完畢。

三月廿八日范艾倫得到探險家第三的第一捲錄音帶，反覆研究，澈夜未眠。他發覺只要人造衛星在低空飛行，宇宙線的計數率就正常，但是當它向上爬起，計數率就隨之劇然增高，然後再由某種想不通之原因計數率降低爲零，歷久不變，除非等它降到低空時再恢復正常。

### 迷糊的真空管

范艾倫匆匆趕回依阿華，他的兩位助手：麥克伊爾萬博士及爾內斯雷博士也正面對着同樣的錄音帶不知所解。但是這三個人却幾乎在同一頃刻射中答案：高空飛行着的蓋格計數管原來是昏迷在濃重的放射性裡面了。這即是蓋格管的弱點，如果它每秒鐘需要計數太多的話，他就計數不清，再多愈數不清，最後，只有一發迷糊乾脆不數了。

范艾倫驚人的結論：地球被一條濃重的輻射帶圍繞着，這條輻射帶很明顯地是受地球的磁場所籠絡住。它對人類向太空旅行的企圖有着足以致命的嚴重威脅。

該結論發表以後，使得華盛頓高階層圈內人士一時倉惶失措。范艾倫後來才知道由於利物岡爾研究所的物理學家尼古拉·克萊斯托費羅斯的建議，國防部會準備實施守護神計劃，其內容是用火箭將三枚原子炸彈帶到大氣之外爆炸，然後預計由它們所施放出來的高速電子將被地球磁場籠絡住。范艾倫的發現是說大自然早就已供應了這些

子，當然不禁使人們大吃一驚。

范艾命又施展出交際家的口舌，想利用守護神計劃促進研究工作，他建議下一個人造衛星的軌道宜比以前多取點南北方向。他解釋只有在這種方向來觀察守護神計劃的效果才好。當然在這種情形下他自己也有機會探測早先各人造衛星在某些緯度所無法發現的輻射帶。

七月廿六日探險家第四以五十一度之軌道在太空運行。它載着范艾命研究所最精確的人造太空儀器，能分別「強」「弱」輻射量，有遮蔽之蓋格計數器可以對抗極強之輻射能而不至於啞然失靈。八月廿七日，守護神的第一發炸彈爆炸，人類自己所發射出去的電子即呈鋸齒形地在地球的外圍航行。當探險家第四在九月廿日電池用竭以前即已反覆穿越它二百五十次。

### 北極光之秘密

當范艾命對探險家第四所得資料研究結果作公開報告之當時，他尚須儘量避免牽涉到守護神計劃以保軍事秘密，但是對大自然的輻射現象却必須有許多話要說。他確保人造衛星若有人暴露范艾命輻射帶最強輻射性之下，不出幾天一定會死。那些來勢洶洶的質點在兩極砰然下降與大氣接觸即是破除古代北極光神祕之可能解釋。

俄國人有三個巨型史潑尼克在太空，但是却没有任何一個發現范艾命輻射帶。一種說法是俄國人自認拒絕向外界說明怎樣翻譯史潑尼克訊號的方法乃是一種高明的舉動

一磅重的無線電發射機由噴射動力研究所的許多接收站跟蹤了四十萬哩，據其資料看來，外輻射帶並非平均地向外削減下去。在它外面常遇有不規則之輻射性突起，可能是新由太陽來的電子雲層。這種在太空中看不見的雲層就是將來人類太空旅行最嚴重的障礙。

范艾命歸納其結論說：太陽上一旦出了點什麼事情，它即崩射出一群氣體來，使得地球外圍所附聚的東西發生抖動好像一碗肉凍一樣，隨之輻射帶的邊緣在地球兩極跳躍不定，就造成極光出現。

### 空間小洞

在充滿競爭易生忌恨的這種科學職業裡，范艾命却廣結人緣。最近他對自己新興起的名望與重要性曾有一次愉快的嘲弄。在一個極其正式的科學家聚會上，他被問到空間（太空）的定義為何，他說：「在經過了一個極其龐大而且多半依靠高速計算儀器來工作的研究工作以後，我很高興向各位貢獻其結果，空間者就是在這裡面其他任何東西其所以成其為其他東西的一種東西，換句話說，空間者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小洞。」

在迭次出現的緊要關頭上，范艾命吃飯就是一只蘋果，有時甚至於這只蘋果也來不及吃，但是他仍然會找到時間與他的四個小孩放風箏（自稱為小型高空探險），或者到下房工作間去工作，新近的成績是：一個小型四輪篷車，大得可以坐下他的九歲女孩及其他幾個小朋友們。在

，因為史潑尼克的軌道只有較低的那一段經過俄國國境，所以他很難得到高空資料。如果任何一個史潑尼克裝載有錄音機的話，顯然不能工作。

另一說法是史潑尼克上的蓋格計數管在其軌道之最高點附近遇到強烈的范艾命輻射性即已啞然不靈，而俄國科學家却無法辨悉這種奇怪的情況。在史潑尼克第二上的那條狗，到達太空一星期內就已死亡，但是俄國人尚未說明是受到輻射性病。看來他們很像不知道。

### 間隙

范艾命自認至此尚僅知太空輻射帶較低的部份。於是渴望再高，因此他又設法把儀器裝在向月球探險之人造衛星裡。當一九五八年秋天，前鋒第一號升起七萬一千哩又墜回來的那一趨，他的儀器曾一度工作不佳。前鋒第二半途跌下，但是十二月間前鋒第三却載着他的儀器到達六萬三千哩之高空，一路廣播正常。

由前鋒第三他發覺太空竟又多出來一個外輻射帶，內外兩個輻射帶中間是輻射性甚低的間隙。他研究錄音帶的結論是：外輻射帶是由許多較弱的質點組成，據理所推多為來自太陽的電子與正子。外輻射帶的最外緣在地球磁極區域彎曲向下成喇叭形而與大氣層接觸。凡喇叭口所接觸的地區就產生極光。

當前鋒第四號飛越月球而進入圍繞太陽的軌道時，由所得資料推知與范艾命所作結論一致。裝在前鋒第四號上

他的那些前途光明的助手與學生群中他始終充滿崇拜。他溫和的說：「在這裡我簡直像童軍教練。」

在范艾命現在許多興趣之中，有一個是廿磅重的人造衛星，預定下個秋季射出去，情況正常時，該衛星射在一個細長的橢圓軌道上飛行，最高點遠為地球直徑的六倍（兩萬四千哩），停留數百年，日光電池維持很久，它的任務是經常報告宇宙線的情況，研究它如何感受太陽黑點及其他爆炸之影響。或許對氣象也有作用。

### 下一步：金星

如同其他科學家一樣，范艾命並不急於把人類送上太空。他說：「現在把人送上太空實在是極其討厭的事情，要花很多錢把他送上去，使他生活舒適，有效工作，說來實在不划算。」儀器輕，結實，要求不多，而且對許多人類感覺不到的感覺來得靈敏。它們已有記憶力（錄音機），而且再帶上計算儀，電腦也就能產生判斷力。所以一個充滿儀器的金星探險火箭除去在目的物面前作各種探察工作之外，必要時尚可發射小型火箭調整航向，或許在圍繞金星幾圈之後又走到返回地球的軌道上。

類似的太空船隻，將有着很重要的軍事意義，但是范艾命這位由純粹科學家而變成的太空人却有其更簡單的說法，他說：「人造衛星是火箭的自然擴展，火箭是飛機汽球的自然擴展，飛機汽球又是我們人類所爬高山大樹的自然擴展，這些為的全是讓我們好爬得高高的，在眼前有個好的景緻，好將世界看得更清楚一點。」

# 來自太空的聲音

從人造衛星收集資料是頗為巧妙的一件事。范艾倫說：「你若想測量太空的溫度，用一個普通溫度計放在人造衛星上是不行的，你必須想法用電流訊號來表示才可以。」這是由一個小小的熱偶器所辦到的，它的電阻值將隨四周的溫度而變化，這種變化再影響人造衛星無線電發射機之發射週率，因之不同的無線電波週率就把太空的溫度情況報告到地面來。

范艾倫那套用來測量輻射性的儀器更形複雜。它的感覺器是蓋格計數管 (Geiger Tubes) 及閃爍計數器 (Scintillation Counters)，當輻射性質點一觸及它們，它就發出簡短的脈波。有些計數器外面尚加鉛壁遮護以適記錄能量極強之質點。有些計數器僅對某一個方向較為敏感。由每一個計數器所產生的脈波又各送到相對的音週振盪器上將其週率稍作變更，這些彼此不同而經過修正的音週再加以週率頗高的載波才由人造衛星的發射機廣播出來。我們經過喇叭所聽到的東西是奇怪而不美的音樂。

當這些原來混合在一起的訊號到達地面為錄音帶記錄以後，在范艾倫研究所裡它們再經過一個機器，就把所有加在載波週率上的各種音週訊號分別變成紅線畫在

一條頗寬的紙條上，其中一小段即如附圖所示。附圖下面四條訊號來自人造衛星探險家第四，是當它通過內范艾倫輻射帶時所得。第一波道出自蓋格管，每六十四個輻射質點通過此管即產生一個脈波，所以僅用以記錄較弱之輻射性。該處輻射性太強以致此管陷於困難而計數不清，圖中所見多為無線電噪音。

第二波道出自一個閃爍計數器，它只對一個方向靈敏。每一脈波只記錄 2048 個超出某種能量的輻射波質點。因為人造衛星一路滾動前進，所以訊號之波紋即有著不同的間隔——擠者表示該計數器面對輻射體，鬆者表示背離輻射體。所以這個波道上的訊號即可以報告輻射性之強度及方向，並且還可以指示出人造衛星之滾動率及每一頃刻之姿勢。

第三波道出自另一蓋格管，記錄較高之輻射率，用以接替第一波道。圖中方頂波紋代表每秒鐘有 4000 計數，凡暴露在這種輻射性之人員不出數日即可致命。

第四波道出自一個有方向性之閃爍計數器，用以測量每秒鐘通過此窗之輻射能量。該訊號曲線最有趣味之處是平線下降之部份：下降愈多能量愈強。下降之次數有週期性即反映人造衛星是在滾動，但是有些能量似乎

也記錄在此窗恰背向輻射體的時候，這正顯示出內范艾倫輻射帶內層的許多輻射質點能量太強，以致可以從背

後穿透人造衛星的掩護體。

譯自 Time May 4 1959

## 范艾倫博士之投書

編者先生：

拜讀「范艾倫與范艾倫輻射帶」一文，承蒙貴刊對本人之稿子同情與誇獎，深感謝意。但其中有關蘇俄未能發現輻射帶一節，礙難同意。盡我所知，人造衛星探險家第一號(先發現輻射帶，而且本人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就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及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首次公開發表。但在兩週之後，史登尼克第二號發射成功，對我們發現之輻射帶實表同意且有相當之伸延……)首次公開發表。但在兩週之後，史登尼克第二號發射成功，對我們發現之輻射帶實表同意且有相當之伸延……)首次公開發表。依阿華州立大學 詹姆士A范艾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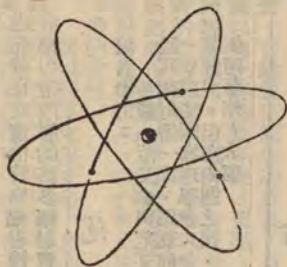
##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劫後孤雛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征服星空 (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波城世家 (售完)	四元	三元五角
海上漁翁 (售完)	四元	三元五角
滄海珠璣 (售完)	三元	二元八角
天才推銷家 (售完)	四元	二元八角
自殺俱樂部 (售完)	四元	二元八角
春闈夢裡人 (售完)	四元	二元八角
西洋歌劇的故事	七元	四元八角
海狼	八元	五元五角
卡米羅的小天地	八元	五元五角
交響樂的故事	八元	五元五角
玫瑰紋身	八元	五元五角
石油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紐約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白衣女郎	五元	三元五角
黑貓劫	五元	三元五角
糖劇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茶莊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我們的地盤	七元	四元五角
我們的樂隊	七元	四元五角
芭蕾與樂隊	七元	四元五角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二十元	十五元
我們的樂隊	十五元	十元
茶莊的預演	七元	四元五角
我們的地盤	七元	四元五角
我們的樂隊	七元	四元五角
芭蕾與樂隊	七元	四元五角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二十元	十五元

# 能子核的秘神

## 羣人福造

Dr. Edward Teller  
譯 客 墨



五年前當世界人仕獲悉美國已完  
成一次氫彈爆炸時，有人即開始要求  
加以管制。有人希望所有核子試驗均  
須禁止。也有人主張延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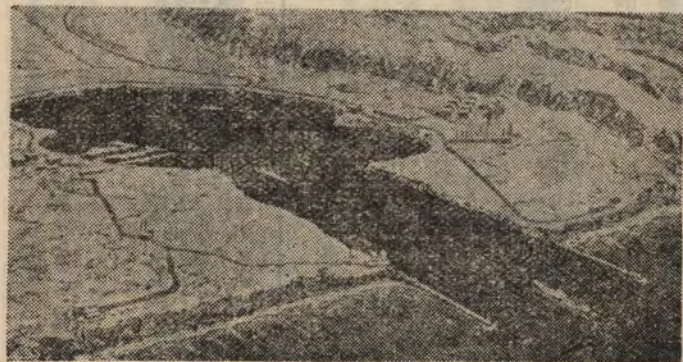
以上所有要求，其出發點完全相  
同；就是心存畏懼。恐懼人類將消滅  
自己。恐懼一個國家會較另一個國家  
對核子武器有更大的發展。恐懼放射  
線在宇宙間的散佈。

可是當這些政治家們正在熱烈研  
討禁止和限制核子能時，美國加州大  
學在利佛摩的放射性實驗室已在進行  
改變此項可怖長力從戰爭武器而一變  
為和平工具的工作。

現在此一研究已接近於成功階段  
了，而且這個可能對人類的益處至廣  
且巨，將使人們對核子試驗要求更積  
極或進一步的新傾向，這一計劃值得  
加以鼓勵而必須容其發展不受任何約  
束。

全球人民將從此計劃獲得巨益。

因此應同其他計劃同樣地為了共同利  
益而由世界各地來的科學家們去會同  
進行。筆者深願見此一計劃置於國際



灣港的發開炸爆能子核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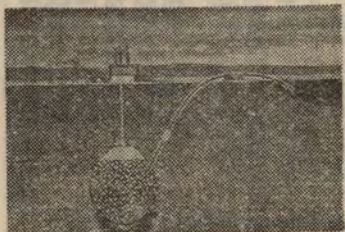
管制之下去運用，而當作一件友善事業去看待。由各國科學家們共同工作的結果，必  
能在人類與大自然奮鬥史上創下一決定性的勝利。它底成功，將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  
莫大收穫。我們將超乎想像以外的去利用它從事日後的建築工程，我們能利用它開掘  
港口運河等廣遠地區以促進世界貿易和繁榮。我們可爆發地球表層使深層地底的豐富  
礦物得以開取以供工業等所需。我們可能將油質從石隙內擠壓出來，足供全世界數百  
年之使用。我們可能爆炸出地下新河道及水源來而使沙漠變成綠洲。我們也可能將核  
子爆發熱量深儲於地底而逐漸加以利用——像目前我人利用火山熱能一樣來產生電力。

以上各點驟然聽起來似若神奇。如此大規模工程祇能名之謂地理工程 (Geo-Engi-  
neering)，正是此項工程的主要部份仍需賴實地的科學試驗作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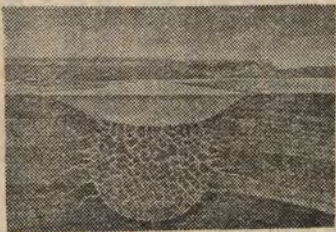
我們對是項計劃的大半智識，是從小規模的地下核子爆炸所獲得。一次相等於一  
千七百噸炸藥的小型核子爆炸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於奈伐大沙漠所舉行。實驗密碼號  
名雷尼爾，從這次實驗中我們獲知將可改變人類日後的生活。那次實驗在白嶺高原沙  
山旁挖掘了一個二千尺深的隧洞，洞末端由一狹小螺旋形道通入離高原頂端九百呎之  
窟室，距離兩旁各八百呎，然後將核子彈放入並將沙袋將室口封閉後引發，結果是高  
原受震盪。頂端高離六呎復坍塌，爆炸力將螺旋通道消滅，封住了洞底小屋。那高度  
熱量將巨量石塊熔化掉，烟灰在高原中心互相衝擊造成直徑一百十呎的球型泥灰泡沫  
。受烈焰烤炙成的火山石密密包住窟洞，差不多所有放射線都被這四吋厚的表層草  
皮包圍在地層裡面。可設在同一時間，石塊泡沫在高原內層底而造成一個五百呎巨坑，  
坑邊移置了幾達二十萬噸石塊，這個爆炸，另外粉碎了近五十萬噸石塊於泡沫周圍。

最主要的一點：乃是沒有放射線從高原中心走漏出來，我們從此獲知能十分安全  
地利用核子能來分解地層內巨量石塊。所以雷尼爾的實驗已預示我們對日後利用原子  
能計劃的成功希望。

一、我們能大量增加全球海運交通網——大自然所給予我們的水道並不全適合需要  
，今後我們可隨意建築運河，深港及航行河道使航運便利費用降低而增加國際貿易。



「能熱子核」的底地存貯  
。力電的們我應供可



線水高提，石岩裂燻能子核  
洲綠為漠沙變

我們現在將利用氫彈爆炸力來從事此項建設工程。而且這個成本要比目前通常採用的強烈炸藥低廉百倍！

多數認為在阿拉斯加沿海的北極圈最宜使用氫彈開港。假使地點選在霍浦角 (Point Hope) 南端，海岸線正轉向北極洋，港口將開在有功開發大量存煤及便利海軍儲油的巴羅海峽南面北極斜峻內陸。這一海港可於接獲命令後一年內完成。成本將不超過一千萬元。祇要二枚各相等於一百萬噸炸藥的氫彈，即可炸出一千乘二千碼平方之港底。另用四至五枚小型氫彈每枚相等十萬噸炸藥開一條二千碼長四百呎寬的運河導之入海。在世界各地，都可利用氫彈爆炸來開掘工程費用低廉之運河或減低急流。

二、我們能將包藏在石塊中的無限油脂及礦物解凍出來！在美國據估計包藏在地層中的油料至少達七百萬桶。它被鎖住在頁岩構造中不易被採取。在美國可羅拉多；猶他及懷阿明的格林河流域，頁岩構造中的存油足供全球數百年之用。

另外尚有數兆桶油被封鎖在柏油沙土中，在加拿大北部麥萊堡的埃塞拔斯加大湖區。此類含油在每一平方哩地下百尺內即達價值一億美元。較之中東全部存量更無不及。

油同低級礦物用氫彈爆炸的經濟開採法有二。一種是用高熱。另一種是爆炸。多數廣大的礦源都儲存在地面下三、四百呎之譜。我們可確定能經濟地用氫彈將地層表面爆開，當可免除使用成本浩大的鑿道開採法一途了。尤其

是後者，極富革命性的新法，前途希望極其濃厚。在未會舉行雷尼爾實驗前，白橡高原大山灰內無法抽出水流。可是經過氫彈爆炸後已能從碎石縫中抽到水源。我們希望經過核子熱力爆炸後的礦脈也能如此產生同樣的效果。那末我們即能以高熱水份將油從柏油沙層中擠壓出來，使柏油溶於高熱而便抽取。事實上我們確能以更高熱力將油料燒熔出來。

經過氫彈爆炸後提取銅或其他礦物，我們可能採用一種鹽液自裂縫中灌入，容其流入深處，加熱後帶出珍貴之礦物質。經過提煉取出，一如現用熱水採取硫磺一樣。

三、我們能管制地下水源而保存日常用水！世界上許多流過沙漠區的河流都是行經不透水的岩石河床。河水不能透過此類河床而使地下水水平提高來促進沙漠繁榮。因此只能任其無用地流入海。

我們現能以核子彈放在河床附近爆發使石床裂開，地下水源自能從裂縫中溢出促使水平提高俾能平地灌溉而利耕植。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聽起來似更屬神奇！即能造成地下的河流入沙漠積水區，而將沙漠變為綠洲。

四、我們可能利用氫彈爆炸來建造地下發電廠！本夏美國即擬在一千二百呎的鹽床底下爆發一枚相等一萬噸炸藥的核子彈，希望能將產生之熱力幽閉地下而將熱力帶至地面使用，正如目前意大利及紐西蘭利用火山熱能產生電力一樣。假使事實可能，而產電費用低廉！那末即能在地

下爆發出一連串高熱核子彈來產生低價的電力出來。

五、另一憧憬中的高瞻遠矚，我們甚至可控制宇宙間的氣候！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來直接管制氣候。天然氣候是受制於太陽，若將太陽每秒所發射的熱能去和氫彈比較，氫彈就不管是小巫見大巫了，真好比將一百噸火藥力量與火柴頭上一撮小火相比擬。

不過即使人類沒有足夠力量去直接控制氣候，我們也可能利用它來擔任機鈕的作用。我們目前雖尚未明瞭應向何處拉動這一機鈕，可是當我們對氣候結構的智識日益增多時我們對此計劃將更重視。

從事此種偉大工作當然困難，近若干年內尚無實現之可能。但只要使氫彈爆炸試驗和發展受國際的管制，它在氣候控制上必可獲致有希望的遠景，將來要做到何一地區應該下雨以及何一地區不應下雨似非難事。

上項計劃的實現，可能與否，全賴我們能否當作它是一件友善的國際事業去看待。因為假使各國能合作去將此一可怖戰爭武器改作和平發展的話。那末下列聖經上的一段預言或可付諸實現：「每一國家當不再以干戈相對，也不再學習戰爭。」

譯自 This Week Mag. Feb. 1959

一位漂亮年青的姑娘剛跟一位年齡比她大二倍的富翁結了婚。

有一位愛批評的朋友說道：「我不相信這種五月跟十二月的結婚方式。」

「爲什麼不相信？」新娘問道。

「十二月之所以喜歡五月，是因為年青，漂亮，富於青春的氣息，可是五月又怎麼會愛上十二月呢？」

新娘的非常合乎邏輯的回答是：「聖誕老人。」

× × ×

理察永遠是全班上最笨的學生，可是有一天班上的一位女教師覺得有了轉機，她發覺她在向學生解釋一連串數學問題時，理察都是聚精會神地注意着她的每一個動作。每當一個新題目開始時，他的興趣似乎更爲濃厚，最後滿懷高興的教師開口了，「理察，你今天很注意聽講，我想你一定想問幾個問題，是嗎？」

「是的，老師，」理察說：「我在奇怪那些你在黑板上擦去的數目字究竟到那裡去了？」

# 美國醫師的魔夢

(上)

松聲譯

美國開業醫師和醫院每年被法院判決賠償診治過失的損失總數達五千萬美金。醫師苦於訴訟的結果普遍增加病人的負擔。

很多美國醫師認為業務上最大的威脅無過於在舊金山專業病人辯護的律師貝理先生 (Malvin M. Bellin)。

美國醫界歷年來全力反對的問題，如公醫制度，強迫健康保險

，公開業務的機密等以及醫藥界爭論的目前醫藥上的經濟制度，貝理都未參加。雖然貝理從不參加不利於醫師們的辯論，但很多醫師在私人談話或公共場所公開宣佈貝理應當被禁開業執行律師職務，並且咒他罪該身受腎結石，膀胱結石，或被毒草刺傷。全體浮腫或各症齊發之苦。甚至咒他拋入沸油中活活煎死也抵不上他畢生所造的孽。最近有一縣市醫師公會會長說過：「將他判處絞刑都

嫌太輕。他應該被判受我們醫師身受的苦罪。」貝理辯說：「我不能懂得這種敵對的態度。很多醫師都是我的好朋友。」

過去二十年間，這位在加里福尼亞州開業的律師，自稱為被害人要求賠償的法律辯護人。他因對醫師們診治過失的訴訟案件而舉國聞名。他並非擔任這類訴訟的唯一人材，但無疑他是其中的能手。也許是最傑出的人物。根據比較保守的估計，他用各種方法使醫界每年平均損失一百萬美金。

他是訟棍之王，法庭中的惡徒，居住在貝克萊城電報山上的妖魔。他過去的行動並未能使他得到上述的惡名，而是他未來的威脅，令人談虎色變。

他會說：「目前法院對個人所受損害的賠償判決太少，我們必須努力爭取更多的賠償。」大多數醫師認為法院判定診治過失的賠償數目已超出病人應得的錢很多。過去數年間，法官判決病人受到麥克羅斯光傷害，因注射發生的神經麻木現象，腹部手術後遺留體內的器材，皮下注射時注射折斷現象，脊髓麻醉後產生的癱瘓現象，和其他類似傷害的賠償金的最高額大約十一萬五千元至二十五萬元。加里福尼亞州法庭外和解賠償金的最高金額是每件二十九萬元。

最近幾件訴訟中，有一位加里福尼亞居民因妻子腦部受震死亡，控告醫師過失，要求賠償一百萬元。他一次控告九位醫師疏忽。其中一位在出事時，身處三千哩之外，第二位醫師只對病人施行一次愛克斯光檢查，第三位醫師是擔任死亡後屍體解剖工作。

在布魯克林城，有一位母親因她的九歲男孩經過過男性荷蘭蒙治療後，發生奇異性慾動現象，控告醫師，要求賠償一百萬元。

在華盛頓首都區，有一位失業婦女患淋病受一般的盤尼西林治療而發生反應，向法院控告醫師要求賠償兩百萬美金。

最近的估計，類似上述各種診治過失的賠償案件每年

至少有三千件，可能有九千件之多。美國醫師協會的統計美國每七位醫師中，有一位被病人向法院控告過。在紐約州和華盛頓首都區，每五位醫師中有一位被病人控告。在加里福尼亞州，每四位醫師中，有一位被病人控告。

醫師的犧牲和服務精神歷來都受到贊揚，這種訴訟情形對醫師的信譽是無情的打擊。已故美國醫師協會會長莫雷自我檢討：「在世界上各行職業中，為什麼獨我們醫師受到這樣的指責？」

從各方面觀察，診治過失增加的趨勢，與全國性汽車失事和其他各種人體傷害訴訟案件增加的比例一般無二。法官們判決各種賠償數額也日漸增加。醫藥界專家們公認，很多被判賠償的訴訟案件中，簡直找不到絲毫醫師的過失。

幾年以前，醫師們對這種情形都不十分介意。近來有很多醫師已忍耐不住。他們除了憤怒外，決心反擊。他們對發動控告的病人提出反訴，指責這些病人是自私，貪財的惡棍。任何敢於為病人辯護的醫師都被他們指為沒有倫理觀念的陰謀家。他們攻擊一切替病人辯護的律師都是尾隨在救護車後面的訟棍。他們認為一切診治過失的訴訟都是沒有良心的胡鬧。少數醫界領袖則不同意他們的見解。

美國外科醫師協會會長赫萊博士 (Burt R. Hawley) 說：「這些專業診治過失訴訟的律師和他們經手的訴訟已使醫界和公眾蒙莫大損失。訴訟案件有很多是沒有絲毫事實為根據。但從遠處設想，他們或許對醫藥界不無貢獻。」

他們迫使我們的同業反省，覺察自己的過失。

藉上述目光遠大的仔細反省工作——主要是醫藥組織本身倡導的反省工作——已發現不少診療過失和診療訴訟的基本原因，並且解決很多歷年未能解決的醫術上的困難。

在加里福尼亞州研究的結果，發現一般屢次為病人控告的醫師都是缺少仁慈心，自我犧牲，和沒有良心的人。他們的名譽，職業上的尊嚴，以及個人的財產。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另有一些佔相當多百分比的醫師，醫術非常高明，但也常被病人控訴過失診療，因為他們對病人缺少愛護的心理，而且不尊重病人的人格。在他們過去的記錄上，有不少疎忽和隨便把病人的痛苦看做不關己痛癢的實例。

被人集中攻擊和屢次因診療過失被控的醫院，往往內部缺少技術上和科學上的合作態度。這些醫院中，大多數是常鬧人事糾紛；醫師護士和職員間，盛行種種不負責任的流言；派系間彼此攻擊。

更進一步研究，一位足以代表進行診療過失控訴案件的病人並不是一位正直的人，也不是畢生首次控訴他人傷害的人。更不是一位受了莫大委屈而向律師求助申冤的人。大多數控告醫師的人的智識都在平均值以下，他們不近情理的強求醫師完成不可能的診療，同時他們往往藉輕微的事故，視控告百貨公司，電車公司，隣居和親友為家常便飯，並且以發動控告為樂。

一位權威人士說：「二十年前，醫師們並不需要如此多的保險。那時候很少有法官判決醫師的訴訟，而且賠償金額很少超出一千元。」

現今惟有最冒失的醫師敢於開業而不投保賠償十萬元過失敗訟的險。某些種類的專科醫師甚至需要三十萬元的敗訴險，最高保險賠償額有到五十萬元者。過去十年前，這類保險費用年年在高漲，最多時每年上漲百分之百以上。目前醫師們平均每年納四百元到六百元保險費。有些危險性較大的專業醫師，例如某種種外科手術，放射性診療，和麻醉劑置，所納的保險費用更高。保險費用雖在猛漲，很多保險公司尚宣佈過去賠累太多，不得不放棄醫療過失敗訟的保險業務。

美國醫師學會的沙德斯克博士 (Sardis) 說：「倘使這種趨勢不轉變，長此以往醫師們將不計較每年所納保險費用，而不惜任何代價在設法投保。」

醫院往往是診療過失訴訟的主要對象！因此也遭遇開業醫師相同的煩惱。近來甚至牙醫師，接骨醫師，和擔任治療扭傷和脫臼工作的人也受到相同的威脅。

目前尚難知道診療過失問題所費的正確錢數。紐約州林德先生的估計，美國開業醫師和醫院全年支付診療過失的款項大約達四千五百萬元，可能達到五千萬。這數包括法院判決的賠款，法院外自行和解的賠款，調查費用，和法律上必須的開支。林德是國內研究這問題的最優秀專家，他估計的數字諒不致與確實的數字相距很遠。保險公

當然不免有例外。近代醫術難免有真正的危險。即使最仁慈，和最高明，而且最小心心的醫師也難免有過失。即使最有名的醫院，其中醫藥職員都非常稱職而且熱心和認真診療，也難免出錯，智慧最高，最有理性和最富同情心的善良病人也難免受醫生疎忽的災難。但這些事故都太少見。

一般易於憤怒，並且深信一切診療過失訴訟都是無理取鬧的醫師們，看見上述醫事訴訟案件內情的調查報告後，理應反省，自我檢討過失。同時，一般不追究實情的律師們，咬定一切診療過失訴訟案件都是根據合理暴露醫師疎忽的態度也需要研究上述報告，改變他們對醫師的態度。這次調查的動機是要發現診療過失問題的真正原因，和尋求補救的方法。

無疑地，診療過失被控問題已造成近代醫藥界最嚴重的問題。醫藥界權威人士認為這是恥辱，危險和驚人的現象。兩年前一位洛杉磯醫院的職員說過：「目前的現象在全國各地已造成嚴重的危機，洛杉磯的情形更難忍受。」去年美國醫師協會研究這問題的專案委員會主席宣佈：「這問題已到最後關頭，幾乎已達失去控制的情形。」

醫師們為恐在診療過失訴訟中敗訴而受到金錢上的損失，多願向保險公司投保敗訴險。醫藥界的領袖們指出這種敗訴保險事業的變化足以指示這問題的嚴重性。他們說，三十年前，大多數醫師或認為這種保險無關緊要而置之不理，或只願每年付出二三十元的保險費向公司投保。

司對這問題的反應是提高醫師們的保險費，而醫師們則將這筆費用平均分擔給每位病人。

病人分擔醫師過失診療的費用，為數尚有限，只佔全國醫藥費用的百分之一。但這問題對醫師執業的態度和病人對醫師的信心却有莫大影響。

某些地區的醫師，為預防日後的糾紛，乃要求病人進行多種病理檢查工作。在醫學的觀點看來，這些檢驗工作沒有絲毫的必要。舉例說，某位病人的四肢上有輕微的撞傷痕跡，甚至只擦傷了表皮，醫師們往往要求這病人在受傷的臀部或腿部施行全面愛克斯光檢查。

華盛頓首都區醫師協會會長華特說：「上述舉動可能每次增加病人二三十元的負擔。但是每一千位類似病人中，難免有一位藉故製造糾紛者，認為醫師疎於治療前的愛克斯光檢查而訴於法院，醫師為了自衛起見，不得不增加病人的負擔。」

另有很多情形，醫師堅持病人去請教專科醫師的意見。在一般診療情況，絕無請教專家貢獻意見的必要。醫師們的自衛行動，又在病人醫藥費帳單上增列一項二十五元到五十元的開支。此外醫師要求增加病理檢查的次數，延長住院時間，增加特別護理，種種措施都對減少被控疎忽的責任。

很多權威人士公開宣稱，向法院控告的威脅使醫師放棄很有價值而略帶危險的醫治方法，因此阻滯很多醫學上的研究工作。甚至當病人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醫師也不

願嘗試危險性較大的急救方法。倘使真有這種現象，很難證實醫師的功過。去年曾調查二十九州和華府的大規模醫院，只能發現一次重要的病歷——使用脊髓麻醉。法院不加仔細考慮便倉促決定，使用這種麻醉方法，非但比較安全，而是絕對安全。因此，倘使有任何意外發生，必是醫師疏忽的過失。法院的這種判決的理由尚不十分明瞭。因為法官的這種態度，和法院數十次的判例，有些醫院幾乎完全避免脊髓麻醉方法。

為病人著想，這些治療方法的變遷——增加使用愛克斯光，增加專科醫師會診，避免使用脊髓麻醉——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也可能增加或減少法律上的糾紛。治療過失的問題，目前已無疑使病人喪失很多合理治療的機會。美國國內數位醫師已面對日趨增加的威脅，即使他們毫無疏忽的行動，也難免被控而且被法院判決疏忽之罪。

加里福尼亞州一位醫師的故事，足以代表這問題的真相。他是很有名望的醫師，醫術高明，經驗豐富，平素為病人和同業醫師器重。他在醫學上卓成就被全國人民公認為全國數大名醫之一。

去年冬季，他向一群新聞記者宣佈：「我從未為病人控告，但如今我發現我並不能避免被控而對簿法庭。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不幸遭遇。現在每當一位新病人進入我的醫務室，我不得不自問，這位病人會不會去法院控告我。但願上蒼助我，開始考慮治療的途徑。我不能為病人考慮最適當的治療方法，我只願追求在法庭上最簡便推卸責任的途徑。」

律師是否可以防止診療的過失，尚難肯定說明，但無疑已限制外科手術的工作。

美國法律有關診療過失的條文的基本原則是沿用早年英國的法律和判例。舉例說，一三七四年英國外科醫師馬特因醫治病人的手而被控。病人的手經他治療後反而運動不靈活。病人因遭受這項損害控告醫師過失。這是英國醫師第一次因職務上的疏忽被人控告的法院記錄。這位醫師因善於引用法律上的條文，而避免了法律上的制裁。同時英國法庭頒佈一條修正條文：

「倘使醫師已盡他智識所及，盡力治療他的病人，他不該對治療的後果，負法律上的責任。

英國和日後成立的美國的司法當局都普遍採用這觀念。一八九七年美國聯邦法院巡迴法官塔夫特 (Taft) (後來被選為美國總統) 也採用類似原則，宣佈他的判決。這判例日後流傳很久。

塔夫特法官宣佈：「一位醫師不能保證治療病人。倘使治療失敗的原因已經查明，是因為醫師的疏忽而產生不幸的結果，而醫師又必須對變化莫測的血肉之軀的反應負法律上的責任，而且負擔金錢上的賠償，則今後將無人敢於行醫。」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二三十年的階段，雖然這項似乎合理的條文已付之實施，當時診療過失問題並未引起大家注意。此後訴訟事件和判決的賠償款雖然日漸增加，但其主因是人口增加和生活費用也在增加。當年很多醫

途徑。」

在法庭上，很難決定何者屬於診療過失，何者不是屬於診療過失。這種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結果，迫使全國的醫師，逐漸採取上述態度。

診療的過失並非指醫師對病人失於採取最適當的醫治方法。也不是指為病人設想發生不能避免的診斷錯誤。更不是指為了消除或減少病人的痛苦必須進行的嘗試。其正確的意義是指醫師在執行他們的業務時，不能表現一醫醫師所應具備的醫術，或失於採取通常使用的預防措施。倘使醫師使用一般公認為最適當的方法，無論病況有起色或轉劣，無論病人生存或死亡，醫師都不應當受到法律的制裁。

這是法官判案的最高原則。不幸很多情形之下，法院的判決和這則背道相馳。

克里夫蘭城的診療過失法律專家莫里斯說：「近來發生種種驚人的趨勢。法院對被害人寄於無限的同情。並非因發現醫師的過失後，才同情病人。而是出於對病人的憐憫心。」

這種以同情心理為出發點的判決態度，彷彿將我們的法律精神，恢復到四千年前巴比倫的漢漢拉比法典時代。那法典制定，一位外科醫師將病人治癒後，應獲得十枚銀幣的酬勞。倘使病人不幸死亡，這位醫師應受自腕部切除雙手之刑。倘使這位醫師為貴族之子動手手術時，有疏忽的過失，以致病人死亡，醫師的兒子應當償命。當年這條法

師常常私下表示，他們那些同業人士，因診療過失而遭遇的金錢損失，確實有應得之罪。他們可說是醫師中的敗類。

全體醫師一致公認，只要人類患病必須找人類醫治的原則不變更，醫治的過程中難免不出亂子。美國醫師協會法律組組長司德特拉說：「我們醫師決沒有故意掩飾我們的過失的企圖，更沒有設法制止控告我們的人，獲得應得的賠償的舉動。」

在本世紀的三十年代，這種情勢已發生變化。加里福尼亞州的人口，在聯邦中列第六位。該州控告醫師過失的訴訟，却突然增加，超出其他各州。不久俄亥俄州，華盛頓州，德克薩斯州，明尼蘇打州和華盛頓州都區的醫事糾紛案件也突然增加。

美國中西兩部某醫學團體的辯護律師說：「病人們突然表現貪得無厭的態度，而且傷失其同有的道德。」

這問題的嚴重性繼續增加。直到一九四二年因戰事發生略為平息。一九四六年後重趨嚴重。此後糾紛的數字，如火箭一般直衝雲霄。舉例說，一九三八年，華盛頓州都區法院的記錄只有二十次診療過失的訴訟，一九四八年發生四十七次，一九五〇年發生五十五次，一九五五年發生一百二十八次，一九五六年發生一百四十六次。紐約州，某經營一萬一千位醫師診療過失保險計劃的團體，在一九四六年損失五十四萬七千元，一九五六年損失數字增加到一百七十一萬三千元。另一項值得研究的問題，英國醫師在

國家公醫制度下，也有類似驚人的變化。一九五〇年醫師損失總數為二萬三千英鎊，一九五四年損失總數增加到十五萬九千英鎊。

這項值得大家注意的情勢的原因何在？其中一部份很明顯的原因是近代醫學進步促成的結果。

聖路易斯的一位醫師說：「我們使用好看，安全，而無實效的粉紅色藥丸對付面無血色的病人的時代已過去。現在我們已獲真正有效的藥品——各種消炎劑，抗生素，荷爾蒙等等猛藥陸續出現。過去公認不可能的腦部和心臟手術已有驚人的進步。不治之症已有新希望。這些對抗疾病的新武器日漸有效，同時也日漸危險。」

費城的一位醫師補充說：「藉這些近代醫治的方法，很多病人得免於速死。或許他們不能完全痊癒但他們可以延續生命——至少將生命延續到找得一位律師來和醫師算賬。」

促成這問題的第三種原因不得不誇過於醫師的真正疏忽。

一位美國外科醫師協會的職員說：「不幸有些醫師，爲了顯全自己的顏面，或爲了獲得更多的酬勞，絕不承認自己經驗和學識欠缺的弱點。在必要時，他們不願請高明的醫師來協助。他們未經特殊訓練便冒失進行不配他們使用的醫治方法。」

一位紐約州人士攻擊這些醫師道：「法律上說，任何醫師都能執行任何醫術，但很多該死的醫師却盲目嘗試不

配他們採用的醫術。」

上述兩種解釋只佔診療過失控告案件中極少的比例。另有很多現實問題令人百思而不得。第一，在這些控告診療過失流行期間，受過高深訓練的專家們——這些人理應發生最少的過失——實際上被人控告的機會至少和普通醫師一般多。

第二，很多已證實的疏忽事件——醫師確實發生嚴重過失，而且病人也明白醫師的過失——却沒有人提出訴訟。一位芝加哥醫師最近承認：「事實上，當我明告我的病人，我已造成一項錯誤，病人非但不生氣，反而安慰我，替我難過。」

第三，詳細研究數百件診療過失訴訟案後，發現其中很多訟案證明醫師在技術上絕無疏忽可言。這種無過失被控的比例，在某些區域估計佔百分之十，另些區域佔百分之九十。

加里福尼亞某縣市醫師學會的一位職員說：「這些是最無理取鬧的訴訟。這是向醫藥界敲詐行爲。他們認爲醫師們的醫術必須十全十美，否則必發動過失的訴訟，而且往往勝訴。」

過去數年間，這些無理控告的案件日漸增加——技術上毫無錯誤的被控案件——當初使醫師們困惑不解，不久使醫師們煩惱而不安，最近造成全體憤怒的情勢。這種憤怒的反映，便是失去理智的攻擊。攻擊病人，攻擊律師，甚致攻擊不利於他們的醫師。

紐約州醫師協會的法律顧問說：「我會嘗試要求我醫界的的朋友們緩和他們的攻勢。我說法使他們明白，他們除了技術上的診療過失，尚有心理上的診療過失——對付病人時，缺少仁慈心，同情心，和諒解心理。我相信目前我尚不能使這些醫師信服我的話。」

只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加里福尼亞州醫師協會顧問韓沙德也要求醫師們用冷靜的頭腦，做合理的思索。他說：「用任何不切實際，不客觀，或報復的行動去應付群眾，或某一部份的群眾，其效果都等於零。這是不通的計劃。一旦遇到反擊，必將問題擴大，結局更糟。」

這些勸告並未引起普遍重視。有些醫師本於仇視心理，排列黑名单，將每位提出診療過失訴訟的病人的姓名列入。很多區域的醫師請求制定一項法律，病人提出診療過失訴訟前，應繳納相當公債充保證金。萬一病人敗訴，政府可沒收其公債。有些醫師建議，律師應受「補習教育」。

藉教育的力量，促使律師拒絕代表病人辯護。另有一些醫師要求制定特種法律，使律師們認清，鼓勵病人控告醫師是不合理的行動。贊助這些建議的醫師們無疑深信，每位替病人辯護診療過失的律師必是追隨在救護車後面想發橫財的人。實際上，只有極少數的律師出外奔走，爭取病人控告醫師的訟案。大多數的律師都厭惡這些具備訴訟心理的病人，並且只願接受很少一部份這類登門求助的訴訟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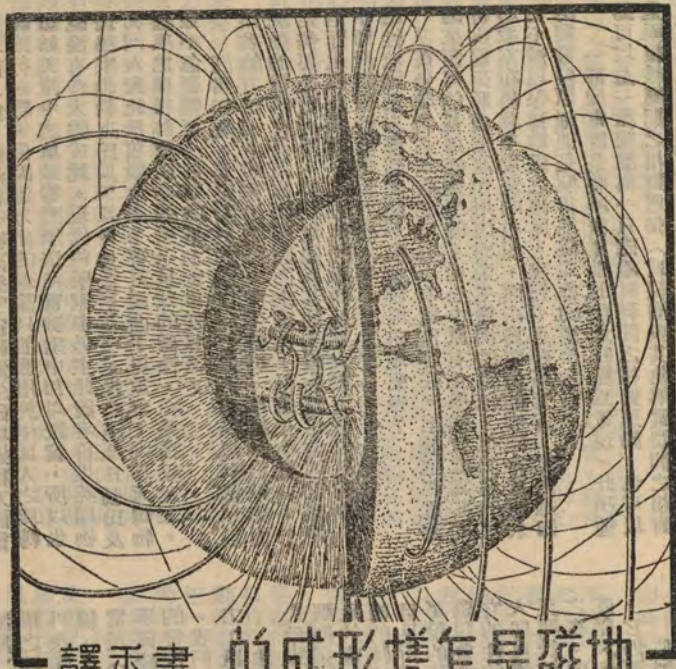
很多普遍討論的建議中，有一項建議是請求醫師只投

保少額的診療過失賠償保險。這建議說：「倘使我們的保單上，最高賠償限於一千元，沒有一位病人或律師願意去想提出超出保險額的要求。這種提議已被永久擱置。因爲有一位加里福尼亞州奧克蘭城的醫師被人控告施行拙劣的整形術。這位醫師只投保數千元的診療過失賠償險。而法官判決他有疏忽的過失，必須賠償生疤破相的病人十一萬五千元。這位醫師喪失他畢生的積蓄，他的住宅，他的坐車，甚至他的職業。」

有些醫師和律師建議病人自己投保，病人自己向保險公司接洽保險方法且自付保險費。這彷彿和空中旅行的乘客保險。實行這種計劃，任何病人受到傷害都可獲得適當的賠償，並不需要設法證明醫師的疏忽過失。這建議已爲各方面慎重考慮。

各地醫界內有人提出，對那些敢於指責同行醫師過失的人，應施嚴厲處分。尤其在法院開偵察庭時，出庭攻擊同業的人應受更重的處罰。

洛杉磯城已故名醫羅勃博士說：「促成大多數病人決心控告醫師診療過失的最後動機是同業醫師失去理智的指責和惡意批評。」瑞勒是早年研究診療過失的一位專家。中傷同業醫師的通用詞句如下：「這是那一位屠夫動刀的手術？」「他怎麼連這點都未發覺？」「這是你最大的失策，不早來我診所治療。」「你不是說過，你那位醫師沒有替你檢查糖尿病！」「唉，動完手術後，怎會留下這般難看的疤痕？」



譯承聿 的成形樣怎是磁地

地球為甚麼會是一塊磁鐵呢？目前最好的解答是：地心中徐緩流動的流體物質產生電流，再依電磁關係而形成磁場。

自從英國女王伊利沙白一世時之科學天才，威廉·吉勃特 (William Gilbert) 首先指出地球本身乃是一塊巨大磁鐵後，如何解釋地磁現象的問題即隨伴於我們左右。對這問題也許一時還得不到完全滿意的答案，因為地磁的主要來源毫無疑問的乃深藏於地底，而吾人對此永遠無法加以直接觀測。然而，由於物理學的進步，使我們對自己所居星球的性質也更加瞭解，建立一個基於既成物理學原理而切合已知事實的理論，指日可現。

當初，吉勃特認為磁場乃是由於地球內部之大量永久磁性物質所產生的。這觀念很久以前就為大家所共棄，因為地球內部溫度很高，任何物質在這樣高的溫度下都無法保持它的磁性。物理學家們當時完全處境於傍徨無主的狀態，不知如何來解

密西根州醫師協會的首席法律顧問曾舉出一次這類彼此攻擊的例子。這是一位中年婦人親歷的事。她腹部被外科醫師不慎用電熱燒灼器燒傷。某天她到地特律城的一位名醫診所去檢查腹部這一條傷患。

「這是那位醫師出的亂子？你應該去控告那位醫師，而索取相當賠償。那位醫師的姓名是什麼？」這位名醫脫口而出對這婦人說了些話。

「你就是那位醫師！」這婦女立刻回答。這事終於在法庭解決。醫師被判疏忽之罪。病人獲得四千五百元的賠償。

醫師們對診療過失被控情勢的發展有各種不同的觀感和反應。很多醫師——可能不是大多數醫師——多認為他們只有兩種態度應付這問題。第一種態度是不聞不問，任其自然發展，終有一天會自動消失。另一種態度是保持絕對的沉默，拒絕和病人，律師，保險公司經紀人，新聞記者或任何人討論這問題。同時又拒絕出庭。在任何情形下，不批評同業醫師的得失。這種態度不久被人批評為「醫學上的無言自殺」行為。

目前尚難肯定說明這種態度是否有建設性的效果。可是這兩種態度都可能促成同業的致命傷害。(下期續完)

譯自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一日出版星期六晚郵

經售代客裝置

甘藷 簽機 動力脫木機  
 小型牽引車 動力鋸木機  
 動力割草機 小型耕耘機




各種農業機械均能適用  
 大金 (ダイキン) 牌  
 三五四馬力及六馬力輕油引擎

クリントンエンジン  
 有均力馬匹10至2  
 泛廣最途用 名著最國美  
 (號119街明昆市北台：址地) 行易貿興萬灣臺  
 30292：話電

輻地磁現象。雖然後來在研究宇宙線產生磁場過程方面曾經風行一時，但因這方面的理論只能應用於極巨大之旋轉體如天體中之星球等而無法在實驗室中加以證實，所以就沒有多大的成就。現代科學家仍主張此說者首推英國物理學家勃勒克氏 (P. M. S. Blackett)。惟時至今日勃氏及其門人對此種觀念亦不復重視而予以放棄，因為天體物理學之種種現象明確的顯示星球的磁性，在某種程度上，並不怎麼需要一個新的基本定律來解釋。

既然如此，那麼讓我們回復到日常產生磁場最簡單最熟悉的方法——即利用電流來產生磁場。環繞一根鐵棒而流動的電流會使該棒因感應而生磁性，但磁化物質並不一定需要是實心棒，甚至氣體或其他流體物質也會因電離作用而生磁化現象，這方面的學問近來大家正努力研究中，亦即所謂磁性流體動力學 (Magneto-hydrodynamics)。磁性流體動力學到底能不能解釋地磁現象呢？

首先我們必須假定地心中有電流存在。至於這個電流的來源可能是這樣產生的。地心中原有化學雜質混處其間析出電荷形成電池作用因而產生微弱的電流，但問題的重心並不在於該項電流的根源，而在於如何能夠維持電流永恆不減以保持地磁之強度。我們不必好高騖遠，衆所周知的發電機原理便是解析地磁現象的最佳途徑。

一部發電機是將機械運動的能量轉變為電流。此項運動可以是一組線圈與一只磁鐵材料間之相對運動，也可以是一組線圈間之相對運動（或線圈與其他導電體間之相對

電流的發電機了嗎？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觀察地球內部以斷定它是不是確能發電。

由於對通過地球之地震波動路徑研究的結果，使我們知道有關它內部結構與組成的某些極其確切的事實。首先，我們認識了地球內部有一個直徑為四、三、一六英里的核心——比地球本身的半徑略大。同時，我們更知道這個核心是由流體物質所構成的。因此它可能隨時在運動之中——這是由我們以上所討論過發電機必要條件之一，最後，我們更確信這核心裡的主要物質是鐵，可能是由一些鐵鎳合金與熔化的雜質所組成。由此可知地心內部是充滿了熔化的金屬或合金。流體是很容易起運動的，何況它更是鐵鎳屬的物質，當然是良好的導體，此絕無疑義。換句話說地球心子裡的物質正是法拉第式發電機所需要之媒介。它不但本身產生機械運動同時更能使電子運動而成電流，而且此兩者間之交互作用便可發出自給自足的電流和磁力。

討論至此似乎感到相當的滿意，但是最重要的證據尚未提出。地球磁場本身的性質就是前述發電機理論最有力爭辯的焦點。若十年來地球物理學家均已確知地磁的強度是不規則而且時常變化不定的（見附圖），羅盤針並不指向地球之正北方而有些偏差，可是全世界各地的磁偏角却又彼此不同。在地球磁場中常有渦流現象，但這也僅具有字面上的意義，因渦流也是隨時間而起變化的。利用磁圖導航的水手和飛行員們對這事實知道得太清楚，因為每隔數年他們所賴以航行的磁圖就必須經過一次修訂。非

運動）。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曾經發明一種最簡單之變形發電機，一個銅質的圓盤中央有一個軸，盤面近外緣處置一條形磁鐵。當銅盤旋轉時，它切割磁鐵之磁力線，又銅盤為優良導體，因此在銅盤上就產生了一個很小的電流（見附圖）。如果用一組有電流通過的線圈來代替條形磁鐵，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設若將銅盤因感應所得的電流回輸到線圈裡去，這樣一來只要維持銅盤旋轉不礙，我們便可以有一個自給自足的發電系統了。今日巨大動力工廠的發電機也是在和這相同的原理下運轉的。

法拉第電盤由於導體的阻力使微弱的電流未幾即告消失殆盡。倘若我們能够找到一種導電度千倍於銅的材料，那麼這樣一個簡單的設備的確可以產生連續不礙而自給自足的電流。在另一方面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也可以將銅盤的轉速提高，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實際上這種達到自給自足所需的電度實在高得驚人，是行不通的，至於下面所要說的使發電機達到自給自足的第三種方法對我們解釋地磁現象的問題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根據理論，發電機應大它的性能愈優越，因此只要不斷的將此系統予以盡量大的擴大即可達到前述之目的。如果我們能够做一套直徑大到以英哩計的銅盤與線圈，使電流變成自給的將是件輕而易舉之事。圈盤做得愈大，轉動的速度也可以減低。如果盤子直徑大到與地球直徑一樣，那即使其圓周的速度起牛步化，它仍舊是一部良好的發電機。

那麼這樣一來我們地球內部可不就成了一部產生自續

但磁場本身不停的起變化，就連磁力增減變動的速率也是因時而異。

不惟如此，甚至連地球磁場全部之總強度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自從開始使用精密之磁場測量儀器至今，地磁強度已經減弱了百分之五。可是我們也不必為此而作杞人之憂，以為到了公元四千年的時候人們再也不可能利用羅盤針來航行了。根據最近幾年的報告發現地磁減弱的程度正慢慢地低下去，在不久的將來說不定還會往上昇呢，最後我們還發現磁北極正沿着地理時間在地球北極近處徘徊，且目前正位於加拿大之北接近北緯七十度之處。

以上所有這些現象都和發電機之理論相符合，足證地球內部是在運動着當無疑義，此外磁場之偏差與強度之時間變化也足以證明此點。這樣一來這付七巧板就給湊對了。地震學告訴我們地球中心是流體的，研究磁場所得的結果也證實了地球中心是在運動着。同時，從磁場變化所測得的數據可以計算出這種運動的速度為若干？大抵地心運動的速度為每秒鐘百分之一英吋，這就意味着經過若干世紀一個小顆粒可以運行至地心之大部份地方。因此我們在地球表面所觀察到的磁場變動就可以推測到神秘的中心深處到底發生了些甚麼事情了。

到這裡大家一定會問：導致這些運動的能量是從那兒來的？到目前為止對這問題我們確實還不能提出一個具有結論性質的答案。某些科學家相信熱量從地心向外流動使地心內部物質產生對流現象，如同我們在一杯水的底部加

熱時的情形一樣。而且構成地心之各種物質由於化學性質上之輕微差異也會使流體產生徐緩之運動，猶如海水中因含鹽量之不同而引起之運動相同。此外，它也可能像芝加哥大學尤里氏 (Harold Urey) 所說的，地心內部之所以起運動和變化乃是由於它尚未達到平衡狀態所致。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地心之物質是在運動的，而且尚可以很穩當的指出另一個事實，那就是：由計算結果顯示維持地球中心運動所需要的性能量是驚人之微小。

地球磁場之發電機理論乃植基於兩個基本事實上：地心中有熔化金屬物質之存在以及地心運動之現象。單憑這兩點我們應用一百多年來從未發生過疑問的物理學定律，毋需其他假設，也可以導得地磁現象之存在。然而，這種推理的方法並不見得是完全單純而直截了當的，還有些鬼怪的問題尚須留待我們來解答。

比方說，我們有一只直徑一呎的魚缸，裡面裝滿水銀，在缸底加熱。水銀受熱後必定會起對流現象的。然而，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我們都沒法檢查出缸裡有絲毫電流或磁性的存在。如今缸裡的水銀與地心中的流體物質極其類似，在一般情況下研究流體運動時，我們慣於使用比例模型來代替實際的東西，曾經得到很令人滿意的結果。譬如一艘模型船在大水槽裡試驗相當於真船在大海中航行，又如飛機模型做風洞試驗以判定真實飛機之飛行情況等均很成功。那麼以魚缸水銀來做地心的模型有甚麼地方不對呢？它為甚麼得不到相同的結果呢？原來這問題只有用數

學上的分析才能求得解答。因為電氣的程序與機械的運動是無法用比例縮小或放大而能得到相同之結果的，所以我們前述地心模型當然是失敗的。

在實驗室中，如果我們將正在通電的線圈的電源突然間切斷，而且把它立刻換到一個振盪器上面去，我們可以發現振盪器所顯示出該線圈之電流不是立刻停止的，而是需要一小段時間才慢慢消失掉的。這段時間便是所謂的「殘留電時」。前述魚缸水銀裡的環狀電流之殘留電時約為百分之十，設若將缸之尺度增加則實發現一極有趣而令人驚奇的事，此時殘留電時不照正常比例增長，實際上它是隨魚缸直徑的平方而增減的，如果缸徑比以前大十倍，則殘留電時拉長一百倍。由計算顯示，循環於地球中心之電流其殘留電時約為十萬年，即一旦通電後將電源切斷則迴路上的電流須經十萬年的時間才能全部消失。這樣長的一個時間是足夠讓地心中流體的運動將這個電流以及和它相伴而生的磁場加以大大的「推進」的，不論流體的運動是如何的緩慢。

我們對於這種「推進」的過程如何能夠產生新電流並加強磁場強度一事實不難於想像。現僅考慮磁場強度一端。我們可以想像磁場力線為許多受着流體中顆粒運動而被拉伸的膠帶，這並不是空言幻想，而乃是它們實際行為的下面解釋。假定流體中有一群運動速度不同的顆粒，施力於某些原為直線形的力線上向四圍曳拉，這些膠帶的下部因為顆粒運動速度比較快，所以上部被拉得更捲些，膠帶

也就因而被拉伸。在拉伸的過程中它們得到能量。由於顆粒運動所加諸的能量。這種轉變機械能為電能及磁能的基本過程！本質上與發電機操作原理無分軒輊，即可由數學的方法很滿意地解釋為地球內部電流及磁力存在的源泉了。

倘若在混沌初開地球剛成形成之際它的內部根本不含任何電流，但不久由於某些化學電池作用使它漸漸得到電流，這種微量的電流會很快的因流體運動的推進作用而迅速擴大，直至達到平衡而後停止。自此而後，地球中心就存著一股能夠自己隨時補充的電流，永不匱乏，而地球之所以成爲一塊永久磁鐵之事實在所必然不言而喻了。

尚有一個主要的問題留待解答：爲甚麼地球會有一個統一的普遍磁場呢？筆者在前面所作的種種敘述僅證明能夠產生局部地區性的渦流並不能產生一個普遍的磁場。經研究後才發現原來由於地球本身的旋轉運動使得這些局部地區性的渦流依照某種形式排列起來，因為地球的普遍磁場幾乎就和地球旋轉軸的中心線合而爲一。

解釋地磁現象最感困難的一點就是如何說明使整個磁場大致成對稱形的驅動力量的來源。我們必須假定磁場是由自閉的環狀電路所產生，在這樣的情況下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把這個驅動力量加上去！譬如用電池抑或其他方法，然而發電機之原理說明了地球自身的旋轉便是這驅動力量的來源。由於地球的旋轉結果使渦流的密閉電流朝同一個方向流動。倘若我們身處在地球中心，那就

其俯看到個別的渦流了，但如今我們是從地心外面來觀察，因此它們整體聚合起來的效果就等於圍繞地球中心有一股電流繞大圈而流動一樣（見附圖）。所以一般講起來，磁場強度還算比較穩定，惟由於渦流之不斷產生，發展，消滅而且多多少少有點不規則，磁場之詳細狀況就比較難於捉摸了，這是可以想見的！

最近，天文學者對於用發電機原理來解釋地磁現象也表示異常熱烈的支持。他們發現地球以外的許多其他星球也都和地球一樣的具有相當強的磁場，不難想像得到發電機原理在它們內部工作的情形。在太陽黑子內是具有極強大磁場的，它拱狀的突出必定是由於磁力線所造成的，到目前爲止已經有另外六十個星球被證明是帶有很強烈的磁場，至於說星球上的居民雖不至百分之一百但至少大部份多多少少是帶有磁性的。

星辰運行太空，它們的氣體物質是良好的導體，它們的磁場變化迅速，所有這些因素都促使我們對它們磁場現象採取動而不若對地球之採取靜的解析方法。雖然以魚缸水銀比之地球內部物質嫌其不夠，但以地球內部之情況比之巨大宇宙間所充滿之磁性流體動力過程則尚不至於失之千里！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959



## 一個小說作家的信念

歲時詳

——本文作者威廉·薩摩塞特·毛姆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現年八十五歲，為當今著名小說作家，蜚聲文壇已久。最近宣稱他的近作「觀點 (Points of View)」——將是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此後準備擱筆不再寫作。本文即係此一最後著作的摘要。——

人們想講故事大概是一種自然天性，我猜想短篇小說的創始，要追溯到古時候饑人們在酒飽飯足之後，圍着營火餘燼，將他們聽到的奇聞異事，輾轉傳述作為消遣。不過一直到十九世紀時候，短篇小說方始在文學創作中取得為人公認的重要地位。當然在此以前已經寫有很多短篇小說，並且流傳很廣——像緣起希臘的宗教故事，中世紀帶有說教性質的短篇軼聞，流傳不朽的「天方夜譚」故事。文藝復興以來，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一時頗流行短篇故事，像鮑加西奧 (Boccaccio) 的「十日談」(Decamerone)，西萬提斯 (Cervantes) 的「模範小說」(Exemplar Novels) 都是永垂久遠的傑作。

當長篇小說興起之後，風氣漸漸轉移。書商對於短篇

小說集不肯再付出高價，作家們對於這種使他們既無利又無名的寫作形式——短篇小說——也不免加以白眼。因此作家們只有偶爾碰到一種題材無法作長篇處理時，才會把牠寫成短篇小說，但是寫成了之後又拿牠毫無辦法，找不到出路，有時候因為不願意白白糟塌掉，只有很牽強的硬將牠消溶到長篇題材裡去，結果當然是非常笨拙，不會令人滿意。

在十九世紀初葉一種新型出版刊物「年刊」出現於公眾讀者之前，並且不久即風行一時。這種「年刊」大概是創



始於德國，內容以詩篇及散文為主，席勒與哥德的許多詩篇最初都曾登載於此種性質之期刊上。當英國出版界鑒於這種年刊的成功而模仿發行時，為了適應英國讀者的口味改以短篇小說為主，以便吸引更多的訂戶，使得這種新興的期刊能够獲利，奠定根基。

現在我想對讀者談談文學作品的結構，文學批評家雖然無疑問的應當在這方面對讀者加以指導解說，但是事實上却多忽略了這一方面。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創作慾，除了想將他的作品對讀者發表外，當然同時也得解決他的生活問題。因此他必需選擇一種適當的寫作型式來同時滿足這雙重目的。

讀者也許覺得驚訝，作家們的靈感似乎不應當受這類現實問題的影響，我可以坦白的對各位講，作家們採用流行的體裁是一件很自然不過的事。這一點也不足為奇，因為他們不僅是作家，同時也是讀者，更無法不受社會潮流的影響。當「詩劇」風行，可以使作家名利双收時，差不多在每一個年青作家的原稿中，都會找得出一部五幕悲劇來。但是我想在今天的許多年青作家中恐怕難得會有人再去嘗試這種體裁。現在寫的都是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如果是劇本的話，也不會是有韻腳的詩劇。

刊載的機會，主編的嗜好——他們對於讀者口味瞭解——對於某一特定時期文學作品的型式與體裁有很大的影響。當可以容納較長篇幅作品的期刊雜誌盛行時，作家們就流行寫這類篇幅的小說，相反的當報紙盛行刊載極短的短

篇小說時，作家們也會供應這類型式的體材。這一點無傷大雅，因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寫一千五百字的小說與寫一萬字的小說同樣容易，他會選擇不同的題材，即使是同一題材，他也會用不同的方式處理。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會使用同一題材寫過兩篇小說，一篇是為報紙寫的只有幾百字，另一篇是為雜誌寫的，長有幾千字。兩篇同名，都收集在他的作品全集中。當我們讀過這兩篇標題同為「Heritage」的小說後，無法不承認同屬鴉人傑作，在前一篇中既不覺得有絲毫刪節簡略之感，在後一篇中也絕無畫長冗贅的印象。我要指明的一點是，作家在選用表達工具——寫作型式——時，儘管須遵從時尚，但是他却有能力來運用牠而不致防碍自己寫作的自由。

從十九世紀初期刊盛行之後，短篇小說寫作一時大為風行，牠不僅提供作家一種新的表達型式，也刺激起讀者對於這一新型式的愛好，在這一時期產生的短篇小說恐怕比以往任何時期都多。關於「年刊」與所謂「婦人書」也曾遭遇許多嚴刻批評與責難，甚至在今天以小說號召讀者的雜誌仍在被人責難。但是無可否認的十九世紀短篇小說的盛極一時應當直接歸功這類期刊的倡導。

在美國，這一時期曾出現了很多短篇小說的優秀作家，作品豐富，天才揚溢，因此一些對於文學史不甚熟習的人，竟以為短篇小說創始於美國。儘管事實並非如此，但是我們仍舊得承認歐洲沒有一國對於短篇小說作家的培植

作品的發展，以及寫作方法，技巧的研究，形式的運用是能够媲美美國的。

現在我必需向讀者申明當一個作家在創作時，他是抱有高度偏見的。他很自然的認為他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他竭盡所能照他自己認為對的路線去寫作。他有自己的特質同才氣，用他自己特殊的觀點來觀察一切事物，順從他自己的天性來決定表現的型式。凡是同他自己想法相反的作品，他得用很大的勇氣才能接受。因此當我們讀到一個作家對於別人的作品的批評時，必須非常謹慎，因為他太喜歡用他自己的惡惡來衡量一切。

寬容對於一班人來說是一種良好的品德，如果我們能够普遍的具有這種品德，今天的世界可能比現在更令我們覺得滿意。不過我並不敢十分確定，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寬容是否同樣的也是一種美德。因為說來說去，一個作家對於我們最大的貢獻還是他自己，他個人的觀察與體驗，他個人心血的結晶，他的識見雖然不全，但應是突出的，確是屬於他個人，而絕不是其他任何人的。他的態度是堅定而具有特徵的，如果他堅持已見而認為其他觀點也可能對的話，這種寬容的態度，將使他無法發揮全部的來表現自己。

當我們肯承認一個問題總有其兩面的看法時，這種態度是值得贊揚的。但是作為一個小說作家，面對他的藝術創作，除非出之以推理的態度，否則無法保持這種觀點的。同時在他骨子裡仍是抱持極端的眼光。如果作家人數

甚少，這種不講理的態度將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同樣的如果某一作家影響力極大，迫使其餘作家不得不與其持同一觀點時，亦有同樣的壞影響。所幸作家人數甚多，而每人影響的圈子有限，因此讀者可以隨個人的興趣，自由選擇他所喜好的著作。

所以我講這些話，是為了先將我自己的立場弄清楚。我最喜歡我自己所寫的這一類小說。這類小說有很多人寫得很好，但是沒有人能比莫泊桑的更精采。為了說明這類小說的特徵，最好是把他的名作「項鍊」(The Necklace)作為討論的實例。你可以注意到這種類型的故事，無論你在宴會席上，或者在郵輪的吸煙室中，當你講述時永遠可以吸引你的聽眾的注意。牠關聯到一種奇特但並非不可能的偶然事件。故事的背景非常簡潔而明晰。關係的人物與他們的生活，同他們的墮落情緒，都寫得極有分寸和恰到好處，凡是一切你所要知道的都適當的表達出來。

也許有些讀者記不得這個故事了，我在這裡再簡單的加以介紹。瑪蒂爾特的丈夫是教育部裡一名貧困的公務員。一次偶然的機會，教育部長請客，他們夫婦也接到一份請帖，她因為自己沒有手飾，向早年在學校裡認識的一位瀟朋友借了一個鑽石項鍊。不幸在宴會後遺失了。為了賠償這個價值三萬六千法郎的貴手飾，夫婦倆借高利貸買了一個同失去的一模一樣的項鍊歸還原主。為了償還這筆債務，他們夫婦倆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足足十年的悲慘歲

月才將這筆債務還清。事後當瑪蒂爾特告訴她的瀟朋友過去經歷時，她的朋友喊道：「噢，可憐的瑪蒂爾特！我的那個項鍊是假鑽的呀，最多也不過值五百法郎。」

一個喜歡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可能認為「項鍊」並不是一個完美的故事，從他的觀點看，這類的故事似乎應當有頭有尾，當故事結束以後，讀者不應當再有問題。但是在這個故事裡，莫泊桑却以懸疑而突出的方式結束。現實的讀者不由自己的要問下文如何？這對夫婦固然很不幸的爲了償還購置項鍊的債務，而失去青春與快樂，但是當發現這個錯誤，將他們購買的項鍊收回以後，豈不是發了一筆小財，使他們早年的犧牲得到了滿意的補償。再說如果這個可憐的婦人有些理智的話可能當時就會向她的瀟朋友說明經過！在故事中並沒有具體理由說明她爲什麼不可以這樣作！那就根本不會有這個故事了。

事實上由於莫泊桑的高度技巧，很少讀者想去問這些問題。像莫泊桑這類作者在寫作時並不直接抄襲現實生活在單純表現出現實生活，而是將牠加以戲劇化。他寧願犧牲真實而獲取效果，關鍵是在能否被讀者覺察，如果他的故事中的情節與人物使得讀者明顯的覺得出有巧合與誇張之處，他就是失敗了。不過即使偶而有失敗之處，也尚不足以證明這類寫作方式是不可取的。

有一個時期，讀者強烈的要求小說內容不應當脫離現實生活！寫實主義流行的時候；但是有些時候則根本不顧

及這些因素，而要求傳奇性的，驚心動魄的情節。這種趨向隨時代而變換，最主要的還是在讀者是否肯接受。事實上所有的小說作品內都包含一些不其可能的情節在內，而讀者並不覺得有問題。同時在作者來說，爲了使故事簡潔有力，這往往是必需的。

關於我現在所討論的這類小說的格律，艾命·普(Edgar Allan Poe)曾作過非常精確的說明：「高明作家必須能够創造故事，精心籌劃，簡潔而有力將牠表現出來。一切佈置結構都必須符合這一目標，使牠發揮最完滿的效果。如果他的開章第一句話就未能產生預期的效果，等於第一步就失敗了。在全篇中不容許有一詞一句是冗贅而與主題無關的。只有應用這種高度技巧與細心才能真正產生完美無瑕的作品。」

照普的意見：一篇好的短篇小說應當表現一種物質上或者精神上的突出事故，牠必需富於創造性，情節輝耀動人，予人深刻印象，從開首至結尾，故事的發展保持統一的格調。依照普所制定的許多原則，來寫一篇小說並不像想像那樣容易，它需要天分，雖然不是極高的天分，但却極特殊的文分，同時又需要精於篇章結構與富於創造精神。英國的文學家中，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恐怕沒有人能超越吉伯林(Rudyard Kipling)。

吉伯林的著作雖然很早就贏得衆多讀者的酷愛，並且持久不衰，但是知識分子對於他的評價却日趨低落。一方面他的作品中的某些特殊風格時常爲喜歡苛求的讀者所厭

惡，同時他又與那為人痛恨詭病的帝國主義結不解之緣，以致遭受連累。不過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很成功的，多方面的，富於創作性的小說作家。當然他也有他的缺點，這是每一個作家所避免不了的，我認為這些缺點的形成本多是因為他的生活環境與教育，由於他生活的時代所造成的。他對於許多作家固然影響很大，但是對於一般人，尤其是他書中描寫的那些殖民地的人物影響更大。當我們到東方旅行時不得不驚異，時常可以遇到許多人物，真如同他書中所塑造的典型一模一樣。

我認為吉氏的最大一項成就，是開創「異國情調」小說的光輝，將許多作家們領入這個新鮮而豐富的園地之中。這類小說選擇大多數讀者所不熟悉的某一外國作背景，在他的書中時常描寫旅居異國的白人與當地人民接觸時的感應。後來作者雖然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種題材，但是很少人能像吉伯林那樣表現得多采多姿，活躍紙上，使讀者浸潤陶醉於炫奇的異國情調中。

儘管是十全十美的事物，時間久了，人們會覺得厭倦，而渴望變化。以另外一種藝術為例，英國在喬治時代的建築會達到一種非常完美的境界，那個時候建造的房屋無論外觀與實用均達到最高峯，房間比例適中，寬闊通暢。在我們想像中，人們應當永遠對這種建築滿意了。但是事實上却並非如此，接濟浪漫時代來臨，人們開始喜好富於裝飾，誇張，輝煌的風格。建築師們也追逐時尚，迎合大眾心理，滿足他們的要求。

難現實過遠，不得不打回頭時才會這樣作。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刻意求工，難免不矯枉過正。

在短篇小說發展過程中，因為浪漫主義漸漸為人所厭倦，而導致寫實主義在十九世紀風行一時。作家們一個接着一個的想試對現實生活加以表現。這一派的作家對於生活的看法比較平實，不像他們上一代那樣偏頗；他們不那麼陶醉而樂觀，較為激切而憤激；人物對話趨於寫實，較為自然；人物背境的選擇也較為平庸，這是從笛福（Defoe）以來，衆多小說作家多半忽略了的領域。不過這一派作家對於寫作技巧並無新的貢獻，對於構成短篇小說的基本因素，他們仍舊同意以往的觀點，他們所追求的效果與愛倫坡的企圖並無二致，他們仍在適應愛倫坡所制定的規律與準則，一切成績與遺憾仍舊未能超越舊的範疇。

不過在俄國却是另外一種情形，小說的寫作沿着另外不同的路線發展，開始受西方的讀者與作家所注意，也為時甚遲。當柴霍甫（Chekhov）於一九〇四年去世時，俄國人雖然把他看作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但是在一九一一年出版的第十版大英百科全書中，僅僅認為：「柴霍甫在短篇小說方面顯示有相當寫作能力。」一直到甘乃特夫人（Mrs. Garnett）譯出他的短篇小說選集時，英語讀者才開始對他的作品發生興趣。

柴霍甫對於短篇小說的寫作技巧很為看重，他曾發表過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他認為短篇小說中不應有任何冗贅的敘述。「任何東西與主題無關的，都必需毫無顧忌的

創作像「艾倫·普」所寫的那種類型的小说也是一件很費力氣的工作，儘管「普」的作品很少，其中也頗有幾篇的結構是因襲重複的。在「普」的時代定期月刊剛剛開始，但是發展得很快，一時大為流行，因此對於他所創作的新型短篇小說需要很大。許多作者紛紛學他的格調。為了追求表現效果，人物性格，故事發展，經過精心安排之後，脫離現實愈來愈遠，終於引起讀者的反感，認為在實際生活中，一切事物的進行，決不會這樣直截了當，在現實生活中一切都是枝枝節節，支離破碎，難得密切連貫的。因此讀者開始要求更大的寫實性。

事實上藝術家從來沒有以模仿現實為職志的。只要看看以往的繪畫與雕刻，就可以發現那些偉大藝術家並不斤斤於寫生，以形似為滿意。人們總有一種印象，以為近代藝術家對於實物形象的歪曲，立體派畫家的作品是好的代表。是創始於我們這一時代。實際上並非如此，人們所以如此想法，是因為已經習慣於過去藝術的歪曲方式，認為那就是代表真實。從西方繪畫開始之初，畫家們即已犧牲形似而追求表現效果。同樣的，小說的寫作方式也走的是同一路線。

用不到往遠處去找例證，愛倫·坡，本人絕不會相信人們在現實生活會像他的小说人物那樣講話，他所以寫出那種使我們覺得太不像真的對話，一定是他覺得這種對話適合於他要表現的風格，可以有助於達到預期的效果。藝術家們在接受寫實主義時是很勉強的，只有在他們騰

予以拋棄，「他寫道，「如果在第一章你曾提及牆上懸掛一枝槍，在第二章或第三章時就應當射他發射。」與此同樣驚人的見解，是認為關於自然景色的描寫應當簡短而一語中的。他本人就具有這種才幹，常常能三言兩語，就將夜鶯啼破了喉嚨的夏夜景色，或者冬冬冰雪封蓋一望無際的俄國草原的青冷景色，活生生的表現到讀者眼前，繪出深刻的印象。這也是一種寶貴的天賦。

柴霍甫曾對他的兄弟亞歷山大說：「他是一個短篇小說作家，不過很高明！說過，一個作家絕對不應當描寫他自己未曾體驗過的情感。這一論點稍嫌過火。很顯然的一個作家在描寫一個殺人犯的心理情緒時絕無必要自己先去犯罪。歸根結尾，一個作家應當會運用他的想像力，如果他是一個優秀作家，他應當有移情能力，表現出他所創造人物的真實情緒。不過柴霍甫最過激的主張是他認為一個小說作家在寫短篇小說時應當略去起首與結尾。他本人就奉行這項規條，並且非常徹底。以此他的朋友們常常開玩笑認為他的短篇小說一經脫稿，必需迅速的將他的原稿拿走，不要給他縮減修改的機會，否則定會刪節成：「他們兩人年紀都很大，由相愛而結婚，婚後並不快樂。」當有人這樣對柴霍甫講時，他却回答道：「你看，事實上不就是這樣嗎？」

柴霍甫說他是師法莫泊桑的。這話如果不是他自己講出來的，我永遠也不會相信。照我對人的看法，他兩人入寫作的目標與方式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一般的說來，莫泊

乘企圖他的小說有戲劇化的表現，像我前此說過的，爲了達到這種目的，他甚至不惜犧牲故事的真實性。至於柴霍甫，我始終認爲他是有意避開傳奇性的情節，他的小說中描寫的都是普通人物的平淡生活，在他的書簡中他曾寫道：『人們並不要到北極去，從水山上跌下來，相反的，他們多數是每天上辦公室，同太太吵嘴，喝白菜湯。』

他的這種觀點不無可以非議之處，因爲「是」有人到北極去，即使不從水山上跌下來，也會發生其他驚險事故。同時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爲什麼一個作家不可以應用這種題材寫出好的小說來。很明顯的柴霍甫本人也不會相信，僅僅一個人每天上辦公室，喝白菜湯是不夠的，作爲一個故事題材，他或者偷了辦公室的週轉金，或者受了賄，毆打或者欺騙了他的太太，喝白菜湯也一定有牠的意義，或者代表快樂的家庭生活，或者代表一個失敗者的苦悶象徵。

柴霍甫在他描敘的事物中表現出高度的寫實性，正如一個忠實記者的報導一樣，當然柴霍甫並不僅僅是一個記者，他觀察、選擇、推想，並且加以組織。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說的：『柴霍甫運用他那驚人的客觀態度，超越個人的憂傷與喜樂，對於一切事物都有詳盡的觀察。他可以溫和慷慨而無友愛，仁慈同情而不關心，施恩而不望報。』

柴霍甫的這種冷漠態度，曾遭受到當時許多作家的攻擊，他們指摘他顯然的對於當時的社會環境與發生的事故漠不關心，作爲一個上層知識份子，一個作家有義務來對

對於小說作家爲什麼要比對於詩人，作曲家，畫家有更多的要求？事實上也沒有「僅僅」是小說這回事。當一個作家在寫小說時有時無意之中就會流露出他對於生活的批評。當我們讀到吉伯林在描敘印度的平民，玩馬球的英國軍官與他們的太太的那些故事時，我們無法不感覺到英國人在印度遲早要被趕出來。同樣的，柴霍甫儘管盡量採用客觀態度，只描寫事實，但是當我們讀到他所描寫的橫暴與無知，腐化與貧窮的情況，可以意想到終必暴發流血事件。我認爲多數人都是開得沒有什麼事做才讀小說，主要目的是爲消遣。不過不同的人追求不同形式的消遣。有的人讀小說是爲了「認識」自己，書中人物情節都是他所熟悉的，小說中所表現的生活正是他自己生活的寫照。有的人讀小說是爲了追求刺激，他們欣賞冒險傳奇的小說，想暫時擺脫一下平淡無味的現實生活，陶醉於書中詭奇變幻的情節。

只有很少數讀者會天真的從讀小說中獲得處世之方。可惜小說作家由於他們秉賦的創作天才，對於這一方面是很不勝任的。因爲作家都不免有強烈的偏見，很少運用理智，往往信賴自己的感覺與想像。他所選擇的題材，創造的人物，以及作者對於事物的態度，都受他的偏見影響。

從遠古以來，賦有創作天才的人們就在對於我們這枯燥的生活加以渲染美化。任何到過克里特島的人，都可以看到那些發掘出來的杯，碗，鉢，盂上面裝飾的花紋，這些花紋並不是爲了使那些器皿更適用，而是爲了更悅目

於這些事情表示意見。柴霍甫的答覆，是一個作家的任務是將事實加以組織而表達出來，一切留待讀者去作決定。他堅持不應當要求一個藝術家來解決非常特殊的問題。

『對於特殊問題，資本主義的命運，……等等問題的衡量解決都應當是專家們的事情。』

他的看法似乎是合理的。不過因爲這一觀點最近各方面討論頗多。我願意將我幾年前在英國的一個學術性的集會中，我所發表的一篇演講稍加引證——

有一天，我翻閱英國一本著名的週刊關於文學新著的評論。這位批評家對於一本新出版的小說所寫的書評的開章第一句是『某某先生不僅僅是一位小說作家』，『僅僅』兩字塞住了我的喉嚨，使我再讀不下去。這位書評作者本人就是一位頗著聲名的小說作家，雖然很不幸我沒有拜讀過他的作品，但是我想定然是很令人欣賞的。不過從他的這一句話裡，使我不得不下一個結論，照他的意見，一個小說作家似乎不應僅作爲一個小說作家爲滿意，還有更多的要求。很顯然他是與當今頗多作家一樣想法，認爲生活在今天這個苦難的世界中，一個作家如果僅僅爲讀者的消遣而寫小說是沒有價值的。這種作品被視爲逃避現實。

一切的藝術都是逃避現實的，莫扎特的交響樂與康斯坦布的風景畫都是同樣的情形；當我們讀莎士比亞的商賈體詩或是濟慈的短詩時，除了賞心悅意外還有何求？我們

多少年代以來，藝術家們從創作中獲得滿意，如果小說作家能作到這一點，便已經盡到責任，絕對不應當濫用小說爲說教的工具。

譯 III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 21 1959

被遺忘的失敗

貝比羅斯曾三振出局一三三〇次，在棒球史上這是一個空前的記錄。但我們所熟知的貝比却是本壘打之王，他的七一四次本壘打記錄完全掩蓋了一三三〇次失敗。

賽揚 Cy Young 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棒球投手，他的五百一十次勝利記錄，從未有過被打破的威脅。但一般人都忘記了揚所輸過的局數幾乎和贏的局數一樣多。

湯麥斯愛迪生可算是世界上遭遇失敗次數最多者之一，他在實驗室中的失敗，已成家常便飯。但我們從不以爲愛迪生是一個失敗的人。

當喬治華盛頓還是一個年青的低級軍官時，在納普堡 Fort Mifflin 一次印第安人對法國的戰事中，他向敵人投降了，但我們從未想到過華盛頓是一個會向法國人投降的人。

如果我們不把失敗看得太重，我們就不會太介意於失敗。成功是光芒萬丈的烈日，在它的光輝下，失敗的陰影顯得微不足道。

## 客渡偷機航

著 Mary Higgins  
(司公空航PAA)  
譯 筆 閒



我不想宣佈開始發生意外事件的那個機場的名字。我只能說它是在鐵羅以內，並且從此以後美國飛機再也不會在那兒降落過，所以我們是美國飛機在那兒起飛的最後一次。也許這樣是對的！因為那兒的當局一定會永久記住那一次的事件。

我們於十月間某一天的灰黯天色中降落，在計劃上這是我們的終點。我們奉到的命令是在這兒停留一小時，加燃料，載上六位乘客，然後飛回佛蘭克府。

在這兒停留的一小時是我一生中不愉快的了。自從在這兒發生「革命」以來，我們，機長和機員對這兒的新環境已漸漸司空見慣，這兒有着某一種人類的恐懼，是一種永遠存在並且極度緊張的恐懼，似乎已滲入了這一座航空站建築物中的一磚一瓦，

今天當我們在這兒降落的時候，顯然正有某種非常奇特的事件在進行着，到處都是武裝的警察。

我們的六位乘客，騾蹄不安地站在一起，活像暴風雨中的一群綿羊。我向他們走去，用着我能做到的最愉快的聲音向他們打招呼：「我們在十五分鐘以後可以上飛機，我想你們大概都是在等候着這次飛行吧。」

他們用隱秘的神情望望我，又看看他們自己。警察站在遠處聽不到他們的話。其中一位膽子比較大的，便低聲說道：「挨過這十五分鐘，我們將會非常高興。我上次去美國時，有二十位親友來機場送行。可是今天却沒有人敢上這兒來了。承認跟西方人有聯繫是一件不聰明的事……

我用着只比耳語略高的聲音問道：「為什麼這裡有許多警察？」

「一個地下工作人員逃走了！只是一個孩子。有人在一個小時前看到他在這兒附近，不過他們還沒找到他。」他不自然地笑笑。「搜捕的時間太久了，那些警察都有點不高興了。」

他向四周窺視了一下。「如果我現在請求你離開我們，你一定會認為我沒有禮貌。不過他們看到我們在跟你談話，對我們是很不好的。」

「我知道，」我憂慮地說：「大約再有十分鐘。我可以看到你們都上了飛機！脫離這兒的一切了。」

我離開這一小群提心吊膽的人，碰到機長，他招呼着我說：「瓊好了一點沒有？」

瓊是我的副手，也是我最要好的私人朋友。因為機上的疲勞使她感覺不適，所以她利用飛機加油的時間在機上寢室裡小睡一會。

「對不起，機長，我還沒有去看過她，當我們降陸的時候她差不多快要睡着了。老實說，我對於躲避毒氣的遊戲很感到興趣，想看它怎樣在進行呢。」我向警察們點點頭：「他們正在找尋一個可憐的人。」

我離開候機室。在半黑暗中的寒冷的航空站充滿着一種難以描寫的孤寂。我於是向我們的飛機走去，跟我們那架飛機相距約三十碼處停着另一架飛機。顯然地在準備

接受檢查。因為有三個武裝的警察已爬上了梯級。我看到他們以後，身上起了一陣震顫，我於是便半走半跑地衝上扶梯跨進我素來熟悉的機艙，我一回到這裡以後便有一種如同回家的安全感。我將身後的門關上並鎖上了它。關上門使我更感覺安全，環正在機艙寢室中熟睡着的我輕輕地給她加了一床毯子。然後又回到機艙來看我的錶。

「還有五分鐘，」我想着。一面打開手提包，取出一面鏡子和梳子，我梳着頭髮，校正我頭上那水手式帽子的角度。

突然我受到了一種感覺，像是有人用冰冷的手指攔住我的脊柱。我清清楚楚在鏡子裡看到一隻纖弱的手，它緊握着最後一排座位後面的分壁。一陣恐怖波浪流過我的全身，我不自主地瘋狂地向窗外望去，希望能找到援助，在窗外我看到三名警察正往我們這架飛機的方向走來。

一個聲音，一個年青的聲音用着一種不熟悉的語言，困難而清楚地在我身後響了起來。

「請你放開鏡子好嗎？小姐。」

我轉過身來，分壁的门簾推開了。我看到一個年青的孩子，大約十八歲左右，有一頭濃黑的頭髮和充滿了恐懼的藍眼睛，他低聲地懇求道：「請你不要怕，我不會傷害你。永遠不會。」

他用手向那扇門指了一下，「除掉這扇門以外，還有其他的門可以讓我出去嗎？或是這兒有沒有地方可以讓我

躲一下？如果他們找到了我——他用顫抖着的手指摸摸他的喉頭——如果他們找到了我，他們會殺死我。」

「我——我不能隱藏你，這兒沒有地方可以躲避，他們會找到你，並且——並且我也不能使我們的飛機攔在這件事裡去。」

當我在這樣回答時，我知道我只是用我的嘴在說話，它們並非來自我的內心，如果以這個孩子的生命跟我們的飛機攔在這件事裡去的事實比較起來，後者似乎微不足道了！並且他們，我的屋主們，也許會首先對我原諒。

我聽到沉重有釘的靴子踏在金屬梯級的聲音，接着有人連續很響地敲着機艙的門。

這種嚴厲的敲門聲使我下了決心，一套多餘的飛行人員的制服和帽子正掛在衣廚裡，我一把抓住了它，喘息着說：「請你穿上它，快！」

他把帽子罩上了那一頭濃黑的頭髮，帽子顯得太大了一點，他的手指忙碌着在扣上鈕扣，敲門聲連續地響着，這時更響了一點，我半推地這孩子送入最後的一排座位上，然後把一疊行李報關單放上他的膝頭。

「不要開口，我會說你是：喬！喬，是機上的額外侍應生，上帝保佑，希望他們不要核對護照。」

我的腿似乎軟弱得無法把我載往機艙的門口，我轉動把手，打開了門，我攔住了入口，裝出一種突然面對警察的警奇神色。

「侍應生和我正在核對我們的文件，你們有什麼理由

要闖進來？」

「你一定知道我們正在搜捕一名逃犯，我警告你，你無權阻止警察的工作。」

「我的工作可被你們阻礙了，我會向機長報告的，你們沒有權踏進這架美國飛機。」

「我們奉命檢查這機場上所有飛機，」他們的頭兒簡捷地說，「你願意讓開一下嗎？如果你想阻止我們進入飛機，是會引起不愉快的。」

我迅速地退開，走回去坐在那孩子身後的座位上，我的身體半軟向他，我的背部遮蔽了警察們直接投向着他的視線，他把頭俯在這些文件上，在昏暗的燈光下，他的制服還過得去，同時他的姿勢也掩蔽了他那缺少領帶的缺點。

我從他的膝上拉過幾張報關單，很響地說：「好吧，喬，讓我們快把它結束了，史蒂芬，六瓶白蘭地，價值三十元，一隻鐘，價值……」

「機上有些什麼人？」他們的頭兒詢問着。

「我的副手，另一位女服務員正在寢室裡睡着，她有點不舒服，我希望你們千萬不要去驚擾她。」

他盯視着我，「沒有其他的人了？在這兒只有這一架美國飛機，這裡是那名叛徒最可能躲藏的地方。」

第二名警察搜尋着機艙，衣櫥和座位底下，第三名警察正自駕駛室回來，「那裡只有一個人正在睡着，他比我們所要的逃犯要小得多。」

我看了一下錶，還有一分鐘，旅客們快要上飛機了，我還有一分鐘的時間來趕走這些警察和隱蔽這個孩子，

我站起身來，小心地用我的身子掩蔽着喬的正面，我用冷冷的語氣說：「你們已經搜查過飛機了，我們的旅客快要上來了，我請你們立刻離開。」

「你好像特別着急要我們離開似的，小姐。」

「我的文件工作還沒有結束，一等旅客上來以後，我們就無法再做了，你們這次的舉動，我們要寫報告，轉飛華盛頓去。」

一陣迅速的脚步聲在梯階上響了起來，一名警官在門口出現了，「總監命令你們趕快去向他報告搜尋的結果。」

警察們終於向門口走去，我感受到一種無可形容的舒鬆，當他們下梯時，旅客們已等候在梯下了，機長和機員們也開始向飛機走來。

那個孩子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我把他向後拉去，指一指男用盥洗室的門。

「快，進去，」我低聲道：「除我以外，什麼人都不

要放他進去。」

我站在機艙門口，對旅客們裝出了笑容，當地代理人交給我一張名單，他站在我身旁，等候着我把旅客們一一導入他們的座位。

名單上一共有七位旅客，都是男人，六位的名字是用打字機打的，最後一名却是用墨水填寫，在他的名字下面

注有幾個字：「[Escort]」。

特別敬獻 Extreme Courtesy……這一位大人物是誰？我靜聲地問。

「一位真正的大字——警察總監。」代理人低聲對我說：「他是這裡最兇狠的屠夫之一，你得好好地招呼他，他立刻就上來了，他已經和搜捕逃犯的人員結束了談話。」

警察總監！我感覺到全身如同生了重病，但是當他上梯時我仍不得不笑面相迎，他是一個高個子，大約五十歲左右年紀。

「我指定的座位是四十二號，」他粗暴地說。

我知道我不能讓他坐在那裡，因為這樣一來，我就無法把喬引出盥洗室而不讓他看到了，雖然我的心在猛烈地跳動，但我仍安聲地說：「如果你坐在膠墊的前面，那麼飛行起來，你會覺得平穩一點——你願意在那幾個座位中選一個嗎……？」

「我寧可坐在後面，這樣視界可以好一點。」

飛機起飛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前座的視界也很不

總監聳聳肩，跟着我穿過走道，又一個危險過去了；

我瞥視一下名單，心裡在怕發着是否應該把他安頓在另一位旅客的身邊，如果他的旁邊有旅客，他們也許會開始交談，那時我把喬引出盥洗室也許可以減少被他發現的危險。

可是在另一方面看來，他不是那一種可以跟人融洽相

持總監在內都在凝望着窗外，我於是向後走去，敲敲盥洗室的門，輕輕地說：「喬。」

那孩子悄然地溜了出來，在昏暗的燈光下，他那細瘦的身軀看上去只像一個人的影子，我把嘴附在他的耳旁說：「右邊最後一個座位，躺在地板上，我會在你身上蓋張毛毯。」他無聲息地消失在座位中間的空隙裡，我在喬的身旁坐了下來，用毛毯覆蓋在他身上，然後把他攔開。

我的眼睛叮視着駕駛室門上的字軌上，「縛緊安全帶不要吸煙。」當這字軌的燈光還繼續明亮的時候，我總算獲得暫時的緩刑，但是一等字跡消失以後，我不得不開亮艙裡的燈光，並且允許旅客們離開他們的座位自由活動，這時候便會發生真正的危險。

到這時候，我才開始第一次嚴重地考慮着到達目的地後我自己的處境。我所對峙的這家公司，規則是嚴格的，我只有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機長和機員們都會不惜犧牲職位地支持我——正如我之不惜犧牲自己的職務一樣。

飛機已經平穩了，縛緊安全帶的字跡消失了，我深深

地呼吸了一口氣，緩緩地站了起來，我懷着謹慎的心情去開亮機艙裡的燈光。

我開始分送雜誌和報紙，那一位長機飛起飛的旅客這時也消失了痛苦的神色，「那藥片很有效，小姐，能給我一份報紙嗎？」他搜索着自己的眼鏡，然後皺着眉說：「一定在我的上衣裡。」他於是站了起來，開始向後座走

處的人，所以我決定推翻了前面的想法，我引導他到三號座位上，把他的皮包擱在座位底下，為他捆上了安全帶。

「先生，我希望你會有一次愉快的飛行。」

他咕噥了一聲作為回答。

七號座位上的旅客突然站了起來向後輪走去，我滿懷恐怖地在盥洗室門口攔住了他，我喘息地說：「先生，請你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我們就要起飛了。」

那人的面色很蒼白，「對不起，小姐，我有點不舒服，每次起飛時我都覺得有點難受。」

我拉住他的手，不讓它去轉動盥洗室的門，「我可以給你幾片藥，對你會有幫助，起飛的時候每人都應該在他的座位上。」

當我看到他不安地落座以後，我按上擴音機，我的聲音因焦慮而變質，聽上去完全不像我自己的聲音了。這位陌生女人的聲音說道：

「晚安，我是諸位的女服務員，瑪麗·希金斯，現在諸位坐在門上的字跡未消失之前，縛上你們的安全帶，並且暫時不要抽煙。我們的地是佛蘭克府；我們預計的飛行時間是兩小時又五分。晚餐不久就可以開出，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的話，請你們不要忘了告訴我——祝每一位有一次愉快的旅行。」

我進入前面的駕駛室，引擎如同雷鳴，我俯身在駕駛員的肩土說道，「機長，輪裡已安全了。」

現在機器的聲音愈來愈高。震耳欲聾。所有乘客，包

去。

我很快地說：「讓我給你去拿來吧。」

「不必了。」他穿過喬隱藏着的地方，我跟隨着他，幾乎屏住了呼吸，覆蓋在地上的毯子在這狹窄的機艙裡顯得非常引人注意。他找到了眼鏡，開始往回走，忽然他躊躇地停了下來，俯下身去微笑地說道：「這條毯子落下來了，是嗎？」

「噢，不要緊。」我趕緊用手拉住他的手臂，「請你不必麻煩。我立刻會檢起來的。」我推他往前走，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

我的眼睛無助地搜索着這機艙，毛毯太引人注意了，下次有人經過那裡時，喬一定會被人發現，可是此外沒有可以躲避的地方，上帝保佑，希望那位總監不要上那兒去，在這時候，他按了鈴，我硬了頭皮向他走去，這時我清楚地瞭解那句俗語的意思了：「小鹿撞胸。」

「先生，我可以為你効勞嗎？」

總監的細長手指敲着椅子的靠手，緊閉着他的嘴唇。過了一會，他帶着假裝的笑容說道：「我要向你詢問一句私人的問題。」

「請你說吧。」

「你在飛機上服務多久了？」

我立刻覺得像一塊石頭落了地，這是一句全球空中小姐經常會碰到的問句，我於是輕鬆地說：

「啊，到現在為止我已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期了，我

自己都記不清楚究竟做了多久啦。」

「唔，我也是這麼想。」他用睫毛很長但缺乏光彩的眼睛凝視着我。「那末，爲什麼你還會覺得害怕呢？」

「我不懂你所說的意思。」

「我想你是明白的。我是警察總監，警務人員是永遠不會疏忽他們的責任的——不論日夜。我在旁人的身上聞到了恐懼的氣味，這是我的本行。這也是我們受過訓練所得來的品質。」

「你，一位空中小姐，在飛機上已經服務了你自己都記不清的長時間。現在飛行又很不穩。可是你却害怕。我詢問着自己——爲什麼？小姐，你在隱藏着什麼嗎？」

我幾乎沒有聽清他最後的那句話。整個飛行時間裡，我都在搜索枯腸，想找一處能隱匿那孩子的地方，現在，突然間，這個問題的答案我想到了。

我的副手瓊，茂淇森在睡覺。她和我飛機上僅有的兩名女性。假如我能把喬送進女用盥洗室，而不給人看見的話，他便會安全了。要做這一件事，我得先關掉電燈讓機艙黑暗片刻。我一定可以找出爲什麼要熄燈的藉口……

「你在笑，小姐。」

我略略俯下身說道：「先生，你錯了。我的提心吊膽是另一會事。不過我可以向你解釋。當我們在飛機上有了另一位特別重要的旅客的時候，那麼在旅客名單上，他的名字下面便會註上一個字。它的意思是告訴我們要對她或她特別尊敬。現在，你先生，是我們這次航行中的幸運旅客

我在等候關門的那一個聲音。我聽到這聲音了——可是在同時也有了一隻手握住我的手臂。「立刻把燈開亮。」

我按上開關，凝視着總監的臉。

「爲什麼要這樣做？」

「對不起，先生。我只不過是想按上擴音機的開關向大家報告準備開晚飯罷了。你看，擴音機的開關就正好在電燈開關的旁邊。我必須請你回到你自己的座位去了。」

我們的身後正傳播着不安定的空氣。「縛緊安全帶」的字軌已熄滅了。總監仔細地看了一下配電板。他的臉上呈露着懷疑和不確定的神色。我按上擴音機開始用愉快的聲音報告着：「諸位先生，希望你們都感覺到饑餓了。在五分鐘以內，我將送上晚餐，並且當你們在等待的時候，我將先傳送鷄尾酒。」

我轉向總監，很尊敬地問道：「先生，要鷄尾酒嗎？」

「你願意和我同喝一杯嗎，小姐？」

「先生，我們在工作時候是不許喝酒的。」

「我也跟你一樣。」他走向他的座位。我繼續托着盤子分送鷄尾酒。

我從冰箱裡取出食物，分配在各人的碟子裡，當我給總監送去晚餐時，我心頭滿懷憂慮。

當我倒完第二杯咖啡時，我給機員們送去晚餐。機長那時正把控制的職務交給大副，他自己坐在飛行員的桌上

，可是我也許是過份擔心會使你在旅程中得不到愉快。所以我有點兒害怕。」我很愁悶地說：「想不到我真的失敗了。」

「你很有辯才，」他簡捷地說，「不過我是一個不容易說服的人。」他半站起身來。「飲水處在什麼地方？」

「在後面，」我迅速地說：「讓我給你端一杯來吧。」

「不，」他回答着：「我也正想活動一下腿呢，」

我這時只能盼望電力會突然出乎意料的中斷，來挽救當前的危機，可是這時候飛機忽然顛簸動盪起來，「縛緊安全帶」的字樣又重復出現在駕駛室的門上。總監又坐了下去，他的手指開始在笨拙地彎曲着。

我很快地穿過走道，一面向後警視。總監正在凝望窗外，我便俯向毯子。

「聽着，」我說道：「女用盥洗室在你的左後側。我就要去熄燈了。我一熄燈，你就趕快奔進盥洗室鎖上了門。你懂嗎？」

毯子下的人形動了一下。我看到孩子的頭伸了出來。他點點頭。

用不着一秒鐘我關熄了電燈，機艙裡陷入一片黑暗。立刻抱怨聲四起。

我用惶恐的聲音一遍一遍地說着。「我真笨——我怎麼會找不到正確的開關呢……請你們大家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我們到達佛蘭克府後我會覺得很高興，」他不安地說：「在這種風向之下我們大約不到半小時就可以抵達了。在這次飛行中我的脾氣不大好。好像總覺得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可是我又沒法感覺出來。」他笑笑說：「也許我太疲倦了，需要你的好咖啡了，瑪麗。」

現在應該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了。可是我沒有。我想看到那孩子安全地離開飛機以後，才坦白招供。我輕輕地揭起瓊的毛毯。她已經半醒，睜着她的眼睛。我說：「你現在覺得好一點了嗎？」

「好得多了，對不起，要你一個人做所有的工作，我現在可以出去，揀點兒粉，幫助你工作了。」

「用不着了。你還是留在這裡吧。以後恐怕還要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呢。等我們降陸以後我會告訴你。不過爲了你好，現在請你千萬不要動。」

我開始向乘客們收回晚餐的盤子。警察總監的盤子沒有動過。他只是坐在那裡向它凝視。我說：「先生，我可以拿走嗎？我想你吃得太多了。」

總監站了起來。他的音聲中攪雜了滿足與威脅。

「我有很好的記憶力。二小時以前，這架飛機已經經過搜查。警察向我報告說在起飛以前，這架飛機上有一位女服務員病了，另一位是你，正在和侍應生核對行李報關單。」他的眼睛開始睜細了起來：「爲什麼那一位侍應生不幫助你分送晚餐？我可以告訴你那是什麼原因。因爲他根本不是這兒的侍應生。」他的手指攥緊了我的肩膀。「我們

的逃犯溜進了你們的飛機，而你把他隱藏起來了。」  
我揮扎着說：「讓我走。」  
「他在飛機上，是嗎？好，現在還不算太遲。機長得把我們送回去。他！還有你！得弄清楚不要隨便干涉政治。」

他把我推開，向駕駛室的門口走去。我攔住他的手背，但他甩掉了我的手。其餘的乘客都站了起來，看着我們。  
我只有最後一點希望了！就是那些明白而且謙惡共產政權的旅客會出手幫助。我於是尖聲地叫了起來：「他所說的話是真的。在這架飛機上確實有一名逃犯。請你們幫助我！」最初一刹那間，旅客們似乎都被震驚得呆住了。但是一會兒以後他們就都走上前來。其中的一位向總監的身上撞去，把他的手從門紐上拉開。另外的一位把總監的手臂扭向身後，第三者用手捫住他的嘴。  
飛機自空中盤旋而下，機場的燈光已閃爍在望。然後是一聲輕輕的震動，飛機緩慢下來終於停止。我們終於到達佛蘭克府。

駕駛室的門開啓了。機長站在那裡，滿面怒容地目賭着機艙裡的這幅景象。他看看我：「瑪麗，這裡在幹什麼。」  
我搖晃地走前去，我覺得自己像生了病似的難受，我幾乎說不出話來。我結結巴巴地回答道：「先生，這是我負責向你報告，在飛機上有一位偷渡的乘客。」

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在我的記憶裡已經模糊了，但是有三件事却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  
第一件是總監的臉色以及他所說的話：「這人是我國的公民！我要求他必須立即送回。」  
第二件是機場高級官員的回答：「我們對這件意外深感抱歉，我們的責任是必須把這位偷渡的乘客解送到我們的政府那裡去。如果他的申請是合理的，他可以有權要求政治庇護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必須確實遵守。祝你晚安。」  
第三件記憶是最珍貴的，那個死裡逃生的男孩子俯視着我，向我吻了一下，並且說道：「謝謝你，小姐。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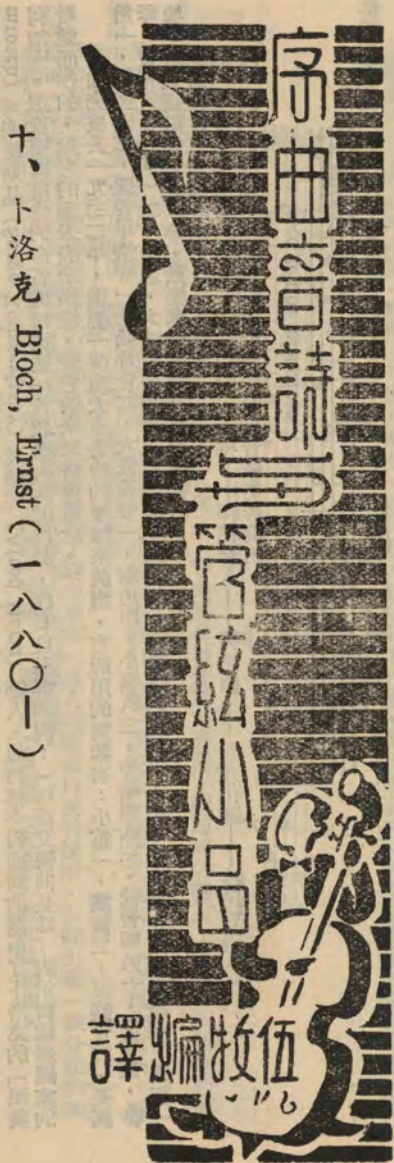
譯自 World Digest, Jan. 1939

當我們的車子開過一座農舍時，我看到籬笆上有一張招貼，上面寫着：「免費出讓可愛小貓」

兩星期以後，我注意到招貼上的文字改成：「免費出讓小貓」，「可愛」二字已被塗去。

一個月之後，招貼讀做：「免費出讓貓」，「小」字復被劃去。

我最後一次經過那裡時，招貼上多了幾個字，變成：「免費出讓貓及可愛小貓。」



十、卜洛克 Bloch, Ernst (1875-1958)

卜洛克一生多變，作過鐘錶商，形上學家，小學教師，教育家和音樂家。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誕生於瑞士的日內瓦，父親為一鐘錶商，家中也沒有任何一人傾向於音樂。但卜洛克却很早就顯露了音樂天才，並開始學習小提琴，十一歲時決心從事於作曲，曾赴布魯塞爾，弗蘭克福及巴黎等地學習。一九〇四年返日內瓦，發現家庭的經濟情形極為困難，於是就在母親的店中充當一名店員以幫助家境。

羅曼羅蘭曾在巴黎看過卜洛克所作的交響曲譜，大為讚賞，遠道赴日內瓦，欲求一會這位作曲家。他被引入了一家小商店，而這位作曲家則正高居梯上推置貨品，羅曼羅蘭不禁大吃一驚。卜洛克向他解釋說並不是整天都在店裡工作，羅氏感到非常欣慰，知道他能在工作時間外從事作曲，但卜洛克立時更正他說：當他不在店中工作時，還要到日內瓦大學去教書。羅氏極感興趣的問道：「教音樂史？」卜洛克回答的是：「不，教形上學。」由此不難獲知卜洛克多方面的天才了。

譯 伍牧

當他留居日內瓦時，也時常擔任指揮，他的歌劇「馬克白」(Macbeth)也是於一九一〇年完成的。一九一五年被聘為日內瓦音樂學院的教授，次年移居美國，一九二〇年任克利夫蘭音樂學院主任。一九二八年他所作的一首敘事狂想曲「亞美利加」(America)獲得「音樂美國」(Musical America)雜誌的三千元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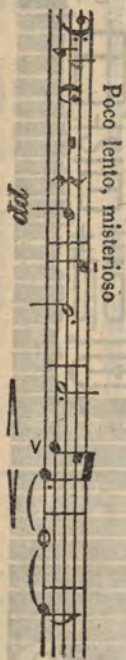
雖然卜洛克富有哲學家的氣質，但他的作品則顯示出他不僅是一個教學者而已，他的音樂也充分的表露出他的個性，和他所生活的時代。他自稱他的個性是由他的猶太先祖所遺傳下來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也自然可以發現強有力的呼聲。誠摯，強烈的熱情，沉痛的悲傷與心靈的讚仰，和這些相對的則是聖經中的深刻的憂鬱，在卜洛克的音樂中都表露無餘。

### 亞美利加 America

多年以前，美國一本雜誌「音樂美國」徵求一首最好的美國交響曲，評判員有史托斯基，德莫若士(Walter Damrosch)考塞維斯基(Serge Koussevitzky)及赫茲(Alfred Hertz)等人，他們都不約而同的選中了卜洛克的「亞美利加」。這首樂曲由它的命名就知道是一首頌揚美國的作品，作者自己解釋說：「這首交響曲是爲了表示對這個國家的敬愛而作的，對它的過去表示崇敬，對它的未來寄與信念。」

全曲完成於一九二二年，需要一個龐大而奇特的樂隊來演奏，它所用的樂器有：小笛一，橫笛二，雙簧管二，英國角一，單簧管二，低音單簧管一，低音管二，大低音管一，銅角四，小喇叭三，伸縮喇叭三，低音喇叭一，定音鼓，鋼琴，豎琴(Harp)二，鈸鼓，大鼓二，鈞鼓，中音鼓，三角鐵，木魚，鐵板琴，小鈴，鐵砧二，用鐵錘敲擊，鋼板一塊，用大鑼敲擊，管風琴，弦樂器全部及一只汽車喇叭。

全曲分爲三個部份：  
第一樂章：標題爲「……一六二〇年，土地——印地安人——英格蘭——五月花號——移民登陸。」  
以一段引曲開始，主要部份由低音管及低音弦樂器奏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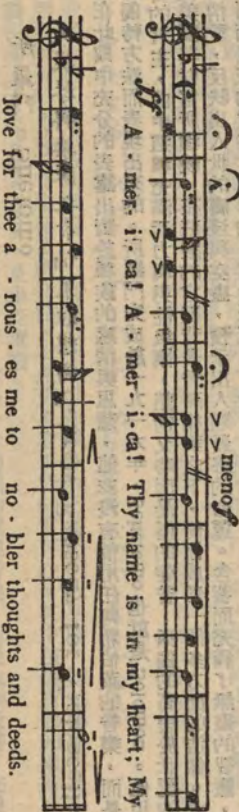
主題顯示出印地安的特質，定音鼓不斷的擊響，隨後由印地安鼓來代替。美國國歌的一段主題微現，漸引入第一樂章的主體部份。曲中有一段英國的古老進行曲，由全樂隊奏出，代表英國人。



再度出現，「美國的叫喚」(Call of America)由小喇叭吹出，音樂逐漸增強進入高潮，隨即突然轉入了沉寂，英國進行曲

後則開始第三樂章，標題爲「一八六五：快樂的時光——曼曼的時光。」  
第三樂章及橫笛子以展開，樂章中引用了很多美國民歌。  
樂節開始，顯示出一個舞曲形式的美國主題，節奏強烈，精力豐富。黑人的歌曲再度被採用，中間出現一段分裂的和樂譜的結尾作者寫道：「聽衆請在此處起立，熱誠的歡唱國歌。」最後由Yankee Doodle一曲作爲結束。

Andante moderato. With deep fervor and enthusiasm



love for thee a - rous - es me to no - bier thoughts and deeds.

此曲目前尚無唱片。

所羅門 Shelomo

大提琴與樂隊之希伯來狂想曲 Hebrew Rhapsody for Violoncello and orchestra

卜洛克在此曲中充分的表露出對於種族的感情與思想，他並沒有借用任何希伯來的音樂，而是用他自身對民族的感覺所具有的獨特方法而表現出來的。所羅門完成於一九一六年，Solomo 也就是 Solomon。他用大提琴來代表這位以色列最有名的君主，曲中這種充滿活力與男性氣概，熱情又時而憂傷的聲音，孤獨的高居於壯麗的樂隊之上。所羅門在這裡確是被美麗與財富所環繞，在莊嚴的宮庭背景音調相對之下，使他成爲一個多方面的造像。大提琴獨奏的聲調，溫柔的吐露出情愛，反映出入世的庸淺與空虛，預示出人類最終的命運。含蓄而充滿了無盡的智慧，標示出了時間的消逝，與慾念得到滿足後的虛空。絕望的，它最後沉入了憂鬱與沉默。

最佳唱片：Piatigorsky 大提琴，Munch 指揮波士頓交響樂隊 RCA Victor L.M.—2109 (反面爲 Walton 之大提琴協奏曲)

十一、包爾德 Boieldieu, Francois Adrien (1775—1834)

包爾德一七七五年十月十六日誕生於法國盧恩，後因遇繼之故而成爲俄國人。十八歲時完成第一部歌劇，但他第一部成功的作品則是一八〇〇年完成的巴格達酋長 (Le Caïfe de Bagdad)。一八〇三年赴聖彼得堡，任皇家歌劇院指揮，聘書上註明每年必須完成三部歌劇，因而在此期間寫成之歌劇極多。包爾德最成功的作品是歌劇小婦人 (La Dame Blanche)，是一部典型的法國喜歌劇。包氏所作歌劇雖然極多，而且在當時對法國及俄國的歌劇界影響極大，但目前這些作品則已多半不大爲人所知，也極少演唱。

海盜序曲 Overture to *Le Corsaire* / 小婦人序曲 Overture to *La Dame Blanche*

包爾德的歌劇雖然很少演唱，但其中有些序曲則非常受人歡迎。海盜序曲及小婦人序曲充分表露出這位天才作家的歡愉情調與追求形式的完整。這兩首序曲雖然受人歡迎，但很少有大型樂隊來演奏它們，它們是屬於大眾化的音樂的。

最佳唱片：Martino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LD—9086 十吋一張

十二、包羅亭 Borodin, Alexander Porphyrievich (1833—1887)

包羅亭是一個艾默瑞夏 (Ameretia) 王子的私生兒，幼時就顯示出音樂與科學的天才，十三歲時就寫成了一首橫笛與鋼琴的協奏曲。他的母親盡力設法使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希望他能獻身於醫學，因而包羅亭在十六歲時就進入了聖彼得堡醫學院，他一直學習了六年，且也極感興趣，但在課餘之暇則仍然不忘音樂，並且也時常參加演奏。

在他畢業前的兩年中，他曾在軍醫院中實習，認識了莫索斯基，莫氏當時爲一年青副官，他們時常在長官家中會面，包羅亭對莫氏坦率暢述音樂的民族化極感興趣，因爲在包羅亭的經驗中，極少接觸到西方古典派以外的音樂。

一八五八年畢業後，他又從事科學上的旅行，遊歷了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及法國等地，結果使他的音樂大受西歐作風的影響，直到他再度與莫索斯基會面，始改變路線。時包氏正於聖彼得堡學院任教，因而也有較多的時間從事於他的藝術，莫索斯基更介紹他認識了巴拉克列夫，巴氏當時正在籌設他的自由音樂學校 (Free School of Music)，專門從事於推廣國民音樂。

包羅亭很快就改向了國民樂派，他隨巴拉克列夫學習，並開始寫作大曲。他的降 E 調交響曲，因受科學活動的限制，一直用了五年時間始完成。B 短調第二交響曲則作於一八七一至一八七八年間。

蘇俄政府前幾年特爲包羅亭建立了一個紀念碑，奇怪的是並非頌讚他在音樂上的成就，而是記念他在醫學上對俄國人民的貢獻。

中亞素描 A Sketch of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

包羅亭並沒有正式受過音樂教育，一直到二十八歲以後才和巴拉克列夫學習，雖然他並不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但他的天才却是無可置疑的。他的音樂極富創作性，有些更具有不朽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他的兩首交響曲，弦樂四重奏，鋼琴曲，歌劇伊格王子 (Prince Igor) 及中亞素描。

這首素描並非傑作，但仍不失其重要性，它是一首明顯的標題音樂，極受大眾歡迎。完成於一八八〇年，是爲

了慶祝亞歷山大二世繼位二十五週年而作，首次演出後立時就獲得了成功，並且在極短時間內便已流傳全歐了。曲中充滿了俄國東方的異國色彩，明顯的描繪出廣闊無垠的高原。在這半是荒漠半為草原的大地上，無盡的單調與空虛侵入了人們的靈魂深處，和這背景相對映的則是富有生氣，鮮明的色調，沙漠村落和商隊的特有風味。我們只要看到原譜頁上的敘述，就不難體會出這音樂曲的內容了：

「在中央亞細亞的多沙草原上，傳來了不常有的平靜俄國歌聲。」



遠處，可以聽到有馬匹和駱駝的蹄聲，還有奇特的東方音樂旋律。



商隊走近了，它們繼續前行，無拘無束的穿過無垠的沙漠，它們漸行漸遠。俄國的歌曲混着東方的旋律，造成了共同的和聲，漸漸的消失在高原的空中。

### 伊格王子序曲 Overture to "Prince Igor"

這首序曲是一首非常特殊的作品，因為它並不是包羅亭所作，而是格拉左諾夫 (Glazounoff) 和雷姆斯基、柯薩克夫人根據包羅亭在世時於鋼琴上所彈奏的大綱，再加上二人自歌劇中選出適宜的片段而編成了這首序曲的。包羅亭的真正職業是科學家和教師，音樂僅是他的副業，但一般人則僅知其為俄國大作曲家之一，極少有人知道他

是一位科學家。他的教學工作與自身不時的患病，時時中斷了他寫作這首歌劇，因而他一直用了十七年的時間，也仍然未能完成。當他於一八八七年突然因心臟病而逝世後，他的學生雷姆斯基、柯薩克夫及格拉左諾夫發現這首歌劇仍然是些草稿，並且有些已經遺失了。記憶力極強的格拉左諾夫，記得曾聽過包羅亭在鋼琴上彈奏這些地方，他提供了不少資料來補足遺失了的原稿，柯薩克夫則為歌劇完成了全部的管絃配樂。

這首序曲雖非包羅亭親身所作，但由於它和原劇極為和諧，完整，原作者是否寫出更好更適切的作品來，也是頗難斷言的。

伊格王子的故事是有歷史背景的，它描寫十二世紀末，諾弗格羅王子伊格率軍征討波洛夫西族的故事。伊格在軍事上雖然失敗，但在人性關係上却獲得了成功。序曲以劇中的主要角色及事件為中心，暗淡而沉重的開始，表示出伊格王子，因失敗而悲傷隨後有一段狂烈的音樂暗示戰爭及波羅夫西可汗的勝利。中間有一段憂傷的旋律，然後機巧的予以展開，一直導向光輝燦爛的結尾。

### 波羅夫西之舞 Polovtsian Dances from "Prince Ig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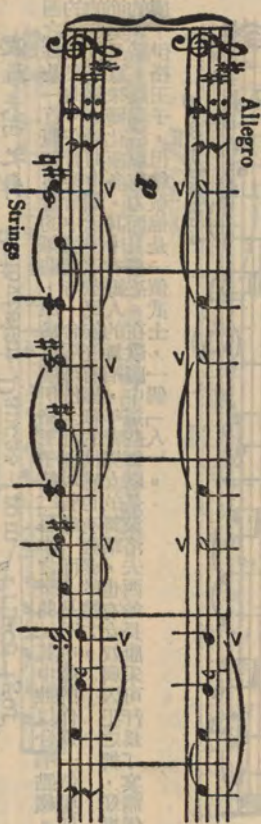
波羅夫西之舞是一首瘋狂興奮的舞曲，原為歌劇伊格王子第二幕中之樂曲，其中並以合唱點綴。這首舞曲也是由柯薩克夫譜成的。在音樂會中演奏時，合唱部份全都予以省略，而且是不中斷的作為一個整曲演奏。波羅夫西是東俄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舞中顯示出這些民族的細微情感也有強暴的體力。奴與囚犯之舞，頌揚偉大可汗之舞，更有一個狂野的節奏及意味極多，其中有些人的舞蹈是波洛夫西酋長康采可汗為了宴請伊格王子而舉行的慶祝會；他俘虜了伊格王子，但尊敬他是一個武士，一個「人」。



舞之奴女



舞之人野



舞之手箭弓

以上三曲最佳唱片：Fiedler指揮波士頓大衆管絃樂隊 Boston Pops Orchestra RCA Victor LM-2202  
十二吋一張（反面爲柯薩克夫之俄國復活節序曲 Russian Easter Overture）

### 十三、布拉姆斯 Brahms, Johannes (一八三一—一八九七)

在近代精神病學家的心目中，布拉姆斯可能是一個極佳的試驗目標，他是一個血肉之軀，喜好享受所有肉體上的慾念，尤其是淳酒、美食與女人。以一般的標準來衡量，他是一個健康、誠懇、強壯而善良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以我們近代的術語來判斷，則他是一個受到性壓制的人，也可能是個酗酒者，而且充滿了精神方面的抑制。

坦白的說，布拉姆斯是一個乖戾、性情惡劣、不懂幽默，也可以說是個可憎的普魯士人。但是除去這些而外，他是

音樂家中最富人情味，最可愛的一個。他喜愛女人，但從不沾惹「可尊敬」的女人，除非是以伯拉圖的方式。他喜歡酒館青樓，因而也就視王府爵第爲畏途。但他是個偉大的人物，他寫作偉大的音樂，其它問題則是他與上帝之間的事了！

#### 大學節目序曲 Academic Festival Overture

一八八〇年布瑞斯勞（Breslau）大學贈給布拉姆斯哲學博士學位，布氏欣然接受，並爲布瑞斯勞大學寫作此一序曲。一八八一年於該校首次演奏，布拉姆斯親自指揮。

大學節目序曲非但愉快多彩的描寫出大學學生的快樂生活，同時也顯示出布拉姆斯對於主題的發展變奏的奇妙創造力。序曲是以四首德國學生歌曲爲主而組成的一首幻想曲，其中有「我們建成了莊嚴的殿堂」（Wir hatten gebauet ein Städtliches Haus），由銅管樂器吹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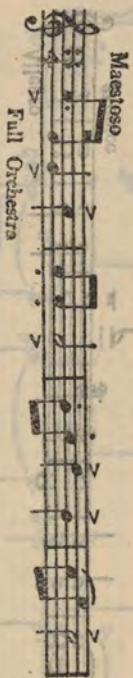
「大地之父」（Der Landesvater）以絃樂奏出。



「何物來自遠方？」（Was Kommt dort Von der Hok），由木管樂器奏出，絃樂器彈撥以增強節奏。



最後是歡慶成功的「讓我們歡樂」(Gaudemus Igitur)，用整個樂隊的宏偉聲音奏出。



### 匈牙利舞曲 Hungarian Dances

布拉姆斯常被認為是一個遲鈍不活潑，無幽默感的人，但實際上在他的粗率之中，他也是一個愉快的人物。他對匈牙利音樂的瘋狂節奏極感興趣，這是一種無拘束的憂傷吉普賽音樂，布拉姆斯使它們為之一變，成為出奇的美麗。

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德沃札克的斯拉夫舞曲 (Slavonic Dances) 全然不同，德沃札克的旋律幾乎全部出自自作，而以民謠的風格與節奏為依據。布拉姆斯則直接採用了他所喜愛的吉普賽原曲，因而也就引起了無盡的爭論。布拉姆斯同時代的人認為布氏太過利用匈牙利音樂了，事實上這種論斷有欠公允，因為布拉姆斯從未意圖自據為這些旋律的作者，在有些舞曲上他只標明是「編曲者」。

布拉姆斯喜愛匈牙利的吉普賽音樂，很可能是受他的伙伴小提琴家雷曼耶 (Eduard Remenyi) 的影響。一八六九

年布拉姆斯出版了第一部匈牙利舞曲集，共有兩冊，都是四手鋼琴曲。在這一集舞曲中極少希氏自己的作品，因而引起的批評也最多，但大眾對此並未寄於注意，舞曲仍然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布拉姆斯也注意到了這些批評，所以在十一年後他出版的第三四冊舞曲中，他用了較多的自作旋律。

在這四冊樂譜中，共有廿一首舞曲，全部是四手鋼琴曲。布拉姆斯並沒有把它們全都編成管弦樂曲，其中有些是由德沃札克編成，有些則是巴爾洛 (Albert Parlow)、赫倫 (Andreas Hallen) 及其他作曲家所編寫。這些舞曲每一首都具有鮮明的色彩，溫暖的情感，有時氣氛的改變會令人吃驚。精力充沛，多變而引人的節奏，是每個喜愛音樂的人所熟悉的。

以上三曲最佳唱片：Walker 指揮紐約交響樂隊 Columbia ML-5126 (反面為布拉姆斯第三交響曲)

### 悲傷序曲 "Tristishe" Overture

在這首奇妙的作品中，布拉姆斯的特質表露無餘，布氏的任何其它作品中均無如此清淅澈底的表现。這首樂曲就是哲學家布拉姆斯所體會出的人生中無窮的悲傷，而把它們轉寫成了音樂；他所最熟知的靈魂呼聲。音樂中的悲劇是主觀的，而非世人的，但我們仍然能在這首偉大的作品中領悟出反抗力量的努力掙扎，震撼心靈的命運驟變，以及使心靈得到撫慰的情緒濺化。這首樂曲沒有故事，也沒有標題，它是純然的情感，物質生活的精華，由一個偉大頭腦的思想與偉大心靈的溫暖而造成的能以領悟，令人感動的作品，如果要把它和任何故事牽聯到一起，則無異是完全誤解了這首作品。

曲中有兩個顯明的主題，似乎可以代表主角與對手，一個是充滿了強烈的渴念，而同時又感覺懼。



另一則較樂觀，顯示出最後勝利的可能性。



二主題的發展，進入了緊張而不祥的境地，矛盾而又危急：就如古典悲劇中，英雄自身的弱點把自己引入了無法解脫的困境，也像是在戲劇中，當主角因自身的缺點而遭受了應有的懲罰時，我們自己的情感也被濼清，我們自己的憐憫也醒覺了。

海頓主題變奏曲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Haydn

布拉姆斯在這一首變奏曲中所用的主題，實際並非海頓所作，而原係一首讚美詩，可能是經巴赫而留傳下來的，原作何人則已不詳。變奏曲的主題是取自海頓的幾首木管樂曲，在這首樂曲中它稱為聖安東尼之合唱 (Chorale of St. Anthony)。



當布拉姆斯選用這首樂曲時，它已演變為一個不十分嚴肅的教會音樂了。這是一首為雙簧管、低音管、大低音管、銅角及彈撥的大低音提琴而作的合唱曲。在變奏曲中，有時必須非常留意才能聽出主題何在，因為它們時常被遮掩在衆多的聲音之中，不過它們始終是存在的。

第一變奏：由木管及弦樂展開，節奏活潑，弦樂器所織成的音色結構臨屆管樂器之上，優美而複雜。  
第二變奏：主題的花式仍由木管追隨（單簧管及低音管），弦樂奏出裝飾的音符。  
第三變奏：雙簧管及低音管與中低音弦樂器以鮮明的八度音相呼應，然後小提琴繼續，木管同時也加入。

第四變奏：雙簧管及銅角造成了奇特的音響效果，這兩件樂器一個尖銳鋒利，另一則豐潤甜美，與伴奏的弦樂器造成了對比。旋律隨即轉由弦樂器演奏。

第五變奏：這是對韓德爾近於虔誠的曲調的一種極其幽默而尖刻的處理，它的形式略有改變，與木管奏出的活潑旋律成一對比，並由小笛增強了光輝。

第六變奏：主題用弦樂器彈撥，而明晰的予以描繪出來。

第七變奏：是一個緩慢而優雅的樂章，橫笛與中提琴，單簧管與小提琴，奏出優雅的旋律。

第八變奏：主題的反轉，弦樂器加用弱音器而開始，然後加入小笛，單簧管及低音管合奏出鮮明的音調。

尾曲：由海頓的主題造成了高潮，僅只用弦樂器演奏。

以上二曲最佳唱片：Walter 指揮紐約交響樂隊 Columbia ML-5076 (反面爲布拉姆斯之小提琴與大提琴雙協奏曲)

— (未完待續) —

新書出版

拾穗譯叢第十種再版

春閨夢裡人 電影譯名戰地情鴛

德·雷馬克著 汪翕曹譯

定價每冊七元

拾穗譯叢第二十五種

我們的朋友——原子

赫伯蘭博士著 劉訓澤譯

定價每冊五元

請利用郵局劃撥儲金二五八七號或逕向本社函購，訂戶七折優待

# 真 寂

譯 雲



她看見他們成排的在工作，背部曝曬着太陽，在八月酷熱的天氣中，手臂無力的舉起又落下。他們手中的東西有時閃着亮光：鶴嘴錫，鏟子或是澆出水來的鐵桶在陽光下反射着，明亮的如一面遠處的小鏡子。有時他們中一個人揚頭向後叫喊着往前走，在路下面另一個也揚起頭來聆聽着，然後作出些甚麼來作為回答，點頭或用手巾擦着額頭，或者走出來去提取柏油，她當然聽不見他們在講些甚麼，他們離她很遠。她只能掀開起居室有着摺邊的藍色窗簾，向下看着伸延至公路的長長的楊色的道路，當學校的巴士過去之後，他們便在那裡工作了整個上午。

他們無聲的動作使她覺得他們如同一群忙碌着的螞蟻，他們活動着，交談着向着一個目標（完成公路），但却給予她一種遙遠而陌生的非常渺小族類的感覺，就如成群的臭蟲，她厭惡的想着，白色的皮膚感到有點發癢。

美德莉史特華放下了窗簾，回過頭來看看會屬於她祖母的老鐘，十點半了，午飯就她一個人，沒有別的人。主要的事情都作完了——盤子洗過了，牀也整理了，這是留下空暇時間準備作些額外家事的一天，拭拭後窗，作點新花樣的食物，或洗刷浴室的器具，她想這一天真該洗刷一下浴室的器具。

當電話鈴響了，她上樓聽出是鄰居凱麗諾絲的聲音，凱麗老是在煩惱和紊亂的生活中，就如天將下陷似的——就如大禍臨頭，意外災害或是心驚肉跳的情況中，或許是她八個孩子使她如此，天天暈頭漲腦，神經過敏。

「你好嗎？美莉。」

「當然好，」她坐在電話桌旁邊，一面優雅的撫摸着她捲曲的頭髮，有點高興着凱麗的電話，「你是一個愛煩惱的討厭東西，真是！你比喬治更壞。」壞得多，她心中誠實的一角想起來，最少喬治從來不煩惱，除非是那些可憐的東方式的種田方法，不過那真的不是他的事情。

「好吧，我不過僅是希望今天喬治能在家，你說他到那兒去了？」凱麗這天早上已經打過兩次電話來，她對事物的看法都是恐懼和可怕的，或者是因為她的神經老在前面摸索着，等待着悲劇。

「進城買東西，」美德莉耐着性子說，「市場今天賣豬。」說着時她想像出喬治半身俯伸出圍欄，當豬羈們走過時，他兩眼睜睜亮着滿臉滿足的神情，那便是喬治，一隻好奇性的隱比起任何女性的曲線更能使他發生興趣，她自己的也是一樣。

「要是喬治在家，我會覺得放心一點，」凱麗說，「你的孩子們要等最後一班巴士才能在家。你就看吧，那些人差不多要在這裡一整天！」

「凱麗，他們不會來麻煩我的，」一面說着，美德莉用手掌輕撫着另一隻手臂，撫摸着臂上的小汗毛，當她是少女時便有這種習慣。她有着美好的手臂，纖細而圓滑，這些汗毛就如小鳥胸前的小毛。

「他們順着公路往下走，凱麗，他們一個也不會上這兒來的。」

「只有上帝曉得他們是甚麼樣人，盜賊，殺人犯，」諾絲太太嘆息着說，「要是喬治到時候不回來，等發現你冷水死在地板上，那就好看了。」

美德莉毫無辦法，只能笑着，她想像着她冰冷的嬌軀躺在廚房的地板上，而脚不動的朝着天花板，那要够他受的，她想，讓他反省反省看她多喜歡就在家裡，她高聲說，「你對人類毫無信心，人有壞的也有好的，凱麗，你必須信賴人們善良的一面。」

「人們倒是時常信賴過他們，但他們却老是受不住信賴，」凱麗護罵着，「你看到他們的鐵鏈和鐵球嗎？還有條紋的衣服？」

感到有點驚訝，美德莉又從藍色窗簾中向外看，不過太遠了，陽光又十分強烈，看不清楚，她看出那些人中間有一個似乎是穿着條紋衣服，但在耀眼的光線中實在很難確定。「即便是真的又有甚麼關係？」她說。

「他們是些壞坯子，終身監禁的，你好好注意下面，他們一個也不許分散，他們是些亡命之徒，無期徒刑。」

「我有一支槍，」美德莉說，「現在不要愁了，」她不大清楚喬治把槍放在那裡，而且也不知道怎樣開槍，不過這樣說聽起來很漂亮。就如在電影上那些女人們常說的一樣，聽起來很夠味。

不過當她掛斷了電話，走到門前，站在那裡，用手遮着眼睛仔細的看看有沒有像凱麗所說的穿着條紋衣服的人

上了樓，美德莉清洗了浴室中令她皺眉的討厭器具，離開時消過毒和純淨白色的浴室，有着一股手術室般的味道。在做事中間有時她從高處的小窗，俯視窗外向外望看，那些人仍在路上工作，好像他們沒有劃過一時地方。她想，如果就在這時候，他們中的一個偷偷的爬上了小山，在忍冬樹以及破牆垣的掩護下，到了她的房子附近，她想，神經慢慢緊張起來，不動的注視着外面。她心中其實還一半希望穿着條紋衣服的人，真的疾跑上山，而且在他跑着的脚下，子彈會隨着打起陣陣的灰塵。

我要殺死凱麗諾絲，美德莉不耐煩的想着，她使我這樣神經緊張。

中飯時，她開着收音機，然而並不能發生安心的作用，她離開飯桌從前窗又向外觀望，一面害怕着收音機突然會播出犯人逃走的消息，說不定那個逃犯馬上就在這間起居室和她面對着面。

午餐毫無味道，烤的三明治擦痛着她的齒齦，乾酪味同嚼蠟，咖啡在她舌頭上只有苦澀的味道。電話鈴又響起來，她把咖啡杯子扔在碟子上，手按着喉嚨，她想，一定又是凱麗，心想這回要對她冷淡一點，不要你再來嚇唬我，她要這樣說，簡單得很，我再不願忍受她的囉嗦了。

她拿起電話筒，却是喬治打來的。

「美德莉，是你嗎？美德莉，」喬治的電話開頭是這一句，心裡老大不痛快，她真想說出「不是，」那是娜拉透勒，或是雅米麗亞厄哈德或是托曼城的海倫。

現在她看出來最少有四個，或者還多，不過看不清。當她回到屋子裡來，剛剛見了強烈陽光的眼睛，只能看到滿屋子黃色斑點。凱麗為甚麼不一個人好好呆着，她有點氣憤的想着，我本來一早上都是過得好好的。

美德莉常常說在她一生中從沒有人給過她真正的傷害——舉例說她從未受過搶劫，有一天她在一家舖子中失落了一付眼鏡，但是一個店員却給她保存得好好的。這便是對人們應有信心的明證，她常常說，如果有人想在背後給你一刀，那和你胸前的一刀，並沒有甚麼分別，她也時常以信任人教導瑪格麗特和彼得，但是喬治却說這些道理對他們並不合適。

「孩子們在這世界上必須要學習腦筋清楚地應付自己的事業，」喬治常說，喬治這個人，你必須說，他是世界上念念不忘自己事業的偉人。

喬治對任何事情都是這樣的看法，美德莉曾經在一本歷史書上看到一句十分適合於描寫喬治的句子，「當危機過後，」那書上寫着，「農夫們是最早恢復原狀的第一個。」這是美德莉所最喜歡的一種句子，從舌頭底下滾出時，顯得鏗鏘有聲，這是她所喜歡的說話方式，容易吸引人們的注意，有的女明星們在重要的國際場合中，也常有同樣的語氣，在詩篇及以賽亞書或是在她為瑪格麗特買的一本小書「名人語錄」中也有同樣方式的句子。

但是這一些都不是日常事情，美德莉不把它放在心上，而且有時候也使她感到疲倦。

「是，」她忍聲的說了，「是我，喬治。」有時候她有一種感覺，如果在晚上她蹲在地上，喬治一定會毫不注意的將衣服扔在她身上，哼，他以為那是一把椅子呢！她想，對他更感氣忿，但是拿着話筒仍面對着他。

「你瞧，下午本來我想早點回來，但巴特瓦爾金要我跟他去區公所，他們要發出新麥的實驗種，想試試一季能否得到更好的收穫。」

美德莉經驗得太多了，心中充滿了厭倦，對於喬治的甚麼改良農種，她同樣聽够了，「噢，」她幾乎是輕蔑的說，「新麥種。」

「你城裡需要甚麼東西嗎？」

趕緊溜開掩護起來了，這三等兵，她生氣的看着，毫無興趣高聲的回應說，

「來一箱阿司匹靈，噢，不，給我買本雜誌吧！」對方靜默了一會兒，好像等待這邊收回毫無理由的要求，喬治恨透了買甚麼雜誌，喬治會說過藥店裡老是亂嘈嘈，天翻地覆似的，喬治是一個笨手笨腳的人，老害怕着會撞翻甚麼東西，而且對事業上也常是如此。

最後，看她並不放棄，只好不甘願的說，「甚麼雜誌。」

她感到一點勝利的喜悅，「電影的吧，或是一本時裝雜誌。」

喬治並沒有輕蔑的哼鼻子，但是美德莉相信如果他在公共處所打電話，他一定會馬上哼鼻子的，他在這方

面的發出鬧聲是個中老手，就如驢子飲水，不小心的將水吸入鼻孔再噴出來的聲音，美德莉想着，那一聲討厭的響音馬上就來了，她等待着，果然不錯。雖然比較輕的一聲但却毫無錯誤。

「我還是兩種都要吧。」她更想再激怒他一下，然後就掛斷電話，但又想起一樣事情，「一隊囚犯今天在下面公路上工作。」她說。

「那難道也該修了，希望他們能修好。」

「我也這樣想。」美德莉說，等待着。

「好吧，還有別的事嗎？」

他真想用電話線把他勒死。「沒事，」她冷冷的說，「沒事，喬治，好好享受你的新麥吧。」真如對一隻無精打采的死鳥說話一樣。

電話掛斷了，美德莉對着電話機呆坐了一回，想着凱麗所說的，喬治回來時只能看到她冷冰冰的在廚房地板上。或者吧，她覺得心滿意足的想着，他從來不會想到這些的，他從也不會爲她發愁的，他只是予取予求，她覺得她就如看不見的電流，燒熱了他的洗澡水，烤熱了他的麵包，冰了他的啤酒，如果不行的話，只需打開保險絲盒弄一下，他洗澡，吃麵包，喝啤酒，但他從來也沒有想爲他做這些事的電流。

她回到廚房裡時，咖啡已經冷了，滿椅子都是麵包屑，讓它去吧，她疲倦的想着，留到晚飯時再說吧，孩子們總要放學以後才回來的。

院，她要爲他們預備些冷水，不，不祇這樣，真正的水冰（她快樂的想着），真正的水塊漂浮在高玻璃杯上，在他們骯髒但充滿敬意的左右打響，那時他們要怎樣看着她！好像她就如從一個美好的世界中凡的安琪兒。

當她穿衣服時兩手因興奮而微顫——綠色的綢裙，鮮艷的短單衫，頸頸上掛着一串珠鏈，思索了一下，她又加了一朵白色薔薇花，插在頭髮上。是不是有點顯得太輕浮了，她猶豫了一下，但是白色的薔薇花絕不是輕浮，如果是鮮紅的或櫻紅的那當然又另當別論，一朵白色的薔薇花有着難求難遇的高貴氣質。

一面想着，一面在鏡子中小心的觀察着自己，年青的三十歲，她想，看起來不像是兩個上學兒童的母親，也不像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農夫的妻子。真的，有一次人家告訴過她說，她的嘴唇很像珍泰妮，她微笑着在鏡子中顫動着嘴唇，一面自己嘲笑着自己。她再用指尖摸觸着那朵白色的薔薇花，是的，沒有錯，那是絕對必需的裝飾物。

美德莉忘記了外面是多麼酷熱，直至她走出前門，陽光的热力貫澈着她的全身，汗水開始了她的臀部往下流滴！在她本來陶陶然的心情中，忽然起了如受辱般的激怒，這天氣和她清爽的衣服，頭髮上的花朵實在是不太相稱。風吹着，但是和太陽一樣的熱，就如多天地板下的暖氣一般熱烘烘的，這些熱風，地上乾枯的草，炎熱的天氣，好像故意跟她過不去似的。

當她走下山，漸漸走近正在工作的人們時，他們沒有

突然間她想，往下面公路去，她自己，（那是公路，沒有甚麼差錯。）她要與那些工作的人點頭和淡淡的微笑，就如普通對雜貨店員一樣，她甚至可以仔細打量一下那些穿條紋衣服的人，以同情和了解的心情看看他們。對了，她的眼睛要告訴他們，我並不怕，你們看。

在她腦子中她更想像出一幅圖畫，在監獄的斗室中，在這天的夜晚，那些人一定會聚集在一起，談論着她，那個日間在公路上從他們身邊走過的相當迷人的女人，「一個真正的好女人。」他們中一定有人帶着敬意的說，其他的人一定會同聲贊同，將她作爲仁慈與莊重的化身——至世界的價值將被這些寂寞的人們所宣佈。或者其中的一個會舉出口琴來，吹出一首老歌曲，其他的囚犯將沈默着，那個不知名的女人在他們的心頭上出現，大家都顯得心神失落的樣子。他們之間或許有一個有着敏感眼神的青年人，看起來就如蒙高茂尼克立夫特，他一定會長久的記憶着她，在釋獄後，走上了自新的道路，以及建立起新的生命，而這一些都是在一個夏日，她所給予他的永不忘懷的感觸，因而轉變了他的入生。當他老時，他會懷念的向他的小孩子們說，「從前有一個可愛的女人，他使我恢復了信心……」之後他讓這句子無須繼續，但却充滿了神秘，懷往，與最迷人的芬芳。

美德莉驀地從幻想中甦醒，她想她可以更爲那些做些事情，一些更仁慈的事情，她要對那領頭的人說，這是多麼酷熱的一天，她要提議他在午後帶領那些人到她的後拾起頭來，但却偷偷的窺視着她。她忽然感到自己並不是安琪兒或者是高貴的婦人，毋寧是一個平凡的真實的女性，他們或者長期間沒有見過一個女人，甚至有的人多少年來也沒有見過。她清楚的感到熱風在她兩腿間掀動着她的裙子，顯出腿部的線條。她知道陽光在背後映照，她身上的每樣東西定必明顯的透示出來（尼龍的花邊襯裙，薄薄的奶罩以及短褲），他們一定能够看出——隆起的腹部與胸前的曲線，在暗影中並可想像出奶頭，肚臍與腹下的三角。

當其中一個人從人群中直向她走來時，美德莉幾乎想掉頭趕緊拔足奔走，幸虧她已看清那個人手臂上隨意的背着一支槍。

「哈囉，太太，」那個人說，好像不大高興她的出現，一切對他都毫無作用，甚至連那朵花在內。

「哈囉，」她愉快的說，「這裡真是可怕的熱。」那個人對她的話不作回答，好像這樣的明顯事實無必要說明似的。美德莉感到好像被責似的，那個人以爲我在這裡無事閒蕩，她想。

停頓了一下，她較爲冷淡的說，「是你在管理？」

「是的，我是警衛。」他有着啤酒的味道，她心裡想着，他是那種有着熱水瓶冷啤酒在手，便不顧得囚犯們在陽光下乾渴得要死的傢伙。當她站在那裡的全部時間內，她感覺到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視着她。她不在意的向後搖動着頭部，使風可以吹動着她黑色的頭髮，和那束強烈對

照的白色蔷薇。她斜着頸項使他們可以看到她的珍珠串鏈以及珍奈妮的嘴脣，然後她又作出一個驚人的動作，她迅速的使人甚至她自己都難以細加揣摩，她展開了她的雙腿，使裙子緊貼着，腿部輕搖着，輕搖出飄蕩的波浪。我用不着一本正經的，她腦中的一角告訴另一角，那不過是出之同情的舉止吧了。

對着那個警衛，她冷漠的聲音仍一絲不變，美德莉說：「我要告訴你帶這些人午後到上面我的家裡，在後院的走廊裡，我給他們準備些冰水。」她決定再給這個人以滿足他的虛榮心的特別優待，人們在他那種地位時常是以虛榮心為前提的，「再給你準備一點點心。」她說着，並觀察着他的反應。

那人肥胖而粗野（一臉鬍鬚），臉上因為擦汗而留下幾條發亮的黑色道痕，他看起來是一個猥褻的人物，從管理中所吸收的污物變成他這樣骯髒，肥胖，與一肚子的威士忌。美德莉看他的嘴脣在污黑的牙齒上向後裂開了一點，像是微笑，但是瞬間立即消失。她說不出所以然來，我不喜歡這個人，不喜歡他的一切，她敏銳的想着。

幾乎是喜悅的（親暱的聲調），他對她說，「太太，他點着頭，「好的，我們很高興去，真是一個大熱天。」他的眼睛傲視着她的臀部，再掠過腰部的曲線，「謝謝您的慷慨。」帶着狡猾的神情又加上一句。

美德莉向他點頭走回山上，感到所有的眼睛熱辣辣的如點燃着的香烟頭般叮視着她。其中有兩個，她有點戰

「有的人會這樣說。

美德莉在等待中，一下午的時間似乎是慢慢的在挨過，她神經質的在屋子裡穿來走去，不耐煩的用手試向尚未凍起來的水塊，開開關關着玻璃杯的櫃檯，就用那些果醬杯子，還有從一角商店買來那一套剩下的一隻，還有那隻不知誰送的，上面有着難看的葡萄圖案的一隻。他們誰也不會注意這些杯子的，他們所要記憶的僅是她本人。

三點鐘時她緊張起來，到最後或者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或許他們走近這間房子時，聯合起來劫掠了她，把她圍困在他們中間，在屋後的樹林裡，狂野的撕裂了她的衣服，他們已經是亡命之徒，如同那餓凶了的人急忙的剃下桔子的皮。她想着在他們中間全裸着，恐懼的畏縮着，她肩膀癢癢着再掀開了窗簾，但他們却仍在陽光下無害的工作着。誰曉得他們的腦中正構想着上帝也不能知道的甚麼陰謀呢？槍在那裡？喬治怎樣使弄那把笨槍呢？

當她開始書出時，時間過得很快，時鐘的指針在她眼前環走着，一刻鐘的響聲好像還沒有消失，接着又來了第二響，她緊張的想着，那就如宣告死亡的喪鐘。

五點鐘時，那些人開始活動起來，收拾着工具，美德莉在這最後的半小時內總是緊握拳頭，心裡想着學校的巴士馬上就要在屋前停下，彼得和瑪格麗特的笑談聲一定會在他們那些人的前面早先來到。坐在那裡思索着這些，心裡有點羞恥着自己希望孩子們與她同遭患難，我還是打電話給凱麗吧，她狂亂的想着，但却呆坐不動。

傑的想着，那裡有兩個穿着條紋衣服的人。那個警衛從那些人那裡走開過去，她聽到那些人在切切私語，有的如小孩子般吃吃的偷笑。她想在她離開時，她一定會給他們造成一張美麗的畫景——明亮的陽光照着她的頭髮，在褐色的蜿蜒的長路上，她白與綠色的一點漸漸遠去。她故意的慢慢走着，使他們相信她毫無畏懼的心情。

回到較為涼爽的屋子裡美德莉掃了廚房裡的地板，如同一個細心的主婦等待着貴賓，她開始準備起來。查看了一下電氣冰箱，在那架子上添放了幾瓶水，腦子裡充滿了年青的興奮，一面隨意哼着多年來從未想起過的老歌曲。走過電話旁邊時，她停留了一下，要不要打電話給凱麗，告訴她剛才的一切。但後來決定還是當他們來過之後，當廚房裡擺滿了醬杯子時，那時再告訴她要得意得多。那些杯子一定要煮一下，她假定了一下，他們手拿過的或是喝過的都要煮一下。凱麗到時候會說：「這是你天生要做的事情，你可以確定我決不會有那種勇氣。」凱麗要羨慕萬分的對她說。

整個下午美德莉與高采烈的，時時望着山下，如同看着一群認識的朋友，等一回兒和他們當然會更加熟識。她又上了樓在長長的水涼的鏡子前注視着自己，那朵蔷薇花已經萎謝了，她有點可惜的把它掙下來。最好在第二次見面時不要再戴它，給他們一個模糊的印象，日後他們會爭辯着，「我相信，在她頭髮上有着的一朵花。」

「一朵花，當然，一朵白花，我想那是一朵水仙花。

當那些人最後開始排列成參差不齊的隊列時，一輛褐色卡車從公路駛向他們工作的地方（在他們工作的時間內，它大概開到公路的甚麼地方等候着），她放棄了學校巴士和找凱麗的念頭，僵挺的走到廚房，呆呆的對着水櫃，焦急的就好像等待着救火隊的來救火似的。他們馬上就要在這裡，她想，不用多久，裝上了卡車，從那條狹路開到後院走廊。現在他們開了車上的鐵欄門，讓他們爬上去，她想像着他們已在上山，在車上的小條檯上靜靜坐着，如同被小心安置好的一排死人，一言不發，一動不動的但在交換着會心的眼色。

美德莉挺挺腰肢，手放在冰涼的水箱上，在一回問她聽到馬達的嗡嗡聲，他們來了（穿着條紋衣服的人），走近了屋子，走近了她在等待的地方，她虛弱無力的閉起眼睛，平挺着背緊靠牆房門，就如靠着她大理石的墓碑似的。

她站在那裡，文風不動的如圖畫中的聖人，過了差不多一回，她睜開了眼睛，突然意識到她周圍的靜默無聲，她極力細聽着，但只有忽多樹叢中蜜蜂的嗡嗡聲和背後水箱中電流的嗡嗡聲。她根本就聽不到卡車走近的聲音，她走前一步，豎耳聆聽，但是一樣的靜寂。

她走到後窗，又從那裡走到邊窗，又急急的穿過屋子走到起居室，將前門大開。他們已經走了，長長的褐色山路在她前面伸長着，直至靜寂無人的公路，沒有一點灰塵可以表示出他們的行蹤。

以及卡車所經過的痕跡，難以相信的她注視着通到這屋子來的小路，尋找着樹林中有沒有停留着充滿惡意的車輛，張望着各處，看看有沒有躲藏着的人正在暗處窺視着她。但是他們真的走了，穿着條紋衣服的人，和偷偷窺視着她的眼睛，甚至那個沒有刮鬍子的警衛——沒有片言隻語便坐着卡車走了，她等了一會兒，或者他們下去加了油再上來，但當她看到公路上發着亮光的其他車輛在轉彎處消失時，她知道他們一個也不會來了，他們順序的爬進了卡車，開走了，一個也沒有來。

美德莉回到屋子裡時，恨恨的砰然一聲關上了門，不動的在門與微風吹動的窗簾間站立了一回，用腳又踢開了門，又砰的一下關了第二次，比第一次的聲音更響，咖啡桌上的磁器顫動着，一本雜誌溜下地毯上。她大聲喊着：「下流的東西，卑賤的下流貨！」

過了一回，她在屋子裡故意的收拾着東西，又回到廚房裡，跟自己講着話，你能從那些人那裡期望點甚麼？他們要是已經墜落了，便無可救藥，在狂亂的片刻中她幾乎迸發出憤怒的眼淚，就如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被騙着離開了心往已久的舞會似的。

但是當彼得和瑪格麗特從學校回來時，她的心情漸漸安靜起來，她跟孩子們一點都沒有說甚麼，而他們，一面忙着手吃奶油花生餅，一面却又忙着手弄着在洗池中漸漸溶化的冰塊。

譯自 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57 (完)

一艘客輪上的船長愁容滿面，船上的一位女客人注意到了。

「船長，出了什麼毛病啦？」她問道。

「太太，」船長回答道：「我們的舵斷了。」

「那就用不着擔心，」那位太太說：「舵永遠在水底下，不會給人看見的。」

鄰居向史密斯太太慶賀她的孩子居然肯吃魚肝油她說：「請告訴我，你怎樣勸你的孩子吃？」

「這很簡單，」史密斯太太解釋道：「他們吃一藥匙，我就在他們的儲蓄盒裡放二便士。」

「那未免太化費了！」

「沒有關係！」史密斯太太說：「只要盒子裡積到五先令，我就再去買一瓶魚肝油！」

丈母娘生日，女婿打電報慶賀。電文是：「敬祝誕辰快樂，並頌壽逾百年。」

以後見到丈母娘，發現她對他白眼相加極為冷淡，百思不得其故，最後他看到那天所發的電報，原來「OO」少了一個「O」。

# 全 權 教 師

佐佐木邦 原著  
丁祖威 譯

## (七) 總動員

「金一郎，這身服裝真不錯呢。」

母親發覺自己的笑臉和這環境不太宜，立刻笑容一斂，沉下臉來說道。

「我立刻就換。」

「不，你穿這才合適。」

「……」

「到客廳裡來。」

「我換了衣服就去。阿龜。」

「有。」

「不，阿龜也這樣的好。」

五郎助笑着阻止。

「先生，小的不配穿這衣服，請允許我穿自己的吧。」

「那裡，你太客氣了。你穿了這制服才像一個漂亮的中學生呢。」

「請恕小的無禮。」

「不許換。」

「少爺……」

阿龜開始發覺這制服並不漂亮，相反的却似長滿刺，刺得人坐立不安。

「金一郎，來這裡。」

「可是就這樣……」

「姐姐。」

五郎助對他的懇求不予置理，轉向母親說。

「怎麼？」

「今晚的事家庭教師應負一部份責任。」

「你現在才想起來？」

「我自覺有些監督不週的地方。」

「一些些？你太謙虛了。」

「實抱歉，請由我來處理吧。我保證以後決不會再有類似情事發生。」

「那就多勞了。」

「可是請記住，我有全權，對我的處理方法你可不得干涉。」

「你準備怎樣處罰呢？」

「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

「什麼都行，五郎助，但別施行體罰。」

「姐姐就是這末婆婆媽媽的，所以不行呀！」

「你真的想體罰嗎？」

「……………」

「五郎助。」

母親不禁膽前顧後抗拒不安起來。

「他們膽敢對我的話如春風過耳，但我仍有辦法使他們刻骨銘心永誌不忘的。」

「可是……………」

「你不認爲我有權處理這事的嗎？」

五郎助舅舅堅決的拒絕母親的任何說情。

「那可沒有辦法了，金一郎。」

「有。」

「以後可得好好地聽舅舅的話呀。」

「是。」

金一郎垂頭喪氣地答應。

「福子，德子，銀次郎你們都回去繼續自修。」

斥退弟妹們後，五郎助正色說道：

「金一郎。」

「有。」

「罰你就這樣的跪到十時。」

「是。」

「阿龜，你也是。」

「小的遵命。」

「不論少爺說什麼，都不許換衣服。」

「是，是。」

阿龜已心驚膽戰，體如殼練了。

「就這樣完了嗎？」

這處罰的方法大出母親意料之外。

「不，現在輪到阿松了。」

「阿松？他又怎麼了？」

「都是一丘之貉。你來欣賞一下貴小斷的口才吧。」

五郎助首先向下房走去。

「怎麼樣？在溫習嗎？」

金權先生不動聲色地問道。

「是的。」

「阿龜呢？」

「他有些感冒，要我稟告先生，他先休息了。」

「太不小心了。現在情形怎麼樣？」

「說是有些頭痛和發冷。」

「爲什麼不向荒尾要些藥來吃呢？」

「他說只是些小病，睡一晚就會好的，不願驚動別人。」

「既然如此，讓他休息一下也好，你好好地照顧着。」

「是。」

阿松慶幸難關已過，心安理得地繼續自習。

「姐姐，你看怎麼樣？口齒很伶俐吧。」

五郎助拉牆紙門後向等在房外的姐姐說。

「人小鬼大，看不出還有這一手。」

「這是他們預定好的計劃。你能不欽佩他們的深思熟慮嗎？他們甚至請人代替阿龜裝睡呢！」

「誰？」

「這……………」

「會不會請下女代替。」

「很有可能。」

「五郎助，你去查看看。」

「別慌，等一下自會水落石出的。」

「不。聽任下女在小斷們房中自由坐臥那還了得？」

「如果你不放心，爲什麼不在下女中調查一下呢？」

「對呀！」

一言提醒了母親，她忽忽地奔向廚房，阿文正在洗濯

「阿文，阿兼呢？」

「在呀。」

「在那裡？」

「啊呀，剛才我還看見她的呀——」

阿文掉首迴顧，那裡還有阿兼的影子。

「阿兼。」

女主人叫道。

「阿兼。」

提高一個音階。

「來了。」

阿兼答應着從後門進來。手中提着鍬箕，原來是去倒

垃圾的。

「太太，有什麼吩咐嗎？」

「這，唔，沒有什麼。在這裡就行了。」

她安心了。但對自己竟會懷疑她們一事不免內慚不已；而使她有這不道德的想法的是可惡的阿松。她把一肚皮

氣都集中在阿松身上。

「阿松。」

她回到阿松寢室。

「有。」

「阿龜呢？」

「因爲感冒所以睡了。」

「別胡說。告訴我那邊睡的是誰？」

「是阿龜。」

「你準備永遠把我當傻瓜？」

「……………」

「阿龜早就說了實話了。」

「太太。」

「怎麼？」

「小的實在大膽。」

「誰？你說，到底是誰睡在你房裡？」  
 「沒有人睡在那裡呀。」  
 阿松被迫打開被褥，露出了什亂的行李。  
 「這裡不要說謊的學徒。我要告訴老爺，趕你回店裡去。」

「太太，」  
 「不用說理由。」  
 「是大小爺要我這樣的呀！小的斗膽也不敢騙您的。」

「……」  
 「大小爺說如果不聽話，他也要趕我出去，所以……」

「別哭，別哭。哭也沒有用。」  
 「嘩，嘩……」  
 「即使少爺要你這樣，你也得考慮考慮呀。」

「嘩……」  
 「真是不知輕重好歹的東西。」

阿松似自感罪無可恕，不禁痛哭失聲。使慈悲為懷的女主人手足無措。阿文和阿兼也聞聲趕來。

「怎麼啦？」  
 銀次郎頗有採訪新聞的天才，他決不放过任何熱鬧的場面。

「唔，原來如此。」  
 他看到了病人的真面目後恍然大悟地說。

「是。可是和金一郎相較，阿龜就好得多了。」  
 「當然，金一郎最要不得。不論如何想看電影，也不應該私自溜走的。長此以往，怎麼得了，看情形我真得好好地留心了。而你做舅舅的也應該多多教訓才對。」

「是。」  
 「叫他來這裡吧。」

「可是於其歸罪於金一郎，還不如歸罪於他母親的好。」

「我？是我不對？」  
 「是呀！姐姐固然不對，但論罪魁禍首還是父親。」  
 「這末說來大家都不對了。」

「一些不錯。」  
 五郎助平靜地說。

「你自己呢？」  
 「我只是有一些些責任而已。」  
 「意思是說不怎麼壞？」

「是的。」  
 「當然囉，誰還能說自己錯的。」

「那應該怎樣說呢？」  
 「我只有一個月疏忽，而姐姐和姐夫却錯了十七八年。」

「高論早經拜聽過了。」

「是誰呀？阿銀。」  
 接踵而止的福子姐妹急急地詢問。  
 「真是從何說起呀？鬧得這末家宅不寧的。阿銀，快些請舅舅來一次。」  
 面對着涕泗滂沱的阿松，母親束手無策，只能頌請救兵了。

五郎助應聲而至。  
 「好呀，阿松，阿龜病好了嗎？」

「嘩……」  
 「真討厭，就只會哭。」  
 「姐姐，這是一種病，病名叫做哭泣馬拉松症。」  
 「上次和阿龜吵架時也是這樣的哭個不停。」  
 「大概是熱車有欠靈活。」

五郎助舅舅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母親目睹局勢已無法挽回，只能撤兵。

姐弟退回客廳，哭聲仍若斷若續地傳來。  
 「唉，還在哭呢！這孩子真使人沒辦法，以後你得好好地開導開導他。」  
 母親向弟弟建議。

「是。」  
 「越來越不像話了，居然連我都要欺騙了。」  
 「可是阿龜比阿松更壞。」

「阿松也不是好東西。有些小聰明就無法無天的胡搞。如果現在不嚴加管束，將來更不知要玩些什麼花樣呢。」

「意氣用事並不能解決問題的。」

「泥人也有三分土性的呀！」  
 「如果現在姐姐和我再吵一架，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總動員了。」

「五郎助，你能不能表現得更像一個弟弟呢？」  
 母親動了真火了。

「你爲了我未責罵金一郎而有些痛快？」  
 「當然囉。我實在想不通，在自修時間學生溜走了，做老師的竟會一無所知？」

「我早就知道了呀。」  
 「當真？」  
 「我回來時看見他們三人在竊竊私議。」

「唔。」  
 「或許我的行爲不太正當。我偷聽了他們一部份談話。在小主人的魅力和金錢的引誘下，阿龜他們就俯首聽命了。」

「你既已知道，爲什麼不事先攔阻呢？」  
 「我有我的想法。爲了參考起見，我希望知道金一郎會壞到什麼程度，所以不想破壞他們的計劃。天黑後，我就裝作散步在外察看。」

「到底還是關心的。」  
 「我跟在金一郎後面，直到車站，看他跳上電車才回來的。然而事情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什麼事？」

「計算時間金一郎並未看電影。他會不會途中突然覺悟，而放棄了電影？」

「我原在想，看電影不會這末早就回來。」

「他能悔悟前非，改過自新，就是好現象。因此我們不應該不分青紅皂白地胡加責罵。」

五郎助對金一郎的中途折返一事十分滿意。但是料事如神的他這一判斷竟完全錯誤了。不錯，金一郎確曾悔悟過，可是這是在他發覺身無分文根本無法看電影以後的事。

「那末叫他來這裡，讓我好好地勸勸他。衣服也可以換了。」

「……………」

「他爸就要回來。」

現在母親覺得金一郎有些可憐了。

「姐夫回來那更好了。」

「喂？」

「請他欣賞一下愛子的尊容。」

「你是要他來責罰？」

「總之，這家庭中最重要的父親。」

「又來了。」

「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責任，管教孩子的責任。」

「可是他的確常常訓誡的呀。」

「不說也罷。難得早回來一天，只知和黃湯親近，却要孩子們循規蹈矩，認真讀書。他未免太天真了。」

「你得諒解他實在太忙呀。」

「太忙？還不是把金錢看得太重。」

「我相信他不是唯利是圖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以父親的身份認真管教。」

「你也多化一分心吧。」

「我可不行。因為沒有感情，只能適可而止。」

「爲什麼沒有感情？」

「坦白些說，金一郎將來怎樣，和我根本痛癢無關呀！」

「你這人真是使人寒心。」

「可是事實如此，又有什麼辦法呢？不是我的孩子嘛。不過，姐夫却不同了。金一郎是他的孩子，也是他辛苦經營的事業的繼承人，不應聽任他自生自滅的呀！」

「話是不錯，可是你也未免太真情了些。」

「當然寡情了。譬如說，看到金一郎的醜態，我只覺得好笑，但在做父親的看來，恐怕未見得會感到有趣的吧。」

「我真苦命。」

「假定做父親的對此仍熟視無睹，無動於衷，那就無可救藥了。」

「好了，好了，別再說了。」

「今晚正是考驗父親的一個機會。」

正在五郎助大發宏論時，門外傳來了喇叭聲。

「他回來了。」

母親急急往外跑。五郎助斥退了阿龜。把金一郎喚入起居間。主人金兵衛先生跟在總管之後進來了。

「您回來了。」

「很早吧。」

「已經九時了，但在金田先生來說，已經很早了。」

「誰？」

金田先生興匆匆地往起居間跑，立刻爲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這不是金一郎嗎？」

「您看出來了？」

母親在後面搭腔。

「好一副嘴臉。」

「他穿了這衣服去看電影來了。」

「嗯。」

「您看，他叫阿龜穿了他的制服代他在房內自修，自己偷出去看電影。阿龜發現哥哥不見了，認爲逃去美國，鬧得家中天翻地覆。阿松也是……」

「討厭，早些回來就有這末多嘍囉。」

「……………」

「唔，對不起。忙了一天，精神實在太疲倦了。好了，金一郎你先去睡吧。」

「是。」

金一郎倖獲赦免，不禁大喜過望，應聲起立。

「慢一點。您。」

母親出聲阻止。

「怎麼了？」

「我知道您很累，可是總不能不訓誡一番呀。否則豈不反上了天？五郎助也認爲事態嚴重，剛才還和我在討論着咧。」

母親提出了全權先生的銜頭。這無異是一劑特效藥，父親立刻諾諾連聲，接受說教的任務。」

「好，好，我來訓誡他。金一郎。」

「有。」

「以後好好注意。」

「是。」

「爸忙了一天，回家來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還沒坐定，你媽就這呀呀地嘍囉個不停，實在太討厭了。」

「這樣下去我非生病不可。」

「是。」

「今後得好好地約束自己。」

「是。」

「有時間看電影，爲什麼不利用來讀書？」

說到這裡父親似已詞盡，一味望着愛子身上的襤褸服裝出神。五郎助確有先見之明，訓誡而無誠意和感情，決不能引起任何良好反應。金一郎見父親不再作聲，認爲事情已了，就站了起來。

「等一等。」

母親再次阻止。

「是。」

「好了，好了，走開。」

「是。」

「鈴。」

「嗎？」

「我真寒心透了。如果他再這樣胡鬧下去，怎麼得了呀？想不到他會這末不學好。或許我以前對孩子們確屬太疏忽了些，此後真得好好地教訓教訓呢。請五郎助君來一次吧。」

父親開始覺悟了。

## 八 星期日早晨

金田家的孩子對任何事都缺少毅力。即以早晨起床一事來說吧，非等母親親自促駕，決不放棄他們的陣地——被窩。上焉者聞聲起床，這是銀次郎。等而下之，福子姐妹們則使用拖延戰術，口頭答應，儘可能遲延起身時間，而起來後也是一副懶洋洋，春眠不覺曉的姿態，至於金一郎則對媽的呼喚乾脆置之不理，直到母親用力搖撼，使屋子也似地震般振動時，才揉着惺忪睡眼，不勝厭煩地起來。有時候，他還會賴在被窩中來一次辯論。

「還早嘛。」

「不早了，已八時了。」

「您看，還有五分鐘。」

他會伸出手錶來證實。在這一點說來，他倒是一個珍惜寸陰的好學生。

總之，孩子們起床的先後和成績好壞恰成正比例。

「好學生畢竟與眾不同。不論是成績也好，起床也好，我總是第一名。」

銀次郎常以此自誇，引起了福子的不滿，與之辯駁。

「小學生誰都很早起來的，你看一年級學生。」

「我可是五年級了。」

「但是到校最早的總還輪到一年級學生。」

「這話不通。」

「因為年齡越小就起得越早呀。說得正確些，起得最早總還得算是嬰孩。你不看隔壁嬰孩，每天天未亮，母親還在睡時他就醒來了。你懂得什麼？」

福子在理論之外更舉實例作證。

「放屁。別神氣。」

「阿銀，你胡說些什麼？再說說看。」

「多說要感冒的。」

「你自己才神氣活現呢。」

「當然有生氣嘛，否則豈不成了死屍了！」

銀次郎接受新智識新詞彙的能力特強，而且隨時隨地加以靈活運用。

「這孩子真惹人嫌。」

德子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什麼孩子？是你這小丫頭的弟弟呀！」

「小丫頭？」

「怎麼，聽不懂嗎？快些翻詳解。」

「阿銀。」

「是——是——」

「這孩子越來越壞了。」

「隨你們怎麼說吧，反正不早起的人將來一定不會有出息的。」

「我們和小學生不同呀！」

「什麼地方不同？」

「一升女中就只想睡覺，大家都這末說的。」

「這話不合邏輯。」

「不懂就算了。」

「不懂就算了的人永遠不會進步。」

「跟你說吧，女學生比小學生更需要睡眠，所以起來遲些。」

「鬼話騙誰？」

「真的還是假的，你問問哥哥就知道了。」

「哥哥又不是女學生，他又怎麼會知道。」

「中學生也一樣的身。簡單地說，凡是中等學校的學生都比小學生好睡。因為中學生正當發育時期，身心容易疲勞，如不充份休息，將損及健康。這種事和小學生談無

異對牛彈琴。」

「中學生又有什麼了不起？好了，不和你們說了。」

銀次郎頗遺憾於自己不是中學生，無法再和姐姐爭論下去，只能自動停火。

星期天，奇蹟般地，父親竟在晨光熹微中即行起床。原來昨晚他睡得不太好，他夢見自己的愛子真的變成了一個骯髒的學徒受雇於人，自己的事業也為他人掠奪，不覺驚出一身冷汗，醒來後就思潮起伏，再也無法入睡了。

「您今天可早呀。」

太太驚異萬分。

「我想通了，做父親的不以身作则就無法使孩子們心服。昨晚看了金一郎那怪樣，一晚不曾閉眼。」

父親愛心如焚，不斷搖頭。

「什麼地方不舒服嗎？」

「這裡好像有些什麼東西在跳舞。」

金田先生指指頭說。

「大概是睡眠不足的緣故吧。」

「五郎助君說得好不怕人。但確可說是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呢！」

「他就是這脾氣改不了，老是胡說一氣，毫不給人留餘地。」

昨晚舉行的全權教師和家長的研討會，母親也敬陪末座。

「還是直言的好，使我們有一個及時補救的機會。」

「看樣子他對孩子們還很關心的呢。」  
「可不。他說得真對。現在已是最後關頭，不容再有若何疏忽了。」

「您準備今天對金一郎訓話嗎？」

「是的，不單是金一郎。」

「德子最近也不太聽話。」

「嗯，不僅是德子。」

「福子成績也有江河日下的趨勢。」

「不僅福子而已。」

「怎麼？您也學會了五郎助這一套？」

「銀次郎也不能再聽任他了。否則很可能成爲金一郎第二。好吧，一切由我來負責吧。我一樣也是教育家。」

「您也是教育家？」

「別聽不起人好不好。」

「我只是問問而已。」

「不但我是教育家，你也何尚不是？」

「我！」

「自孩子們看來，父母都是他們的教育家。這道理我知之甚稔，就爲了事情太忙，無法兼顧吧了。現在我決心負擔起全部責任來。」

父親嚴肅地宣示決心。

「以後我也多多地留意好了。」

「讓我們同心協力來肩負起這副擔子吧。已往孩子們的事全由你勞心，實在抱歉。」

「您也太忙了呀。」  
「五郎助君說過這不是好現象。」  
「如果完全依照他的話去做，那就不用做買賣了。」  
「的確，他的理論有些太理想。然而他有全權的呀。我們不接納他的建議的話，他又耍惱火了。」  
「那也不見得，他不會做到連普通常識也不懂的地步的。」  
「是嗎。」  
「那末您準備立刻訓話了？洗了臉了嗎？」  
「呀，差一點忘了。不洗臉就說教，又得聽五郎助君的官腔了。」  
「嘻……，那就快些吧。」  
「好，好。」  
不久，銀次郎起身了，洗過臉就往飯廳跑。  
「媽，早安。」  
「你倒很早呢？」  
父親微笑說。  
「啊，爸爸。」  
「怎麼了？」  
「想不到您居然也會這末早就起來的。」  
「哈……。」  
「我還以爲自己第一個呢。」  
「真的，這孩子每天總是第一個起床。而起來後不打擾人的也只有他。」

母親滿口誇獎。

「難得，難得。」

「星期日決不可貪睡。」

銀次郎一本正經地說道。

「可不是。」

「要知道星期日是遊樂的好日子，貪睡等於放棄了盡情玩耍的機會；那才是傻天下之大瓜。」

「看不出你還有一套理由。」

「爸，報紙還沒來嗎？」

「嗯。」

「我去看去。」

被讚許了的銀次郎大爲興奮，努力想表現自己的才能

和姐姐們吵架時的刁滑淘氣截然不同。

父親在火紅旁看完報紙後問母親道：

「怎麼，都還沒有起來？」

「快了。」

「太晚了。」

「我去叫醒他們吧。」

「不，我去叫。」

父親自告奮勇。在旁的銀次郎立刻放掉手邊的星期漫

畫，跟踪而去，口中自言自語地道：

「又有好戲看了。」

父親先到女兒們的臥室。

「喂，喂。」

沒有回答，鼻息如舊。

「可以起來了。」

「……。」

「快些起來，已很晚了。」

「媽，今天是星期呀！」

德子拉起被褥往頭上一蓋，含糊地回答。

「即使是星期也已不早了呀。」

「……。」

「德子。」

「我不管。」

「這算是向我道早安的？德子。」

「嗎，我沒有得罪您呀，爲什麼只是找我麻煩？」

「這位小姐很難說話呢？」

父親無可奈何轉換了對象。

「福子，福子。」

「……。」

「福子。」

「我不知道。」

福子翻身向裡，又復蒙頭大睡。

「這些孩子，唉……。」

父親只能廢然而返，去看金一郎。銀次郎俟父親出去後走近德子，搖搖她。

「姐姐，姐姐。」

「討厭。」

「剛才是爸爸呀。」

「胡說。」

「真的呀，停會兒有你受的了。」

「啊！」

「有趣，有趣。」

銀次郎忍俊不住，退出房去。

「金一郎。」

父親的聲音。

「……」

「起來，起來。」

「星期天呀！」

「是我呀。」

「……」

金一郎緊閉双目，揮舞着手臂，似欲趕走某些討厭的

東西。男孩子畢竟粗暴些。

「這是一個危險的傢伙。」

「我已和爸爸說過了，今天要睡晚些。」

「喂，金一郎。」

父親彎下身來，在兒子耳邊厲聲叫道。

「喂。」

「啊，爸爸呀！」

「起來。」

「是。」

臀部着了火般，金一郎一躍而起，恭敬的向父親行禮

「早安。」

「早。以後不許再這末貪睡。」

「是。」

「別以為爸爸起得晚，你們也可以學樣。要知道爸一天忙到晚，回家後還要工作到深夜才睡。你們孩子們是不怕冷的。」

「是。」

「好了。」

父親的說教就此打住。因為他覺得自己平日未曾率先倡導，今天偶然的一次早起，實未便過形苛責。

「爸，您早。」

福子和德子懷着鬼胎，低低地問候。

「早。有人叫你們，就應該立刻起來。」

「是。」

「爸起來晚是爲了工作忙，睡得晚。孩子們應該不怕冷的。」

「是。」

「好了。」

父親把孩子們的懶牀歸咎於氣候，完全忘却了也有酷熱的日子，因此一再強調孩子們應該不畏寒。

「姐夫，您今天可真早呀！」

五郎助第一次在早餐桌上會見主人。

「阿銀，什麼事這末有趣呀？」

德子偷視母親一眼後問道。姐弟二人並肩而坐，所以

易以發生問題

「因爲有趣，所以有趣呀。」

「你說清楚些。」

「因爲大家挨了罵。」

「你很高興看見別人被責罵吧？」

「……」

「爲什麼？」

「就爲了什麼呀。」

「我聽不懂你的話。」

「那快些去問詳解。」

「我要你說。」

「你可知道吃飯時不許說閑話的？」

「別裝腔作勢了。快些說呀。」

「別吵架。」

德子推推弟弟敦促着。

母親當機立斷，扼阻了即將爆發的戰火。姐弟倆沉默

了。代替唇槍舌戰的擠眉弄眼的冷戰。

「德子。」

五郎助舅舅說話了。

「有。」

「詳解是什麼？」

「您說的，言教不如身教，我已決心從今天起躬親實踐，先從早起開始。哈……」

「那太好了。」

「不過程度方面尚有商榷餘地。今天似乎太早了一些。」

「哈……」

「腦汁在蠢蠢欲動呢。」

父親搖搖頭，要使腦汁安靜下來似地。

「舅舅。」

銀次郎叫道。

「有什麼事嗎？」

「今天早上太好玩了。」

「怎麼啦？」

「剛才我自己去叫哥姐們起來，誰知……」

「銀次郎。」

母親阻止他說下去。

「……」

「吃飯時不許說閑話。」

「是。」

銀次郎只能嚥下已到了口邊的話。但過不多久，又不

自覺地自言自語起來。

「真有趣，真有趣。」

沒人搭腔。

「真的太有趣了。」

「是嗎？」  
「到了六年級我會全力以赴的。」  
「要好好地努力呀。」  
「爸，您放心吧，我不會像哥哥姐姐一樣讀私立學校的。從一年級開始，一直到五年級，我的成績都……」  
「銀次郎。」

母親發覺局面將有由銀次郎控制的趨勢，立刻及時糾正。

「有。」  
「你成績雖好，這就不行了。」  
「什麼事不行呀？」  
「你怎可以輕視哥哥姐姐的？」  
「是。」

「銀次郎，你這就不對了。」

父親找到了訓話的題目。  
「哥哥是哥哥，姐姐是姐姐，晚出世的就是弟弟。」  
好像在發表什麼秘密似的，父親鄭重其事地說。

「這我也知道。」  
「以後對哥哥們應該尊敬些。」  
「是。」  
「行了吧，够了吧。」

父親向母親徵求意見。  
「您。」  
母親皺起眉頭作為答覆。

局叢鏡。

「這孩子還有不好的習慣，常常捉弄阿龜和阿松。」  
母親顯然認為良機難再，不願輕易放棄。

「對下人不可太無禮貌。」  
父親說道。

「因為他們常常在暗下取笑我。」  
「他們還是小孩子呀。」

父親似乎承認了銀次郎的理由。  
「到底誰不對，問下女就知道了。」  
母親獻議查詢第三者。

「好了，好了，我會通知荒尾的。」  
父親似自感口才不訥，不欲再爭論下去。

「還有，這孩兒近來變得頑皮萬分了。」  
母親一一訴說罪狀。

「不許頑皮。」  
「是。」  
「呢，對了。銀次郎。」  
「有。」

「是你吧，在立軸上用蠟筆亂塗的。」  
「不是嗎？鬼子的眼睛變紅了。」

「是我。」  
銀次郎坦率自認。

「什麼時候畫的？」  
「前幾天，因為我覺得鬼子的眼睛應該是紅的。後來

「唔，還有。銀次郎。」  
父親立刻接濟說。

「是。」  
「你爲了自己成績優良就驕傲不可一世可要不得。」  
「驕傲將阻碍進步。」

「你很懂事呀！」  
「但是……」  
「但是什麼？」

「因爲我除了成績就一無自衛武器了呀，我的腕力根本不行嘛。」

「能有像作舅舅一樣的淵博智識，那倒還有可說，僅僅以五年級的學問，作爲武器恐怕也無多大用處的，還是不用的好。」

「是。那末以後我只能依仗體力了。」  
「體力應該盡可能避免使用。」

「可是姐姐們聯合起來對付我，我總不能束手待斃呀，這也是生存競爭呀！」

「你的口才真還不錯呢。」  
母親頗有同感。

「我會對姐姐們說的，以後大家不許再打架。」  
「是。」

「鈴，行了吧。後面還有很多話要說呢。」  
父親懇求似地向母親說道，銀次郎立刻發覺這只是一

我知道不能亂畫，所以用橡皮擦掉了。」

「那更不對了。你看弄得這末亂糟糟的。」  
「……」

「軸後常常放有重要的東西，不可隨便亂摸亂動。」  
「知道了。以後我會小心些的。」

「那就行了。」  
父親對這首次訓話的結果頗表滿意。

銀次郎安渡難關，立刻趕去向姐姐們報告。  
「挨了罵了吧。」

德子半揶揄半關切地問道。  
「嗯。」

「可憐，可憐。」  
「偶然的一二次，也算是良藥呢。」

「你冷冷地說。」  
「真的，嘻嘻……」

德子笑着同意。  
「放屁。」

「又來了。」  
「屁。」

「所以你要挨罵呀，真使人高興。」  
「哈……」

「你真是恬不知恥，挨了罵還笑得出來。」  
「等着瞧吧。」  
「應什麼？」

「時間差不多了。」

銀次郎含著地說時，母親進來了。

「福子，德子，爸在叫你們呢。」

「良藥，良藥。哈……」

銀次郎又跳又叫地逃走了。

姐妹倆來到父親面前時，父親還在沉思。他懷疑一味的責罵，是否有何真正效力。他認為如果能採取另一種態度，誘導孩子們自動自發的上進，可能較之疾言厲色的斥責更易為功，現在他正爲了找尋這一誘導法而絞腦汁。

「爸。」

母親見父親一味閉目冥想，意頗不耐，在旁催促。

「好，好。福子，德子，都好好聽着。」

「是。」

「人世間有三根極重要的支柱，支持人類前進。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

福子恭順地回答。

「德子呢？」

「我也不知道。」

「好吧，今天爸跟你們上一堂修身課吧。得好好地聽着。」

「是。」

「人世間有三根支柱。一支叫做早起。這根早起的支柱很重要。像你們這樣每天懶床，無形中就失却了這根支

柱。你們總聽說過一日之計在於晨這格言吧。」

「是的。」

「我知道，爸每天起身很遲，而要你們早起，你們一定不會心服的。現在爸要做個榜樣給你們看。以前爸想錯了。我以為孩子們不怕冷，應該可以早些起床的。」

「……」

「從今天起，爸每天和你們一齊起床。」

「我以後要早起了。」

「我也是。」

姐妹倆似很感動，同聲宣告。

「另一根支柱叫做誠實。這也十分重要。人而不誠實就不能建立信用。」

「是。」

「爸從小就是誠實的。我不是對你們自誇，這一點你媽能向你們證實的。不是嗎？鈴。」

「當然囉，而且我也從未說過謊。」

母親除證實丈夫的話外，還自我表白一番。

「對了，你們的媽也是誠實的。這一方面爸和媽就是你們的好榜樣。爸和媽因爲誠實，所以家中逐漸繁昌起來。記住，誠實必獲神佑。而且奉行誠實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任何事情不用傷腦筋絞腦汁的面壁虛構，只要照事實述說就行了。以後你們得好好地向爸媽學習。」

「是。」

「另一根支柱我剛才才想起來。不會錯的，是叫做競

爭心。」

父親似在回答自己的問題般說。顯然的，這並不是他原來想到的，而是一時缺少話題，臨時拉來湊數的。

「一些不錯，是叫競爭心。」

對這名詞媽媽也有一個模糊的印象。

「人要是缺乏競爭心，就不會進步。意思就是說要成功非努力不可。」

「是。」

「求學而無競爭心，決不會進步的。」

「是。」

「現在我要來測驗一下，看看你們的競爭心如何。」

父親拿起了火夾。

「讓我們看着這火夾的尖端，看誰能凝視得最久誰就贏。當競爭的時候應該屏氣凝神目不斜視。我也參加比賽。怎麼樣？你們敢和爸競爭嗎？」

「唔，那我們一定輸的。」

「你這話就顯露出你缺乏競爭心。再說，年青人的競爭心應該比老年人更強才對。」

「現在就開始？」

這提議引起了姐妹們的興趣。

「立刻開始。唔，鈴，給你來吧。」

「不行。您。」

「怎麼啦？」

「您是在訓話還是和女兒們做遊戲呀？」

「我是在測驗他們的競爭心呀。」

父親理直氣壯地回答。母親雖不免腹議，但仍曲循丈夫之請參加角逐。父親把火夾豎立在草席隙縫中後說道：

「準備好了嗎？一二——三。」

父母子女四人開始向火夾頭凝視。母親忍俊不住首告敗北。父親因昨晚睡眠不足，眼神乏力而敗下陣來。剩下姐妹倆在拚命，最後福子以一瞬之差榮獲冠軍。

「再來一次。」

德子心有未甘。

「好。」

父親不願在女兒們面前示弱，朗爽地應戰。

「這一次可不能輸了。」

母親也忘却了一切，自我激勵地說道。結果老年人仍爲兒女擊敗，德子以悠閒的姿態盡雪前耻。

「再來一次。」

福子餘勇可賈。但仍功虧一簣，又痛失荊州，爲求保持戰果，德子不願再冒險出戰了。

「不來了。」

「贏了就不來？不行，再來一次。」

福子誓欲借城背一，重振聲威。

「到你們自己房裡去比比吧。」

父親完全忘却了訓話這回事。

「您呀，就是這末虎頭蛇尾的。」

「那裡，這就行了，嗚呼一大套，她們未見得能記住

多少。可是現在，她們已充份了解了競爭心的重要了。」

「那末現在輪到金一郎了。」

「對他才真得嚴厲些。到現在為止只是小試牛刀而已好，我已準備好了，去叫他來吧。」

父親不自覺地緊張起來。

「我現在就去。」

母親去執行命令了。

福子和妹妹回到了寢室。

「姐姐，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小心些呀。」

德子挾累勝餘威，諷刺地勸告。

「誰還怕你不成。現在讓我們把眼睛睜大些。」

「悉聽尊便。」

「好，開始罷。」

「不來了，你裝鬼臉引人發笑可不行。」

「這是一種戰術呀！」

「那我也會。」

「這是決定勝負的最後一戰。來吧。」

福子嚴陣以待。

「在幹什麼呀？」

房外來了五郎助舅舅，他為眼前的景象大吃一驚，但誰也不搭腔。因為誰掉首回顧誰就得認輸。

「我又贏了，我又贏了。」

德子高興得跳起來。

「No Court。」

「輸了就不算？」

「誰說的，因為舅舅來了呀。舅舅，您請坐。」

福子向舅舅請安。

「你們在比賽打眼？」

「不，此賽競爭心呀。」

「被您看見了，真羞死人了。」

德子不勝嬌羞地掩面竊笑。

「沒有關係。來，再來一次，舅舅來作裁判。」

五郎助坐下來笑嘻嘻說。

「我不來了。」

「爲什麼？」

「多打眼會變醜的呀。」

德子頻頻以手撫面，似欲撫平因適才打眼而可能引起的皺紋。

「哈……。我想起了一個笑話。」

舅舅笑容可掬地說道。

「什麼笑話？講給我聽。舅舅。」

「快些說呀。」

姐妹們決不放棄聽笑話的機會。

「某一集會在會議完了後，舉行餘興。其中節目之一是比賽可笑的容貌。不論男女，誰的容貌扮得最可笑誰就得獎。由其中一紳士擔任裁判員。爲了爭奪冠軍榮譽，大家都扭動四肢，裝眉做眼，臉部肌肉大爲活動。」

「天下竟有這末多無聊的人。」

德子不敢採信。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福子也表示懷疑。

「那是餘興呀，却說裁判員經過審慎考慮，精密比較後，認定其中某一淑女表現特優，皇冠非伊莫屬，就捧著獎品趨前道賀。誰知那位淑女竟暴跳如雷，把裁判員罵了一個狗血噴頭。她堅決宣稱自己並未參加此一競賽，而駭人怪相也僅僅是伊人本來面目而已。」

「啊呀！」

「嘻嘻……」

「有趣吧。」

舅舅說着，目光向四周搜索。

「舅舅，再講一個，反正是星期天嘛。」

「快些呀，舅舅。」

「不，舅舅今天另有工作要做。」

舅舅的眼睛停停在書桌上。

「舅舅，那是什麼呀？」

福子開始注意到舅舅夾在脅下微露一角的一堆小冊子。

「是詳解。」

「啊！」

「今天我任務是沒收詳解，快些拿出來吧。」

「……」

「這是金一郎的全部寶藏。」

五郎助出示戰利品。

「你們的呢？」

舅舅直捷了當地伸出了手。姐妹倆暗中交換着眼色。情勢顯然對她們不利，爲了免得再受窘，她們各自繳出了隱藏在書櫃中抽屜裡的各種習題詳解。

「這些東西應該保存在垃圾箱裡。」

「……」

「任何習題都應該依靠自己的頭腦。」

「是。」

「假使確有困難，舅舅會教你們的。」

「是。」

「求學絕無捷徑可循，化的心血越多，印象越深刻，獲得的智識也越多。翻詳解僅有一時的功效，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

「是。」

「金一郎已獲得通知，從今天開始，我將改變教授法。」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說些什麼啦？」  
 「爸說要早些起身。」  
 「還有呢？」  
 「為人應該誠實。」  
 「你們對這有何感想？」  
 「人當然應該誠實囉。」  
 「是嗎？那末老師說不許看詳解，你們看了，還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是不是也算是誠實的呢？」  
 「……」  
 「還有嗎？」

「爸說人要有競爭心，做一件事應該屏氣凝神目不斜視。意思就是說應該努力。」

德子模仿着父親的口吻說。

「可不是。平凡的人更應該排除一切畏難和依賴的心理，拿出精神來，努力工作或求學。還有沒有？」

「沒有了。」  
 「那末我再來詳細解釋一下。」  
 舅舅笑容粹斂，靜靜地說道。

（未完待續）



畫漫



譯 明 華

十七年前，我曾經看過一場撲克牌豪賭。這場賭博發生在紐約州法拉格特鎮的火車站裡面，我看見牠開始，但是，沒有看見牠結束，據我所知，現在在世上祇有兩個人知道牠是如何結束的。

不久以前，我在地方法院看見了參加這場賭博的賭鬼之一——艾默斯。

我看見抖兒走下法院的大理石走廊時，心中大吃一驚，他在行走的時候，拂拭着他衣服上的灰塵。這，我好像看見他從灰塵裡走出來！因為，十七年來，我已經假定他死掉了，並且我有良好的理由，作這項假定。

他穿了一件清潔而破舊的駱駝毛大衣，比我記憶中的他，看起來是長高了，比以前乾淨了。但是



畫漫

，他仍舊和以前一樣的瘦削，沒有鬍子，有半瘋狂半狡猾的眼睛，有一個碧眼黑漢的一切的神速和聰明才智。

「喂，抖兒。」我叫他。於是他的眼睛注視着我，他由於立即認出了是我，神情由緊張而感到放心，與我打了一下招呼。即以一種十分特殊的抖兒——艾默斯的握手方式和我的握手，是沒有壓力的，他的手，只是輕輕的和我的手接觸了一下，便很快的縮了回去。他那纖細的沒有毫毛的手，指着插在他衣襟上的一朵花儿。

「抖兒，我以為你已經死掉了。」我說。

「生存和反抗，呼，生存和反抗。」

我說：「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喝點飲料嗎？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這話一從我口裡講出，在我耳朵裡就成了愚笨的聲音了。在人世間，我們將要談些什麼呢？上紐約州的法拉格特？那兒是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的呀！除了一場驚人的賭博之外，簡直沒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在這賭博裡，一個人贏得了另外一個人以生命作抵押的賭注！

「好的。」抖兒在看了一下他胸前的掛錶以後，這樣回答我，他急速的轉過身來，靠著我的左手走。並緊緊的握着我的肘子，好像要把我拉到什麼地方去似的。

從法院橫過街道，我們走進一家酒吧。抖兒在一個特殊的座位，背靠着牆，這樣，他可以面對着酒吧的大門。他進了酒吧以後，仍舊穿着那緊的外衣，

且，因為這地方沒有別的存在原因，有理性的人是不會住在這兒的。除了火車站長艾默斯「伯伯」（他是個白髮蒼蒼的老酒翁）我父親（他是個醫生，任何人，尤其是我母親，都不把他當作明白道理的人）和一些其他陰沉的人們之外，這個村鎮成立的原因，就不會比車站，車站辦公室和一家藥舖存在的原因來得更多了——在那家藥舖裡你可以時常買到私酒。

就是因為私酒，使得法拉格特繁榮了。離這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個上流社會人士避暑的所在。那兒的人們時常以飲酒消遣時間。當禁酒令來到的時候，法拉格特就成了高尚的地方。變得死氣沉沉了。我的父親和母親只是坐以待斃。

沒有一個人知道抖兒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什麼時候第一次出現的，但是，每一個人都從賭博中知道了他的名字。斗爾是一個瘦削的油頭滑腦的孩子，關於賭博的事，他所知道的比鎮上任何小孩所知道的都要多，他以一種恐嚇成人的巨大的威力，經常玩一副骯髒的撲克牌。這就是抖兒的特色。

艾默斯伯伯照顧着他——他睡在車站中的賣車票窗口底下的一張小床上。在他賭撲克牌或克拉普斯的時候，他是可怕的——兩眼睜得大大的，聲音叫得很高，在撲克牌中，當你抽牌的時候，他把他迅速的擲得離你稍遠一點，怒目而視，高聲的叫：「抽呀！抖兒！抽呀！抽呀！抖兒！」在克拉普斯中，他時常大聲的迫害着擲骰子的人：「滾呀！抖

戴着帽子。當他把插在胸前的花送到他鼻子邊深深的嗅着的時候，好奇地聽着我。

「抖兒，你知道：我時常奇異着：在法拉格特的那場賭博中，你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我馬上決定了要獲得事實的真相。所以，我這樣說。抖兒的一絲微笑消失了，他的嘴唇立即緊閉着。我接着詢問，「史可拉畧曾經打算過收取款項嗎？」然後，我把香烟取出來。抖兒毫不在乎的取了一枝，好像這是他自己的香烟一樣。『他曾經收取過嗎？』我追問着。

「那個大混蛋！」抖兒說着，把他的香烟燃起來了。在我的生命史上，看見抖兒抽烟，這還是第二次。第一次便是在那場驚人的豪賭進行的晚上。

十七年前，抖兒只有十五歲。在那以前，我認為他不會抽過香烟。所以，那天晚上，當他拿起一枝史可拉畧已經點燃着放在烟灰缸上的香烟的時候，我是非常驚奇的，那是史可拉畧的香烟，把他拿起來，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少年，無論如何，總是一件極其厚顏的舉動。我後來想起了這件事的時候總以為對於任何人，不論是十五歲或一千五百歲的人，我覺得這是一種十分瘋狂的動作，史可拉畧是毒辣得如同噴氣的毒蛇一樣。

在一九三六年，上紐約州的法拉格特這個地方，純粹組成於拉加瓦拉鐵路和在這州的中部一條小河的一個偶然的聯繫。此外，這個村鎮的存在，就沒有別的原因了。並

呀！滾呀！抖兒！因為他總是這樣「抖呀抖呀」的，所以大家都把他叫做抖兒。

在抖兒和我開牌的時候，我一定是失敗的，因為他是一個野蠻的，難以駕御的賭徒，他裝腔作勢的放下他的最後一分錢。這種緊張的情形，時常因為感着我，他拿了一對看起來像是拿了一同花一樣的高興。我從不會知道他手中有什麼牌。因為他的面貌和身體，經常表示出興奮的樣子，並且，他把任何東西都賭進去。

我們很少看見他和偶爾經過此地的人賭博，但是他時常賭贏過此地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尋求週末之夜的農工。有一次艾默斯伯伯發現他躺在裝貨的月台下面，臉色蒼白，身體蜷縮不省人事，他把他送到我父親的房子。我父親一檢查，發現他折斷了兩根肋骨，身上有四十處銀元一樣大的傷痕。這表示他已經遭受了殘酷而故意的毆打了，在脫下抖兒的衣服檢查的時候：我父親發現了他捱打的原因：他一隻手緊挾了一札污穢而有皺紋的支票，共計是一百二十元。

「這些錢是我贏來的，他們想要把牠搶回去，這些流氓！」他吵嚷着喉嚨對我父親說。

我父親搖搖頭，當他把這被打的原因告訴了艾默斯伯伯以後，艾默斯伯伯詭譎的走了出去，替抖兒投了三千元

的生命保險，而把他自己作為保險受益人。當我母親聽到了艾默斯伯伯的所作所為的時候，她認為這是她生平所曾經聽過的一件最殘酷的事情，我父親

也不以為然。但是：艾默斯伯伯抗辯着說：「無論如何，這個孩子，我拿飯給他吃了，拿衣服給他穿了。我養育了他，假如他遭遇了什麼不測，他決不希望和普通人一般忘恩負義的人一樣死掉的。」

當抖兒知道了他已經保了生命保險的時候，他是十分高興的。保險單後來從哈福特市寄來了，那是一件沉重的離了花拆摺起來的證件。牠全部摺頁，疊起來大概有一英寸厚。保險者和受益人的名字以及保險總額，都是哈福特市鋼筆字寫得最草的人寫的。在保險單上，抖兒的姓氏是艾默斯，那是艾默斯伯伯收養他的唯一的正式表示。

抖兒並沒有覺得他的生命可以值三千元的意。當他發現我沒有任何生命保險單的時候，我想他就開始感到他自己的重要。「三千元，」他歡呼着，把胸膛挺了起來。此後，他的驕傲變成了一種十分可憎的事情，我知道，就是這種驕傲，在一九三六年的聖誕節之前，使他參與了一場豪賭。

原來，大抵離那次聖誕節一年以前，一輛卡車曾經駛到法拉格特站，出現了三四個人——他們都穿了奢華的衣服，看起來他們的面貌都有點相像，臉上是黝黑的，身材是矮胖的，表情並沒有親切的樣子。那一年，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消磨在學校裡面，在法拉格特火車站所進行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曉得。不過，我父親知道。

那個星期五的晚上，卡車到達了，這是他們約定的時

靜靜的坐着。縱使你對於一切事情感到驚奇，你也不能開口說一句話，並且要這樣繼續下去。」

當我到了車站的時候，我所看見的，超過了我最大的預期，那兒有四個男人，都穿了黑色的衣服，看起來像是四兄弟，並沒有什麼手槍放在桌上，當其中一個人打開他的外套的時候，我也沒有看見他身上有手槍皮袋的形迹。不過，他們都是無賴之徒，即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同一的面孔，流露着一種死板的，險惡的兇神惡煞的樣子，四個人之中，祇有一個以一種粗啞的省略的短語，和我父親打了一個招呼。

我進去之後，看見了抖兒和這四個人一同坐在桌子上，這真使我驚愕得發呆了。他坐着一張高凳子，所以，他好像是一個大人帶到宴會中坐在他自己的特別高的椅子上的小孩子。桌子上有一副新紙牌，擺在抖兒面前，他的双手抱持在他的膝蓋上，似乎有點拘謹的樣子。他上身只穿一件污穢的汗衫。他的頭髮是剛剛洗過的，他的臉上，似乎是洗得特別乾淨。和平常一樣，他的眼睛是他的臉上最引人注意的部份，那兩隻眼睛，似乎比我以前任何時候所看到的，都要大而兇惡。

這副撲克牌的包皮一撕掉，賭博就開始了。抖兒以一種十分靈活的手法，很快的完成了這件事。他把包皮紙在他瘦削的手掌中揉成了一個球，然後小心的把牠放在桌上的一個烟灰碟子裡面。四個賭鬼都開始擲出一堆錢放在各人面前的檯面上。我覺得有點緊張起來了。

間，那些人全都出現了。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父親，他說：「那件事進行，差不多有一年了。總有一天，艾默斯伯伯將要為牠而犧牲性命的。」

「呀？」我驚叫着。

我父親聳聳肩，燃起了他的烟管。

「可是，為什麼？」我問。

「這些人都是無賴之徒。當你和無賴之徒打交道的時候，隨便怎樣，你都是要惹出麻煩來的。」

「這是一種賭博。他們每一個星期，要在這兒賭一兩次撲克。」我父親說。

「你是說艾默斯伯伯參加賭博嗎？」我有點激動的問，因為，艾默斯伯伯決不是任何類型的賭徒。

「只是做東道主。他供給車站作賭場，一個晚上可以獲得五十元。說來真是奇怪，這些人從差不多離這兒七十五英里的地方乘汽車來賭撲克呢。」

我懷着新的希望走向窗簾，這是法拉格特的真實的事情——真實的上紐約州的賭鬼，正在艾默斯伯伯的車站裡賭博。

我父親在火爐上敲掉了他烟管中的烟灰，他問我：「想要去看一看嗎？」但是，他立即從我臉上的表情，知道了這是一項多餘的詢問。

「我可以去看嗎？」

他回答：「當然可以，不過，你在那兒看的時候，要

「牌，」抖兒以一種以前我從來沒有聽見他說過的聲音說着。這種聲音是忽然高起來的。接着，他開始按次序分牌給那四個人，每人五張，我從前或以後都沒有看過這樣子分牌的。他分得有節奏，乾淨，精細和意想不到的快，牌恰巧一張接着一張滑出去。那四個人摸牌上手的時候，頭一張邊只摸到，第二張就來了。抖兒的手，以一種迅速而穩健得可以捉到蒼蠅的動作，拋掉了多餘的牌。

這似乎是難以相信的：這些人——他們全都是殘忍的無賴和賭鬼！會讓抖兒替他們分牌，可是，他們竟讓他這樣做了。當賭博進行的時候，我聽着他們在做什麼。抖兒並沒有出賭注，並且，似乎不會加入，但是，他的狂熱的眼睛，並沒有忽視一點什麼東西。從牌的分發、擲出、到賭注的數目，都一一注視着。他正賭博的每一項細節中，都如此細密而正確，真是令人驚訝的。我奇異着：他在什麼地方學到了這麼一套精熟的本領。抖兒似乎是被派定了作分牌工作的。

因為我看見一點有興奮的表示，我以為這場賭博必定是枯燥無味的。然而，事實上却並不如此，這是我所看見過的最興奮的事情。這種興奮由於抖兒所引起的——是由於抖兒那種極度的專心致志，而使他的眼睛、呼吸、注意力都對着那四個人、鬮牌和出錢各方面的經常不斷的無比的緊張而引起的。

當我父親用肘子輕觸着我，並指着那掛在牆上的那具

「這……」  
 德子去眼色向福子求助，德子佯若未見，她艾艾期期地不知怎樣說才妥當。

「福子知道嗎？」

「我……」

「哈……」

目睹姐姐們受窘，銀次郎笑得透不過氣來。

「阿銀，你真是毫無禮貌。」

母親出面干涉。

「我已經吃完了呀？」

他申述理由後又捧腹大笑起來。

「銀次郎大概知道的吧，到底是什麼東西？」

舅舅轉問銀次郎。

「是這末小的一種冊子。」

銀次郎用手比劃着回答。

「裡面說些什麼？」

「姐姐，拿來給舅舅看看吧。」

銀次郎徵求德子同意。

「你小心些。」

「怎麼？不肯嗎？」

「我不知道。」

德子沒好氣地說。

「算術詳解，理化詳解，英語詳解……」

銀次郎不厭其詳地逐一枚舉。

不道德的行為，希望能尋求出一種簡易有效的讀書法，或說是應付考試法。在為學生們服務的崇高目的下，書局針對此一希望，於是乎有所謂習題詳解的發行。只要備有這些小冊子，那末各科習題就不用再傷腦筋想了。照書局的說法是一卷在握萬慮俱消。真可說是善莫大焉了。

不幸，頑固的教師們竟漠視學生們的要求，三令五申地嚴禁看詳解。可喜在學生們都能抱着禁止由他禁止，詳解我自看之的態度，不為所惑。金田家的孩子們當然更是有書皆備無解不臻。

餐畢，父親退回起居間，母親也走了，舅舅則在沉思，孩子們只能陪着呆坐。

「真有趣。」

銀次郎又發作了。

「你說，你說，什麼事有趣。」

德子捉住弟弟的手連聲追問。

「這是秘密，千萬別告訴哥哥。」

「好吧。」

「今天哥哥要挨罵了。你等着瞧吧，媽立刻要來叫他去了。」

銀次郎與德子耳語。

「你們在搗些什麼鬼呀？」

福子伸長了耳朵，德子立刻傳遞消息。話未說完母親

來了。

「銀次郎。」

「你成績很不錯，爸很高興。」

「老師說我將來一定能考取一中的。」

「你成績很不錯，爸很高興。」

「老師說我將來一定能考取一中的。」

「噢。」

「任何課本都有詳解的。」

「噢。」

「據說只要看看詳解，就不用讀書了。」

「噢。」

「只有我最倒霉，一本詳解也沒有。」

「噢，原來還有這種東西呀，怪不得！」

五郎助恍然大悟。他以家庭教師的身份，對此問題認為不容忽視。

「哥哥也……」

銀次郎還想說下去，但看到金一郎在暗中舉拳示威，嚇得立刻閉嘴。

「金一郎。」

舅舅掉頭叫道。

「有。」

「你會見把那些所謂詳解拿來我看看。」

「是。」

金一郎硬着頭皮答應。

福子不愧為冰雪聰明，她所揭示的理論確屬至理名言。中學生和小學生不同。中學生適當貪睡的年齡，也是最懶的時期。在那個時期，他們的智慧逐漸發達，也學會了如何善為利用智慧的方法。結果他們把它應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偷懶這一方面。他們認為每一科目都需思考和查字典，不僅討厭，簡直是謀殺寶貴的光陰。為了避免這種

## 九 訓話大會

「媽，我要被責罵嗎？」

在往起居間途中銀次郎忐忑不安地問道。

「不。」

「那叫我去幹嗎？」

「有話要和你說呀。」

媽回答着。說話間已到了起居室。

「銀次郎，在那兒坐。」

父親說道。

「是。」

銀次郎正襟危坐恭聆訓誨。

「不是罵你。」

「是。」

「你成績很不錯，爸很高興。」

「老師說我將來一定能考取一中的。」

「你成績很不錯，爸很高興。」

有蒼蠅所留的污點的時候，這場賭博，已不知不覺的進行了四小時，這時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但是，我不能離開，我不願意離開，我對我父親搖頭。最後，我父親點點頭，用在我肩膀上輕輕的按了一下，便悄悄的走了出去——他出去時，腳步很輕，使我沒有感到他離開了。

賭博在極度的寂靜中進行，甚至於發牌時所造成的輕輕的滑動聲，也似乎是柔和而衰弱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把腳提起來，放在沙發上，另外一個人則脫下了鞋子，撫摸着他那穿了黑絲襪的腳。這時，已經是深夜一點鐘，但是，那個靠近抖兒的賭鬼——頭有點禿，樣子顯得陰沉的人，我會聽聽到別人叫他爲史可拉略——那種泰然自若的神情，還好像是在五小時以前和我到這個房間去的時候一模一樣。他有一種陰沉而殘忍的面孔，假如你在黑暗的路上遇見了一個像史可拉略這樣的人，假如你不移動，他便似乎要一直向你走過來，而你則要走開，對他極其退讓。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知道你以爲你是如何強硬的。在史可拉略的臉上，祇有更多的固執性，祇有一種永久的灰色的堅持到底的頑劣的樣子，在表示着說：這兒有一個人，他將由坟墓中來清償一個允許。

艾默斯伯伯在二點鐘的時候走進來，眼睛裡表現着一種氣餒的樣子。他說：「你們那位肚子餓嗎？我去拿點三明治和咖啡來。」

「我想吃一點，讓我退出牌桌。」那個已經脫掉了鞋

看到抖兒的時候，他分了整晚的牌的事實，已經從我的心頭溜走了，而我所看見的，乃是一種痛苦的，瘦削的十五歲的少年，祇穿一件汗衫，有一双恐嚇他人的眼睛，薄薄的嘴唇上掛了一絲微笑，在提議作莊，和那三個看起來好像在一年之內將殺人或被入殺的三個人賭撲克。

史可拉略是唯一的一個說話的人。他以一種兇惡的姿勢，把手掌橫掃過平滑的桌面以後，對抖兒說：「小鬼，你的錢在那裡？」他盤問着。這是一個沒有音調的發問。「我已經獲得了六百元了。」抖兒說。在我的眼角上，我看見艾默斯伯伯有點抽動，這種情形告訴了我全部的故事。艾默斯伯伯在抖兒的賭博中有一種利害關係。剩下的三個賭鬼之中，必須有兩個預備一同退出這場賭博。資財的艾默斯伯伯雖然每晚可獲得五十元，但他可能渴望着更多獲得一點。可是，他並沒有勇氣和這些人鬪牌，抖兒則有這種勇氣。就是艾默斯伯伯的資財和抖兒的狂熱，纔造了這種時機。

「那是不够的。」史可拉略說，他一會兒向下，一會兒又向上瞋着艾默斯伯伯，在這一瞬間，我知道了：他明白這項企圖。

抖兒的眼睛，以一種沮喪的樣子閃爍了一下，然後，他說：「加上三千元，那可够了？」

史可拉略向艾默斯伯伯看了一眼，然後再瞋着抖兒，最後，慢慢的，點點頭。

子的賭鬼說。

「好的，先生，我馬上就去拿進來。」艾默斯伯伯說着，然後，慢慢的退了出去。

那個脫了鞋子的賭鬼，在椅子上轉動着，好像在這時候才看見我似的。對我作了一個隱約的微笑。這是在整個的晚上我所遭遇到的第一次的接觸。於是，我也回報了一個表示善意的微笑，同時並感到興奮起來了，因為我在椅子上取前傾的位置，連續坐了五小時，我的身體也感到疼痛起來了。

「先生，你吃的東西拿來了。」艾默斯伯伯以一種非常客氣的低語說着。同時，把蠟紙包的三明治和紙杯盛的咖啡放在桌子邊上。

「我來補你的缺。」抖兒以一種輕微的，遙遠的聲音說着。那個脫了鞋子的賭鬼，馬上現出興奮的樣子。掉轉頭來，其他三個賭鬼，也都掉頭向着抖兒，好像他們第一次看見他似的。在那一霎時，房子裡面，好像充滿了頗不平凡的興奮一般。畢竟，我明白起來了，抖兒在這一個階段的賭博中，並沒有參加，只不過在發牌。

艾默斯伯伯站在桌子邊上，有點發抖，他那水汪汪，碧綠綠的眼睛盯在抖兒身上。但是，看起來他並不是驚異的。祇是不安，祇是充分的不安。

抖兒看來是不自然的緊張和等待，在他臉上有點無可奈何的樣子，有如他正在等候判決他將是生還是死。當我

「伯伯，拿保險單來。」抖兒說着。並到口袋裡取出一卷油膩的支票，放在他面前的檯面上。史可拉略無情而黑黝的眼睛，從錢上移到抖兒的臉上，然後，再回到錢上面。

「艾默斯伯伯拿了抖兒那件厚厚的保險單，慢慢的走了進來，『這是什麼東西？』史可拉略一面說着，一面對着保險單點點頭。

「我的生命保險單，當我死了的時候，牠可以值三千元。艾默斯伯伯是受益人。但是，任何人如果贏得了這三千塊錢，他可以變更這個受益人的名字，」抖兒說着。這時，他的嘴吧和死人一樣的慘白。而他的眼睛，看起來却奇異的光輝而明亮。

史可拉略的目光，向着艾默斯伯伯，再看看保險單，然後再以輕柔的聲音說：「行！」

接着，另外兩個人站起來了。一個人用手拉着我，把我領到門口。另外一個，則拉着艾默斯伯伯手臂，領他出去。當我出門的時候，我對抖兒作了最後的一瞥。史可拉略剛剛燃起了一枝香煙，把牠放在烟灰碟子上。抖兒現出了奇異的極度的喜悅。他把手伸過去，將那枝香煙抓了起來。深深的吸了一口，然後，把烟吐出來。

自從我看見抖兒或聽見他的名字以來，已經隔了十七年了。當抖兒那天晚上在法拉格特火車站失蹤的時候，艾默斯伯伯非常害怕不敢要求警察去尋找他，而在我出洋的

史可拉略向艾默斯伯伯看了一眼，然後再瞋着抖兒，最後，慢慢的，點點頭。

時候，我父親死了。我母親則遷移到普羅維登斯的我姨媽家中居住去了。艾默斯伯伯已經在珍珠港事變之前逝世。所以，除了那些曾經在賭博之時留在房間裡的人們之外，便再沒有人知道那場豪賭的情形了。而現在呢，抖兒坐在我的面前，十分活躍的坐在我的面前。

當抖兒正在吸烟的時候，我對他說：「你知道：我心中已經發生了一種想法；我時常以為你在那場賭博中輸給史可拉略了。同時，這也是艾默斯伯伯所設想的。不過，你可不要詐騙我們，而實際你却贏了那場賭博？」

抖兒聽了這話對我注視了很久，把盛飲料的玻璃杯在他手中轉動着。「我輸了八分之三。」他對我說，眼中現出狡猾的閃光。

「但是，史可拉略總不致於打算去收取保險金吧。到底事情已經過了十七年了——」

「十七年，」他重述一句。然後，他橫過桌面，把我的手拉着，拖向他身邊，他將我的手塞進他那件駱駝毛的大衣裡面，我覺得裡面有點硬的東西。

「這是什麼？」我問。

「防彈背心。」他以那種半微笑的神情說。

「呀，抖兒，忘了牠吧！你不要認為史可拉略十七年來會為你付保險費，你可是這樣想嗎？無論如何，只不過是三千元。並不是使他來謀害你的。」

「保險費是清付了的——十七年來，每年付三次，一次也沒有間斷。」抖兒輕柔的說，那半微笑的樣子完全消

失了。我對他說：「我現在已經被保險公司加高了賭注——第五次加高賭注。我現在已被保險公司加高了五千元了。」他回答。他的聲音響得空虛而恐懼，我覺得我身上在發冷。因為，當我再度聽着他的時候，發現有一雙使人恐懼的小孩的眼睛，正在凝視着我。

我說：「啊，那麼不要讓這件事情使你失敗了。」

「是的，」他說，他的目光無可奈何的越過我，向前凝視着，他的面容，反襯在酒吧的藍色的陰影之中，看來是枯槁的。「是的，我不會讓這件事情使我失敗的。」

「一位足球健將參加跳舞會，並且找了一位漂亮的小姐作舞伴。一上場以後才知道原來是個銀樣鐵槍頭，他連一步舞步都不會。當最後音樂停止了，他向舞伴一鞠躬，並對小姐說道：『真是一次可愛的跳舞，我將終生不忘。』」

「我毫不懷疑，」兩脚酸痛的小姐回答道：「象是從來不會忘記的。」



# 西影片羽

## (一) 豪門孽種

原名：Compulsion

福斯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黑白片

取材自梅葉李文的寫實小說，柴納克製片，而由羅伯特費立區擔任導演。

故事發生在一九二四年，兩位出身世家的青年在美國中西部一座大學攻讀法律，開始時，他們在功課方面表現

甚佳，但隨後顯示出他們在情緒上有着嚴重的病態，這導致他們利用法律知識，幹下了一件殘酷的謀殺案。

案情爆發後，震動輿論，報紙用頭版刊出這驚人的消息，稱之為「世紀的謀殺案」，法院聘請最著名的犯罪學家處理該案。

在百老匯舞台已負盛名的狄恩斯脫維爾及白烈福迪曼，分飾片中的兩位青年，演技極為精湛，曾在坎城電影競賽中獲得最佳演員獎在「冷峻人間」中嶄露頭角的戴娜·瓦西飾一溫柔純潔的少女，影壇怪傑奧遜威爾斯飾辯護律師，在片中發表長達十二分鐘的演講，終於說服陪審員，給這兩位年青人留下一條活路——由死刑減為終身監禁的無期徒刑。

本片攝影師威廉米羅運



用特殊手法，每逢這兩位年青人同時在片中出現時，就使觀眾覺得將有災禍降臨，倍感緊張。全片配樂極佳，增益恐怖氣氛。

## (二) 水上人家

原名：Houseboat

派拉蒙公司出品

超視綜藝體彩色片

老牌影星加利格蘭繼「氣壯山河」後，與意大利肉彈蘇菲亞羅蘭合演的又一張影片，格蘭飾一位奉公守法的美國公務員，與妻子分居多年，當他獲悉妻子在汽車失事中喪生後，決定收回三個兒女自行撫養，並立志要做一個好父親，以補償過去的疏失。

蘇菲亞羅蘭飾一個活潑貪玩的少女，她的父親是意大利樂隊的指揮，他來到美國演奏。這位父親對女兒的管束極嚴，隨時限制她的行動，使她得不到一點自由。

一天晚上，格蘭帶着三個兒女去聽意大利樂隊演奏，小兒子羅拔貪玩，散場時獨自潛往遊樂場，巧遇蘇菲亞羅蘭也逃脫父親的騷擾，兩人在遊樂場痛快的玩了數小時，直到深夜羅蘭才抱着羅拔送回格蘭所住的公寓，在羅拔的要求下，羅蘭變成了格蘭的管家婦，於是展開了一場主僕



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是飾三個兒女的小影星演來非常凸出，大兒子教導冒充內行的父親釣魚，大女兒向羅蘭詢問結婚的意義，小兒子吹奏不搭調的口琴步入禮堂，參加父親的婚禮等鏡頭，都是神來之筆，令人忍俊不置，而又十分感動。

## (三) 吊人樹 (港譯名)

原名：The Hanging Tree

華納公司出品

彩色片

老牌牛仔加利古柏與歐洲著名女星瑪麗亞雪兒合演的一張西部片，背景為一八七〇年的蒙塔拉州，那個時候的美國西部，充滿了拓荒的先鋒，尋金的冒險家，以及逃脫法網的賭徒和惡棍。

瑪麗亞雪兒飾一位歐洲少女，她來至蒙塔拉礦工營迫尋幸運，加利古柏飾一位飽受挫折的醫生，來到西部後，拋棄醫業，變成了職業賭徒和殺人的槍手。在「慾望街車」及「娃娃新娘」中與觀眾見面的名舞合演員卡爾麥登，飾一貪財好色的惡棍，片中介紹一位新星彭比沙，飾一名躲避追捕的逃犯。這位年方二十四歲的青年，雖然初登銀

幕，但演技深沉，憂鬱寡言戲路，頗似撞車致死的傑姆斯狄恩。

價演文藝片的瑪麗亞雪兒！過去作品

在本省上演者有「酒店」及「枯葉」！第一次主演西部片，溫婉可愛，成績極佳，加利古柏演西部片雖是輕車熟路，但以醫生姿態出現却是第一次，他玩弄外科器械與左輪鎗是同樣的熟練。

本片取材陶羅塞強生的小說，導演德莫戴維斯，在好萊塢以拍攝戶外打鬥片聞名，片中主題歌「吊人樹」，係由名歌星馬蒂羅賓斯主唱，並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灌為唱片。



## (四) 血腥屠龍 (港譯名)

原名：Rio Bravo

華納公司出品  
彩色片

這是一張以動作見長的西部片，充滿槍戰和打鬥場面，氣氛極為緊張，背景是德克薩斯州邊界的一座小鎮，劇情敘述該鎮警長與土匪國法的故事。  
約翰韋恩飾警長強斯，他捕獲一名殺人兇犯，但兇犯的哥哥却是當地著名的土匪，在他惡勢力的威脅和阻撓下，強斯無法將捕獲歸案的兇犯送往法院受審。



強橫的土匪，僱來許多職業槍手，進入該鎮監視強斯的行動，祇待主人一聲令下，就動手劫獄救人。而代表法律和正義的強斯，手下祇有既老且跛的副警長史敦伯和醉鬼杜德兩人相助，在這寒風驟降的情勢下，觀眾也不禁替他們暗捏一把冷汗。

情形下，小鎮的交通斷絕，一輛驛馬車和一輛運載燃料和炸藥的貨車被迫停留該鎮，貨車司機裴惠勒乃是強斯的老友，車上另有一名保鏢柯羅雷多，是一個慣使雙鎗的年青好漢。

鎗戰爆發，貨車司機裴惠勒成爲第一個犧牲者。強斯追捕兇手，與歹徒展開血戰，結局是正義戰勝強權，兇手伏誅。

曾與路易合作多年擅演喜劇的狄恩馬丁，飾醉鬼杜德，雖然沉溺醉鄉，但鎗法如神，義重如山，演來頗爲稱職，李却納爾遜飾年青保鏢柯羅雷多，外貌頗似貓王普里斯萊，歌喉亦佳。

被告的律師跟那位倨傲自大的法官相處得不十分融洽。當這位律師在作最後一次辯論的時候，曾被法官中途用問題打斷他的演說。律師便從容地答覆着他的問題。

「我並不至於愚鈍得像閣下——」他停頓了一下舉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後放下杯子繼續說道：「——所想像。」

老師給班上的學生出一則算術題目：「假如你們的桌上有七隻蒼蠅，如果你打死了一隻，還應該剩幾隻？」

「一隻，」一位最邏輯的學生回答道：「死掉的那一隻。」



荷爾蒙與心臟

雖然男女二性自出生起一直到死爲止，在生理上經常都或多或少地分泌有女性荷爾蒙，但分泌最旺盛的則是成熟的少女。如將男女二性作一對比，一般在十二三歲到五十餘歲一階段內的婦女們很少會有心臟的病。但自停經期以後，這種免疫力便逐漸減退到七十五歲以後。就統計數字上來看，婦女們便和男子一樣容易受到心臟病的侵襲，假如說，中年婦女們所以對心臟病享有免疫的原因，完全是受惠於女性荷爾蒙所致，那末年老的婦女是否可以藉口服女性荷爾蒙片劑以延長其免疫力？同時，就男子而言，如果劑量在不致大到足以使他們發生女性化範圍以內，是否也可以使他們享受這種利益？

根據南加里福尼亞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結果，這二個問題的答覆都是肯定的。該院高齡六十歲而猶非常活躍的紅頭髮女教授，吉茜馬莫斯頓博士，最近發表其一項研究報告說：在一百七十四個婦女內（其中很多都是七十多歲的）過去都會有過一次或多次的「心臟疾患的經驗——而且幾乎全數都是冠狀動脈血栓症。她把她們分成相等的二組，盡可能的使年齡和病徵的嚴重程度等因數互相接近。一組

每天服以少量的女性荷爾蒙（千萬分之一克），另外一組則什麼也沒有。經三年以後，在沒有施用荷爾蒙的一組內的死亡率約爲另一組的二倍——死亡的原因主要都是因爲新發生的心臟病襲擊或舊心臟病的日趨嚴重所致。  
與馬莫斯頓博士等協同研究的奧立佛爾士麥博士也提供一個性質相似的證明報告。在他一組一共有一百〇九個男子內，他日常使他們服以比女子組劑量較大一些而尚不致使他們起女性化反應的女性荷爾蒙。爾士麥博士的報告說，除了該組性的男子死亡率降低趨勢外，服用女性荷爾蒙後，在大多數病例中病人血液內的膽固醇和其他脂肪成份的含量都逐漸恢復正常，而且都沒有趨向女性化反應的副作用發生。根據爾士麥博士研究的結果，他認爲增加荷爾蒙的劑量，一直到有顯明的女性化反應發生爲止，在抗病效果上却並無更多幫助。

雖然化學家們正在努力想研究出一種合成製品，具有天然的女性荷爾蒙之一切優點而卻不致會引起女性化反應等缺點，但馬莫斯頓和爾士麥二位博士却認爲我人大可不必等候這種黃金時期的到臨。他們認爲現在市上通行的一些女性荷爾蒙製劑（計有十多家藥房用不同的牌子所標售的製品）亦一樣能有充分良好的效用。即使請醫師正式處方服用，這種小劑量的片劑也不會超過美金一角一天的。

友誼性的發燒

當孩子們害病時，最普通的病徵便是發燒，而大多數



挑她毛病，她會痛心難過。如果丈夫在宴會或其他的場合裡，向別的女人過份地獻殷勤，會使她憤怒。

女人是為讚美和賞識而生活的。指責她的缺點與錯處，會使她變得難纏而不易交往；幾句稱讚的話語，則會使她死心塌地的，致力於做完美的妻子。

女人家迫切地需要受人重視，當境遇崎嶇艱苦，丈夫需要她的幫助、鼓勵、和應付能力的時候，她表現得極好，俟苦難渡過情況轉佳，她們開始感到空虛和不滿意。這種可以共患難而不可以共安樂的理由，不外乎她們自己以為受到了忽略，不再被人重視和需要的緣故。

一個女人瘋狂地喜愛物質享受，與別人比長較短，永無滿足而不甘落後，無疑地是個失掉愛的保障的女人。在確知自己受到

敬愛的時候，物質的炫耀都成次要的了。

一個女人並非真心地專橫，妄想指揮自己的丈夫。識趣的男人，機伶而體貼，使她真正心滿意足而且引以為傲。

女人家重視家庭猶如男人之重視事業。因此，為了挑選客廳的窗簾布，她們會思前想後，三番五次地衡量比較，十分慎重地從事；如果做丈夫的粗心大意，忽略她煞費心機的傑作，自然使她感到灰心和沮喪。如果做妻子的不會掌握住丈夫事業的重點與重要，她所遭受到的打擊，實與丈夫同樣鉅大。

如果男人並非不願意妻子與他同樣思索與行動的話，說老實話，女人並不難於瞭解。

一般地說起來，做妻子的寧願選擇性情好、鍾愛、體貼和

賞識她的丈夫，而並不在意那些洗滌機、自動洗衣機、乾衣機、冷凍機等節省氣力的家常用具。

一個婦女讀者說得好，「如果，每天男人回家來，都是悶悶不樂，別別扭扭的，讓妻子兒女提心吊膽的話，有那些省力的電氣用具，又有何用？」

「今天的許多家庭裡，我們的都在內，形成一種局勢，男人以為配備了這些用具，妻子的工作變得輕易，就應該快樂和稱心滿意了。」

「其實，男人應該明白這一項道理：只要你自己快樂，而且讓妻子曉得你愛她，賞識她所做的一切，即足以使她安心。」

話實在的，事實正是這樣，省氣力的各種家庭用具確實不錯，但僅憑這個並不能滅除家庭主婦們心頭的苦悶。

它們節省了時間，減免了腰

酸背痛的辛苦，但是女人能夠不再像她祖母時代那般的辛苦工作，並不足以保證她會快樂。換句話說，你不能够將妻子放進一個具備現代化種種便利的家，然後對她說：「你已經獲得這一切，應該快樂了。」

女人能够忍耐住各式各樣的不便利，而依然快樂著，只要她的丈夫是平和易處的，明確地愛她，喜歡他的家裡的每個人。男人給太太買東西是一件值得稱許的好事，但僅憑東西的本身，並不足使太太快樂。存這種幻想的男子根本不瞭解女人心理。

要想您的太太重溫做新娘子時的甜蜜嗎。

以下的幾件小事足以提醒她你是多麼細心週到，做你的妻子真是一件十分幸運的抉擇。上班時抽個空暇，毫無緣由

地給她打個電話！不要叫她做這做那！僅只是談談。婉轉地問起一些能够表示出，你在想念她，關心她正在做什麼之類的问题。

如果事實上辦得到而經濟能力負擔得起的話，計劃在週末兩人出門旅行。帶着愉快輕鬆，無憂無慮的心情出發，整個週末絕口不討論任何問題，僅只單純地享受一下，單獨在一起的快乐。

如果辦不到的話，仍可找機會約她出外晚餐、跳舞、或者看戲。不可建議帶第三者，記住：這是情人的約會。

來點屬於私人的恭維與奉承。她定然喜歡聽你的誇讚，說她烹調手藝高明，管家能幹，是個難得的好母親；最能令她陶醉的恭維，應是讚她明艷照人美麗脫俗。

當你疲乏地從辦公處所返家，您的太太也許已經忙了一整天

，要為你預備一個安適悅意的晚間。你應該打起精神來，自動地幫忙做點雜事，讓她可以稍做休息。這樣做不但使她感到有了保障，而且表露出你愛她的真摯。

告訴她，你要跟她談談公事，因為你亟想知道她的意見。當她發話的時候，你應該莊重地專神傾聽，這樣子會使她開心，你自己定然也會對她的眼光與識見，倍感驚訝深為欽佩。

結婚幾年之後，做妻子的幾乎每人都能够向未婚的女子，指點一些做一個好丈夫，所應具備的性恪與氣質。

這種指示的內容，雖然平凡無奇，而且毫無浪漫氣息，但在蜜月過後，確實是異常重要的。首先應該是整潔這樁小事。

除非一個女孩子願意一輩子，跟住男人背後收揀東西，不管怎樣

她都要做個傑出而有耐心的管家婦。否則，她最好選個愛乾淨而且整齊有秩的男人。

好友的約會，却只有時的可靠。好丈夫的交際，也是垂青的。實屬朋友交際的賢明，沒能辦到。丈夫的賢明，沒實屬朋友交際的賢明，沒

張火時，整性適。火免的，從滙晚格。張火時，整性適。火免的，從滙晚格。

一自個己的，懷不。一自個己的，懷不。一自個己的，懷不。

格稱不。得錢時，的。格稱不。得錢時，的。格稱不。得錢時，的。

少已妻視。要個美。少已妻視。要個美。少已妻視。要個美。



單鏡頭反光攝影機

單鏡頭反光式攝影機目前逐漸受到攝影家的歡迎，頗有走紅的趨勢。由此我們也就想到了幾個問題：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究竟有何特殊？它在攝影界中是否自有其天地？它的效果與普通攝影機有何不同？我們能自以此種攝影機中獲得些什麼？這幾個問題可以歸納為四個部份來討論：

一、近攝——單鏡頭反光攝影機在這一方面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天地，它可以使攝影者精確的控制景深與構圖。

二、遠攝——它利用鏡頭取景，攝影者可以清楚的看出遠方景物的細節。

三、焦距的選擇——攝影者可直接自鏡頭中看出正確的景深，因而可以選擇所需的情形，造成預期的效果。

四、視差控制——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無視差存在，可以獲得正確之構圖，不致發生偏差。

日本的攝影機製造廠，目前都在着重於製做單鏡頭反光攝影機，最有名的牌子是Asahi Pentax、Minolta SR



(一 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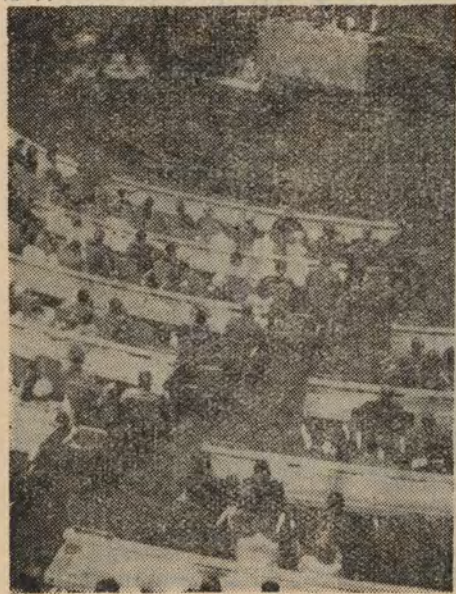
要只，費師律到拿以可你候時麼什你訴告我人犯：畫漫  
「！行銀搶去以可就上晚天當我，去出我放一們他

12) Miranda及Topcon-R。歐洲也有很多新的單鏡頭反光式攝影機問世，除早有盛名的Exakta及Contalux之外，新近問世的有阿克曼的Amiblex、Coloflex、蔡司的Canarex，以及Braun Paxette Reflex、Edixa-Reflex等而最活用的當推瑞士出品的Alpa與日製的Nikon Automatic Reflex-Canonflex, Zena Bronica

單鏡頭反光式攝影機過去由於構造上的限制，始終令人感到使用不便，但近年來不斷內加以改善，過去的缺點大半都已克服。它和普通攝影機最大的區別，就是你在機中所看到的，和底片上將攝下影像，都是由同一鏡頭透過，你可以一目了然在軟片上留下的影像如何。普通攝影機利用取景器取景，雖然可以看得更清楚，對正焦距離較快，但在軟片上留下的影像如何，則要蒙經驗去推測了，尤其是推算景深，更是困難不易。使用單鏡頭反光式攝影機，則非但何者清楚何者模糊可以一目了然，而模糊之情形如何亦可清晰看出，這一點對於彩色攝影更見重要。

在利用遠攝鏡頭拍攝時，單鏡頭反光攝影機實為最佳工具，因為攝影人可由鏡頭中極清晰的視查遠方被攝人的動作與表情，圖一即為用90mm之長焦鏡頭所攝照片，圖二為普通鏡頭所攝。活用，能適合於任何情形及各種鏡頭，是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特有的專長。

廣角鏡頭也可在單鏡頭攝影機上發揮出最大的特長，尤其是新近成功的24mm超廣角鏡頭。攝影者也同樣可自鏡頭本身看到所造成的效果。由於這種鏡頭最近拍攝距離



(二圖)

如果再加用延伸筒，則距離可以更為接近，甚至連針孔、毛髮都可以拍得非常清楚。距離接近之後，視差也增大，普通攝影機無法獲致正確的構圖，惟有用無視差的單鏡頭反光攝影機才能勝任愉快。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一下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的機械構造有何特殊之點。它是利用一片反光鏡，直接把拍攝鏡頭所透過的影像反射到上面的磨砂玻璃上，這樣我們看到的影像雖然是正的，但左右却相反，因而在拍攝運動物體時常



感不便。新近出品的這類攝影機多半都加裝了一塊五稜鏡和一只放大的接目鏡，這樣非但把影像的左右也改正過來，而且放大到和原來同樣大，觀看起來更覺方便。

大多數的三五式單鏡頭反光攝影機都裝用簾式快門，因而由最大的遠攝鏡頭到最廣的廣角鏡頭都可交換使用。但由於在鏡頭與快門之間必須留出足夠的位置，以供反光鏡板的上下轉動，所用廣角鏡頭應為後方焦距式(Geotriocular)鏡頭中心至軟片之實際距離較光學焦距大)。反光鏡板位於快門前面成四十五度角，攝影時快門鈕按下後，鏡板被彈向上方，然後快門閉啓。可以每當快門按下，接目鏡或磨砂玻璃就完全變成黑的了，必須等軟片捲過後，反光鏡板才能回復原來位置，這也是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的缺點。不過這一個缺點現在已獲得改善。在日本製的Asahi, Minolta, SR-2, 及Topcon-R等攝影上，反光板彈開後立時又回復原位，影像被隔斷的時間極短。

(三圖)

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的另外一個缺點，就是焦距的對正，磨砂玻璃上呈現的影像較暗，不易迅速對準焦距。有些攝影機在玻璃中央加裝一套分裂影像型測距器，來改善這一個缺點。但是這種方法也難稱完善，因為單鏡頭反光攝影機的特長是可以觀看到任何情形下構圖情形與景深情形，中間多了這樣一

可以近到一尺半左右，只有利用無視差的單鏡頭反光攝影機才能獲得正確的構圖。

普通攝影機的正常鏡頭多半只能近到三尺，而單鏡頭反光攝影機所用鏡頭，可以近到一尺半(鏡頭的焦距則多為55mm及58mm)。一般人對於這一段近距離都不大注意，其實在這一個小範圍中可攝題材極多，效果更是驚人。因為距離接近後，景深範圍極小，焦距外之景物常會變為非常悅目的景像。圖三就是用一尺半近距拍攝的例子。

只測距器，反而令人觀之可厭。Rolliflex 今年新做出了一種磨砂玻璃網，上面有無數小三稜鏡，使焦距以外的景物產生變形，焦距極易對準，這種玻璃板不久即將裝用於名牌攝影機上。此外有些攝影機裝有雙聚光鏡，使磨砂玻璃的四角也能同樣明亮清晰。由此二點看來，測距器實無必要。

單鏡頭反光攝影機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因為在取景時也是透過拍攝鏡頭，如果光圈收小，觀看就非常困難了。因而就需要先把光圈開大，對正焦距後再收小光圈，然後拍攝，這幾個動作實在是極爲不便，因而也使一般人對單鏡頭反光攝影機望而生畏。爲了消除這個困難，有一種預選光圈式鏡頭問世，它多了一只光圈選擇環，可以把它先定在所要使用的光圈位置上。光圈則另有一旋轉環，可以放在全開位置，直到焦距對好，快門按下的前一瞬，再把光圈環轉小至停止不動之位置，即可與預選之位置相合，然後拍攝。

最近幾年又有了更進一步的自動光圈，只要按下快門光圈就可以自動收小到預選的位置上。這種光圈有兩種，一是內部聯動式，一是外部聯動式。

外部聯動式自動光圈也有兩種，其一是 Exakta 攝影機用的 Biotar 鏡頭，推動鏡頭上的活動桿時光圈開大，同時壓緊一彈簧。當按下鏡頭上的按鈕時，彈簧被鬆開，將光圈推至預選之位置，按鈕的後方即爲快門鈕，同時也被按動，快門開啓，二者的動作幾乎是同時的。Topcon-R

的鏡頭 (35mm、58mm 及 100mm) 及早期的 Schneider 鏡頭都是這種型式。

另一種外部聯動的自動光圈是新式的 Schneider 鏡頭以及 Miranda 用的 5.7m Soligor 等。這種鏡頭沒有彈簧桿，光圈永遠保持全開。當按下鏡頭旁的按鈕時，光圈收小至預選位置，同時也按動了快門鈕。按鈕鬆開後光圈立時被內部彈簧推至全開。如果將按鈕稍加轉動，即可令光圈與彈簧分離，而能以旋至任何位置，觀看景深情形。這種自動光圈使攝影機的震動較第一種小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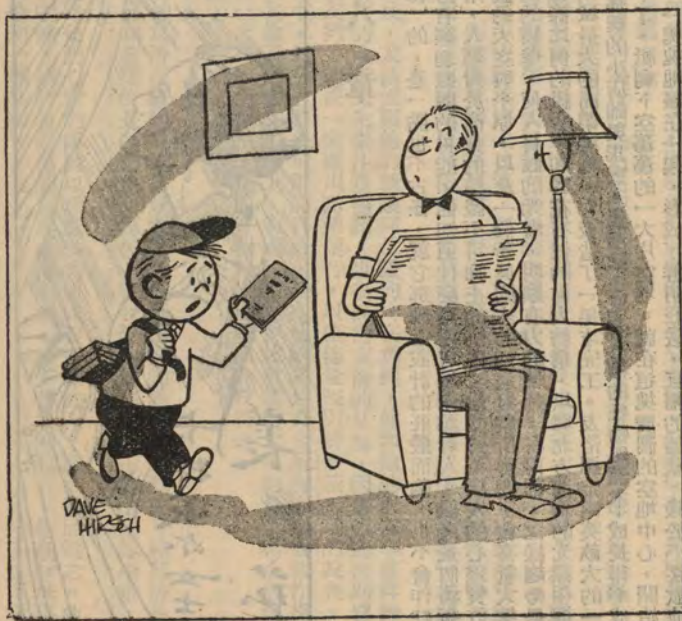
內部聯動式自動光圈攝影機有 Praktina、Asahi Pentax-K、Minolta SR-2、Praktisix、Edixa-Reflex-Hasselblad 500c、Nikon Reflex、Canonflex 等，機身上與快門鈕聯動的尚有一小頂桿，光圈也有一彈簧桿，推動後即將光圈開大，彈簧壓緊。按動快門時，機上之頂桿頂動鏡頭上之彈簧，使光圈收小。這種光圈的動作較外部式快速輕巧。

Praktisix、Contarex 及 Minolta SR-2 則更進一步把鏡頭上的彈簧桿也取消了，當推動捲片鈕時就同時也將光圈開至最大。有些葉片快門式單鏡頭反光攝影機也利用這種方法，對於大多數人這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最近問世的 Nikon Rollex 及 Canonflex，光圈是隨快門鈕而動作的，快門鈕按下光圈收小，快門開啓後光圈又自動開至最大，加上反光鏡板也可自動回位，因而攝影人視線被阻隔的時間極短，僅如眼睛一瞬。這是目前最完善的兩種單鏡頭反光攝影機。

單鏡頭反光攝影機幾經改良之後，使用起来已非常方便，但仍然有些缺點無法克服。在弱光下攝影極爲不利，惟有普通攝影機始能勝任，但最新型的 Alpha 加裝了一個測距取景器，困難由是解決。在慢速時手持拍攝，則是另一困難，反光板及光圈的彈動常會使攝影機震動，難以獲得清晰的影像，尤其是反光板能立時回位者，震動更大。第三則因反光板之彈動，響聲極大，在某些情形下亦頗不利。第四爲自動化以後，按下快門鈕與快門開啓之間，總有一段時間遲緩，因而所攝的結果很可能和看到的稍有不同。

雖然單鏡頭反光攝影機優劣各具，而最終的結果則仍然在於使用人的技術，和所拍攝的目標傾向於那一個範圍。目前的少數缺點，將來終將獲得解決，未來的攝影機大部份的將爲單鏡頭反光式，亦在預料之中。



“李行拾收裡間房在我，我找要你果如，單續成的我是這”：畫漫



第四十八章

匯川商業銀行，被譏諷為「奸笑的怪物」的，是一點也不古怪，就它那細心設計的莊嚴而論，也不會作奸笑。雖然，它是被設計來壓倒林氏銀行的。友洛有經理戲劇的才能，他知道什麼東西可以先聲奪人。他又是個藝術家，因而瞭解物體與比例上的心理效果，角度的運用，人類對於高聳的柱體不可抑制的嚮往，他知道英國人的心理贊許緊湊，穩固與含蓄。但美國人的心理，業已受了廣闊的天空與平原，以及一個新興國家的豪邁氣象所影響，會喜歡大塊文章的，美國正希求有它自己獨特的建築；巨大鮮明的牆壁，使人目眩的光滑，明顯有力的稜角。在南部，這樣趨勢最先被表露在一些私人建築上。友洛有意要利用一些線條比例的組合，如雪花石似的偉大結構，以與北方清新的光線相襯托。職是之故，匯川商業銀行輕易地便成爲匯川城最大的商業機構。它被造了一年才完工。友洛擇定兩英畝大的一塊地，離老林氏銀行不過八分之一哩，他拆除了原在那裡的小店舖與馬廄。他清除了亂七八糟的雜物與灌木，成長得不成模樣的樹幹，所有的牆和籬笆。每一樣東西都給剷平了，只剩下空蕩蕩的一大片空地。就在這塊廣闊的空地中心，開始建設那所銀行。純淨的白雲母石從佛蒙脫搬運而來，一塊塊地鋪在一起，形成了鮮明莊嚴，巨幅的牆壁。緣於不喜歡他那一

時期的狹小窗戶，友洛設計的窗戶是既高且大。四個巨大的白石圓柱使門面裝飾得十分華麗，它們約有三層樓那麼高。門也是大得出乎尋常，精鋼鑿得一片閃亮，上面還鑿了金。

地上鋪着厚的草皮，到第二年夏天時，那所輝煌的銀行已是站在碧綠的一片上。沒有花床在破壞這一片碧綠，也沒有樹木，祇在大門前三級低而寬闊的石階左右，有二株美麗的金絲柏。

但將軍稱這所銀行爲「希臘遺孽」。但友洛指出即使美國建築的口味採納了此一高貴的型式，也並無不是之處。當真，如果以不偏頗的眼光去細看這所銀行，所謂希臘影響也祇屬於它的巍峨與高大的支柱。

這項新的添置使匯川城懷着惶恐與厭惡，它那保守的英國式建築，紅磚，灰石，或是木造的，在它之前都萎縮了，落後了。它是那樣的宏偉與潔淨，在中城的任何一個地點都能望得到它。將近五年以後，城中人才開始能接受它，欣賞它。也祇在那個時候，友洛也已在這社會中開始建立了他的地位與權力，即使這所銀行確然是「奸笑的怪物」在城中居民們看來，它仍然是漂亮的。

緊接着他父親遺囑的宣讀，並與美蓮結婚之後，友洛便與他的新娘同住紐約。在那裡，他和他的老友李根詳細商議，還有李根的好友黎高瑞先生，黎氏投資信託公司的。黎先生很注意諦聽，也很同情友洛的見解，因爲他對扶助實業的銀行業務深有興趣。友洛將他的計劃告知他的朋友們，創設一家匯川商業銀行，以便儘量吸引許多新工業的投資。他自己也準備從事於投資並爲工業貸款。在林氏銀行中，固然有許多可用的資金，但在他能誘致資金所有人與他共作投資之先，他必須證實他把錢放在如鐵路，鑛業，以及其他通國性的工業上，收回的利益要比放給本地的農業與小店舖爲優。他坦率地求教於他的朋友們，他應該怎樣爲自己求得安全保證，轉而介紹給匯川城內的投資者。

聽從了朋友的勸說，他下了很大的一筆本錢。

當回到匯川之後，他就開始建造他的銀行。銀行動工之後，他聰明地散佈一項謠言，說林友洛在紐約遇到了好運了。他讓這樣的謠言四處流傳，林友洛是個聰明的投資家，他即使不能使他的財產增加三倍，但加個幾倍是毫不成問題的。戰後經濟的蓬勃使這樣的謠言增重了真實感。

最初，被損害了的城中上流社會對這個構棄了他們心愛的傳統以及維多利亞式責任感的人，無不走而避之。他們決不與他往來。他們看着那銀行豎起來，祇是加以嘲弄。他們看到他的馬車在街上走，無不背過臉兒去。他是個無賴小人。但友洛却在暗自竊笑，阿堵物的辣味會蓋沒其他的一切臭味。

不久，但將軍在散播有關於他的謠言了，他聽了之後，不由得在暗地裡開懷大笑。那謠言好似在說友洛根本就沒有要娶愛麗蓮的意思，是益甫拿一支大鎗逼着他這樣做的。將軍又說友洛很鍾情於他的女兒莎麗，但自這壞蛋爲業所周知之後，她女兒就把他刷了，這事使他十分傷心。

因此，友洛很得意，他想那老傢伙正在設法顧全他的顏面，以便找出一條有想我，接近我的路徑。這是在表示寬宏大量。他不願意爲他的老朋友揭幕，他祇是繼續等待。

果然，銀行還不會完工，但將軍已找到一個機會，在他的腹所之前，猝然與友洛「意外」地碰了面。這次會面很嚴肅，很保守，他們相互之間並無客套。將軍祇是說他新從紐約回來，在那裡他聽到謠傳說友洛是個最精明的投機家。「自然，」將軍說：「這是非常愚蠢而冒險的，我爲了想到你的父親，希望這不是真事。」這批評下面，隱着一串焦急的問題。

知道將軍是城內的謠言權威，非常的貧乏，而且急於要使謠言得以證實，友洛立即邀請他的老友在當天中午，與他在隴川酒店內共進午餐。將軍堅決地加以拒絕，結果終於自許被勸服了。不到三小時之後，當在酒店的餐廳裡再聚時，他們之間產生了一點小小的情感。

兩人小心翼翼地不去注意別人對他們的驚異，在飯前各飲了幾杯威士忌酒。將軍被軟化了，他對友洛的愛好素昔本是真誠的，現在又復甦了，他迭次喊着，「我的好孩子！」又一二杯酒入口之後，他的手也加上友洛的肩頭了。他們的頭靠在一起，交換着關於老林先生的懷念。

二小時之後，他們仍逗留於餐廳裡，友洛要了很豐盛的午餐。將軍一直認爲友洛是狡猾的，現在却聽到了他的知心話，他覺得自己很伶俐而有技巧。他認定感情作用與威士忌使友洛緊閉的口張開了，對於友洛告訴他的秘密；他不打岔問訊，而況它們聽來都是真實不虛的。

友洛告知他的老友，李根與黎高兩端兩位是他的後台。當然，這一切都是十分秘密的，他信任將軍不會以之洩露。他又將對於工業前途的樂觀信心，以及美國的商業力量正在國際間增漲一點，誇示地解釋一番。

他又說明他無意於要求本城的人來向他投資。也許一兩位親朋友將爲例外，譬如將軍自己，或是由他的判斷認爲可以合作的人。這樣，將軍有可以有個機會來分享友洛的發達，機會與利益將爲無限制的。他，友洛，還可以考慮分給將軍新銀行一部份的股權，使他在利息之外，更能分到紅利。

「我需要資金的流動，」他又說。「所以經常需要大量的現金存款。」

在與將軍分手之前，他又再三叮囑要守秘密。將軍，急於要去傳播他所聽到的，來不及向他那年青的朋友告別。於是友洛又一次在暗中好笑，等候反響。

在城內的富人擁擠前來開設存戶之前，銀行的業務並不能推動。自他們來了以後，新興的工業受到了友洛的鼓勵與贊助，就進入這個社會來了。

友洛看着益甫的老存戶與支持者擁入他的銀行中來，「忠誠？值多少錢一斤？」他不禁這樣說。他一本正經地接見他們，因爲他是新銀行的經理兼放款顧問，他的態度是嚴正而和善，但不牛頭馬頭。

新銀行的股票發人大量地購入。但將軍已是一位董事了。整個隴川城都被楞住了。這裡從來不曾這樣興旺過，有這多的刺激，新來了這麼多的人，造起了這麼多的新房子，有這麼多的生意經，大家是這麼急急忙忙的，更有這麼多的謠言。這裡的人一口氣吞不下這些，更不能即時加以消化。這都是不可信的，三年以來，隴川城像是墜入一個夢境。農人們有了新的農具，新的車和新的儲藏，他們的妻子每人都買了一件綢衣服，他們的子女進入新辦的學校讀書，道路似乎是在一夜之間開闢築成的，數以千計的人擁着家眷，從四鄉或鄰縣趕來隴川，在工廠中工作。

接着來了一八七三年的苦難，突然間，好似在同一夜間，全美國的鐵鏈，汽缸，車床和所有的機器都休息了。

有一批人是友洛的頭敵，他們仍不與他重歸於好，始終效忠於穩健的益甫。他們說：「這是冒險家的末日到了。」但這不是他的末日，正如他對將軍提起過的，友洛握有大批的流動資產。當股票與債券的利息優厚時，他已把它們出售了，所以當那次苦難臨頭時，他竟握有很好的準備，其中包括益甫那家股實銀行的債券。他很合理，不以債券去壓迫益甫，因爲迫免會使後者破產。他之所以如此寬容，本有他在商業上的重大理由。可是他明白他的寬仁使他贏得一些新的朋友，那些原來一直效忠於益甫的，那些將因友洛施壓而與益甫同其破產的命運的。

苦難消逝了，這祇是美國自舊式農業經濟的最後階段進入新式工業經濟之間的青黃不接。

在十年之內，隴川商業銀行已成爲紐約州中部最大的影響力，工業興盛的中心。這是美國在十八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中獨有的現象。

益甫的銀行仍是農民與小商人的。在它的社會中仍有股實的地位，友洛也不想法去消滅它。他本能地覺得這樣的銀行對於社會的健全是必要的。

在老朋友之間，友洛重復是他們的偶像與寶貝了，他們不承認美運是他所真正關切的，她不過是他的玩物罷了。他本人並不介意於所謂「精神門第」，他很滿意於他的兒女能與新工業家的後人爲伍。他承認在這些孩子們的身上有強壯

## 第四十九章

的血液與活力。小瑪利的襟姆是個有教養而富學術的法國婦人，是他與美蓮從法國聘來的。對於女兒，他有一個不局限於匯川城的計劃，他的兒子則將隨着他進入銀行工作。

這八月中的一天，也就是美蓮與林斐立會面的一天，友洛覺得很躊躇自滿。

下午六時，他終於離開銀行，跨上馬車回家。如平日一般，他預想着怎樣和家人敘話，妻子兒女。他現在是什麼都有了。馬車駛過老的林氏銀行，他看也不看一眼，這是他的過去，早被棄之腦後了。

當一個人自知對於他的社會有重大的影響力量時，自是十分欣慰的。人的自我表揚感永遠是最被重視的，當他看到個人的前途已被外界認定時，自不免有自視過高的幻象。友洛一面在想，一面覺察到每個人都熱中於把名姓寫在水面上，却願意它凝固為白石，他自己也並非例外。

匯川城已有了雙線馬路。舊式燃油的街燈已讓位給煤氣路燈了；它們在夜間照耀着許多新築的街道，平鋪的紅磚嵌出花紋。新的店舖出現了，還有一所歌劇院。現在已有二家旅館了，經常有商業旅行者在進出。他，友洛，乃是這一切的創造者，所以認着它們心裡十分滿足。

八年以前，他的銀行正式開幕。李根，黎高端和其他幾位出名的銀行家與財政家都從紐約前來參加。友洛又邀請了一打以上的小銀行家，他們從四鄉和鄰近鄉鎮急切地趕來。與友洛有來往的工業家也抱着希望前來。但將軍，金氏寡婦以及一些重歸于好的老友也都鄉重地前來道賀。在銀行的內部裝修完竣之前，友洛不曾容許任何人進入過，現在他高興看到他們的驚訝與羨慕，聽到紐約朋友的由衷賀辭。

內部的裝修的確很動人。地板像由整塊的，閃光的黑大理石鋪成的，房頂由光亮如緞子般的白大理石柱支撐着。牆壁的下半截是黑大理石的，上半截的白聖却裝着友洛自給的精細壁畫。友洛並借此道出了他那劃時代的幻想，壁畫顯示人們在伐木場上，工廠裡，田中，銀行內工作。色彩不太鮮明，但富有力量。出納員的櫃台是亮得讓眼的玻璃。靠牆是大理石的長檯，其間放在盆栽的棕櫚與橡樹。整個匯川城都看得發了。

隨後友洛又在仰止山莊設宴，招待他的朋友與支持者。這樣的宴會與食品也是前所未有的，縱然在八年之後，它們仍是講不厭的談話題。

但友洛對這些倒也是永不厭倦的。馬車在街上經過，熟人和朋友向他招呼，他也和善地向他們答禮。他坐在車中，灰色手套牽着的双手交疊在手杖柄上，頭上時髦地頂着灰色高帽，向街道的兩邊點首。有時，美蓮疑惑友洛業已喪失了她的幽默感，乃於本性的爽快，她這樣告訴了他。聽了她的話之後，他有些激動，這使她的疑惑被證實了。

「幽默感乃是不安全感的堡壘，」他告訴她。

「這也是怡然自得的保證，」她回答道。

如果友洛稍微感覺到美蓮正開始認為他與益甫頗有相同之處，他一定會因而憤怒的，因為在以前，她是不會如此懷疑的。美蓮略感遺憾地想到一個人祇要有了成就，就會失去了幻想的智慧。是否因為成功將不可避免地增強私下的不安全感？這正是矛盾，但美蓮觀察到人生本來就是學習矛盾。

這也是可能的，美蓮曾這樣思考過，當一個人的外在環境顯得不安穩時，就必然趨於內向，內向使他獲得力量，為他築成剛毅的防禦工事，使他有與人較量與不被屈服的感覺。當個人趨向周遭的環境擴張，他就變得愈為脆弱，縱然他自己是不承認的。客觀主義創設了城市，擴展了文化，但走得太遠了，也減弱了個人的主觀主義，這才是他深藏着的，真正的人性，他的靈魂才是他真正的堡壘。新英格蘭人的「思想超越，生活簡單」並不單是一項使人感興趣的哲學，它也是人類藉以克制環境的秘藏力量，隱密的人格之完整。

當她將這些想到的向友洛講述時，他注意地聽着。隨後他的不耐煩和拂然走去使她明瞭他正感到深切而莫名的不安，雖然他的外表並不如此。美蓮最愛看他的不耐煩，她明白他自知有什麼不對之處。

「你想我是不斷地在追逐金錢，」他憤怒地指責她。「但誰都在想發財。」她知道他所說的也是真話。

當馬車駛上仰止山莊的山坡時，這溫暖的，金紅色的八月黃昏使友洛突然洩了氣。他感覺這樣洩氣的次數越趨頻數了，他不明白原因何在。他為匯川城帶來了繁榮，優厚的工資，發展與進步。但其中似有什麼不祥的朕兆，這又是什麼呢？

他如今有一個危險的習慣，雖然他自己並不知道，樂於將內心的不舒適歸罪於外在的事物，責備它們為其憂戚的原因。因此，當他一眼瞥及樹蔭中那所質樸的紅磚住宅時，他認為它乃是他的肉中的一根刺，永遠的壓迫他的一項威脅。幾年前，這所屋子祇能使他大笑，如今却使他憤怒了。

到家時，他的情緒很不好。美蓮與兩個孩子在草地上等候。基於婦人本能的預感，美蓮在友洛下車時，即已猜到他有正有所困擾。在從他那肩膀的架勢，僵硬而傲慢的面頰線條上看得出來。她俯下身子，急促而輕聲地向小瑪利說：「現

在先不要告訴爸爸我們遇見斐立的事，我等一下會對他說。

「我敢說不要就是不要。」美蓮狠狠地回答，抿緊了嘴唇。

瑪刺怔了一下，隨即將鍍銀的秀髮揮向肩後，穿過草地向父親走去，她那精緻的小臉向上抬着，顯露急切而迷惑的表情。她的裙裾在微風中向後飄蕩，露出小腿上三四縷纏有花邊的内衣縷縷。她像個影子般在移動，但友洛已看到她了。低垂的眼光微露喜色，他張開兩臂向着她，她一躍入了他的懷抱。他將她全身高舉起來，重重地吻她。她的兩臂繞住他的頸項，把她的臉饒濕地，緊緊地貼住了他的。他的顏色開展了。

美蓮沉靜地移步向他走去，攙着小維立的肥胖小手。女兒的歡迎已打落了她的帽子，鬢曲的灰髮使他那狹長的黑臉呈現一種奇特的神情。當他在高興或真心無憾時，前額和額上的舊創痕幾平是看不到的。

美蓮具有妻子的技巧她看到了一切，但裝作什麼也不會看到。她淡然接受了友洛的吻，推着維立上前讓友洛去吻他。父親不十分甘願地放下女兒，抱起兒子來。孩子接受愛撫時很羞怯，黑色的眼珠轉動着，當被放下地時，他才如釋重負，又能回到媽媽那裡受她裙裾的庇護了。

「今天的天氣真熱，」當大家沿着石子路走向屋子去時，美蓮似不經意地說。

友洛望她一眼，制住一個笑容。他知道美蓮已看出他的煩悶，正給他一個開場白，以便他能卸下自己的重載。他捏捏他的耳朵。「我沒有什麼，」他說。「是那所倒霉的房子，山下的那所，使我愈來愈煩擾了。」

「九年都過去了，現在却又使你不安了？」美蓮挑起了雙眉。

「時間是治不好潰瘍的，」他覺得自己說這話很蠢，於是輕輕笑了一下。「我真想替它點上一支炸藥，」他又添上一句，帶着頑笑的語氣。

屋內的陰涼與暗香永遠使他覺得舒服，他與美蓮携手上樓，進入他們的臥室。他看到了梳台上的玫瑰苞蕾，眼中露出了笑意，可是他並不向美蓮投遞。他更換衣服，洗滌手臉，他們親熱地談着，美蓮顯得很慇懃，她爲他繫上領結，又替他扣好。然後，從玻璃杯裡取出那朵玫瑰，插在他的衣襟上。「孩子對你好，」她喃喃地說，使友洛心中格外感到甜蜜。他對鏡子，從心高興地說：「她是個小狐狸精，女人的花樣她全懂。我不知道她這回又將有什麼要求了。」

「差不多，」他捏捏她的面頰說。他們屏息互視片刻，舊日的熱情曾未稍減。

此時覺得友洛已能受聽不愉快的消息了，美蓮走向自己的梳妝桌去整理一下頭髮，她微俯着臉在察看初現的一絲皺紋。在鏡中，她看到友洛正在調和一杯威士忌蘇打，有一只小凡是其門爲此而設的。

「給我一小杯，親愛的，」她說。

她從他那裡取過酒杯，兩人並坐下來享受他們的飲料。樓下有的是酒，孩子們原也不阻他們共席用飯，但友洛決意不要讓瑪刺撞見他們在飲酒，美蓮認爲這是很可笑的。

等友洛完全穩定下來之後，美蓮方輕描淡寫地說：「瑪刺和我今天到你父親的坟上去了。」

友洛搖着杯中的酒，望着它說。「坟被照顧得很好吧？」

「是的，」美蓮等了一下，又輕聲道：「你猜我們發現了誰？斐立！他也在你父親坟上獻花。」

友洛突然抬起眼來。「斐立？我希望他不致魯莽到來和你們談話吧。」

美蓮的雙眉挑起來了，友洛突然發覺這是一個激動的習慣。

「魯莽，友洛？爲什麼是一魯莽？他當然和我們談話了。事實上是瑪刺發現了他。我想要不是這小精怪發覺了他，他是不會露面的。」她頓了一頓後又說：「魯莽」字對於斐立是用不上的。」

當看到丈夫臉上的疤痕轉成淡紅時，她懂得是什麼回事。他以渴制了的聲音說：「我想你們不得不交換一些客套，但希望祇此而已。」

美蓮顯出不白覺察的莊嚴，從杯中啜飲着。「我是一直喜歡斐立的。他對你也是一直喜歡的，你對他也是如此。也許因爲你們二人很相像。」

友洛洋然放下他的酒杯。「請你不要感情用事。我從來不曾敵視過斐立，那時他祇是一個孩子，但我想你一定不會與他作不必要的交談。」

「不一定，」美蓮批判說。「你的不必要三字不知作何解釋，我們交換了一些話語，斐立即將去他父親的銀行中工作了。」

「什麼？音樂，寫作全不要了？」友洛的音調雖在嘲弄，但美蓮覺察到他仍是關心的。

「我想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所在。」

「又是一個！」友洛發出一聲簡短的笑。「這一家人家老有責任在作怪！我對他的天才並無太大的期望，不像你那樣。」

美蓮突然又看到斐立那嚴肅而深思的面容，她感到了憤慨。友洛好奇地望着她。「我想他已完全長成了。有沒有改變？」

「他並不太高，但已是個大人了，性情，態度和某些說話的方式與你父親很相似。」美蓮冷靜地敘說，出乎她意料之外，友洛竟很和善地接嘴說：「是啊，我也常這樣想，可憐的小鬼。新英格蘭的遺傳總能在一個家庭的體格上滋長，就如石塊也會在肥沃的泥土中出頭一樣。他準備進銀行，呢？我對斐立以前所得的印象同不完全記得，但他也將變成一個木頭了。」

「不，你錯了，友洛。他和以前一樣，祇有更好。我非常喜歡他。關於你，他問得很詳細，你看來——對你無關切，很同情。他要我告訴你你已有偉大的成就，他願意將這個問題好好地研究了。」

「他倒是很謙卑，」友洛站起來為自己再調一杯酒。「我認為他也有至高無上的仁慈。」

「你對任何人都不能瞭解，友洛！」美蓮的脾氣發上了。「你對斐立竟有這樣歪曲的見解，你自己也常說他很像你的父親。如果斐立犧牲自己而進了銀行，並不因為他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而是因為他富於同情心。」

友洛從几前轉過身來望着她，表情是陰沈而含有敵意的。

「你們兩人一定會大大地浸沈在情感中了！」他說。「情況一定非常能感動人！又哭又笑，又是嘆息。」

他又坐下了。美蓮漲紅了臉對他望着。

「有這樣一幕已經够了，」他接着說。「我們把它就此結束了吧。」

「事情並不如此容易，友洛，我希望有機會能來訪問仰止山莊。」

友洛的眼中射出光芒。「是嗎？我說不行。」

「你忘了他在這屋子上也有一份。」

友洛沉默了，他狠狠地對她望着，臉上的創疤已轉成亮紫色了。然後，他說：「因此他到這裡來偵察一番。」

「斐立？他會來偵察？」美蓮大怒了。「如果你知道他一絲半毫，你決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你似乎忘了這也是斐立的家，他也有真摯的懷念留在這裡。」她停一下，呼吸很急促。「你不能拒絕他，友洛。除非你求他不要來，他才不會來。你知道這一點，是否要去求他不來呢？」

友洛放下他的酒杯，在身旁的桌上取過一根雪茄，把它點着了，這一切動作都很緩慢小心。

「我知道他一定會重你的願望，」美蓮繼續在說。「他欽慕你。祇要你告訴他不要來，告訴他你不願見他。難道你

能是這樣小器，殘忍？」

友洛說：「當我丟掉我的一部份生活時，我做乾乾淨淨利落。我不願意再拖泥帶水。」

聽了這幾句話，美蓮的憂慮減輕了。她靠近友洛，柔聲道：「我們不會和斐立吵鬧，而且你們兩人本來就都要好的。但他是很敏感的，如果你不願見他，他不會當你在家的時候到來的。」

她在等他說話，可是他不要。美蓮的火氣又待上升了。「我想不到你這樣缺乏理智，友洛，我真對你失望。」

她不明白他為什麼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每一星期至少有兩次你會告訴我對你失望，」他說。「你們女人總要男人能隨着你們的心意。我算是你忠實的老婆，你算是我的家長，就這樣也未見得能使你滿意，是嗎？」

她本又待給他一個感氣的答復，但忍住了。因為她見到友洛正在思考，而這思維正使他自己已在暗笑，他對自己作一苦笑。

他偽裝若無其事地說：「好吧，如果他願意光臨，他也有合法的權利。讓他來吧，這可憐的小鬼。我想他覺得在那陰冷的坟墓裡生活太不舒服了，我何人斯，連這一點小享受也不肯給他。」他又苦笑了一下。

「你和他約定了再一次會面沒有？」他加上一句。

「友洛，你不要這樣討厭，這樣小器。斐立也許想根兒就不會來。雖然他不是個言而無信的人，但他想這樣或許會使他父親不滿，他是太敏感了。」

屋內響起柔和的晚鐘聲。友洛站了起來，玩笑地伸手把美蓮拉了起來，又拉近身來重重地吻她。「我愛你，即使你是一個呆子。」說時，他以下領擦着她的頭髮。

又一度，他們携着手下樓去用晚飯。

可是美蓮仍然在難受。在她的一生中，她曾渴望並祈求安全。為了尋取安全，她已鑄成一個悲慘的錯誤。如今，她已是這所古老堅實的房屋的女主人，屋主的女子，繼承人的母親。她已有自己的車輛和衣飾。牆上掛着她的畫像，她與孩子們的。她是這裡一切的女主人，可以在園中散步，憩息在老樹蔭下。但她仍不覺得安全，從來就不曾有此感覺過。也許她在內心缺乏引致安全，甚至是取得安全的能力。祈求安全在她猶如絕望的饑渴，但她急切地把安全之杯舉向唇邊時，竟發現它是空的。

她當時覺得經受不安穩的微風鼓盪，某一種氣氛的倏然來去。很明顯地她永不會自滿。是否因為她與友洛一般，太操切多求，太不容易滿足？但為什麼呢，她現在不已繫下永久的根基了？

他們一齊到達樓下的大廳。友洛望書室中看了一眼。他們站定了聽那古老的時鐘滴答，它已這樣滴答了一百多年了。「傳統終歸是有裨益的，」他說。

現在美蓮瞭解友洛也感覺到不安全，那微風會把他無根的自我吹出這些圍牆之外，使之化為烏有。

他們走入禮廳，一世紀以來，那裡一點也不會變動過。他們坐下來，望著那舊式的銀器，磁盤和花。於是美蓮意識到過去並不在她自己與友洛，而是在美國的氣息。傳統正在消逝，雖然緩慢，但却是必然的。恒久與安全正在化解，宗教正向物質低頭。在脆弱的土地中，美國的根基已在動搖了。

友洛說：「今天我和老孟他們去參觀工廠了。一切進展得很快，有時我想是太快了。我有一個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這城內擴大，也許會和我們脫節。這東西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我不知道。」

美蓮很受感動地向他望著，但不露驚異之色。他和友洛之間時常有這樣一面倒的談話，一個在高聲談論，另一個則在思考。她很受感動，將手遞給丈夫，他握住了它，兩人眼灼灼地對視著。

「自然，這都是胡想，」他說。「可是我想我們這一批壞蛋該去教堂走走，聽聽宗教的訓誨。固然是婆婆媽媽而科學的，但是——我不知道該怎樣說。」

(未完待續)

紅色神童

莫斯科的一個督學向一個小學教員詢問，她班上有沒有特別聰明的孩子。

「有，」她回答，「小伊凡的智力至少超過別人一年。」於是小伊凡就被帶到督學前面試。

「蘇維埃聯邦歷史上三個最大的賣國賊是誰？」督學問。

「史太林，」

「不錯！」

「馬林可夫，」

「不錯！」

「庫魯雪夫，」

「完全對！」督學轉向教員說：「他的程度的確超過別人一年。」

處銷經北臺叢譯穗拾

對面大臺三投路福斯羅

文星書店

雙葉書廊

- |                |      |
|----------------|------|
| 波城世家           | 二十四元 |
| 密綺表姐           | 十二元  |
| 滄海珠淚           | 四元   |
| 春閨夢裡人          | 七元   |
| 西洋歌劇的故事        | 十八元  |
| 海狼             | 十五元  |
|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 五元   |
| 交響樂的故事         | 十八元  |
| 玫瑰紋身           | 八元   |
| 石油的故事          | 六元   |
| 網的故事           | 六元   |
| 白衣女郎           | 九元   |
| 黑貓劫            | 五元   |
| 慘劇的預演          | 六元   |
| 糖的故事           | 七元   |
|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 七元   |
| 北教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 七元   |
| 我們的地球          | 十二元  |
| 二一三談叢          | 十二元  |
| 芭雷與樂曲的故事       | 十二元  |
| 我們的朋友—原子       | 五元   |

1959年版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大英百科全書

布面 定價：2500元

皮面 定價：3000元

文星八大特色！

- 所附地圖係採用一百磅道林紙一律七色精印與原版書完全相同
- 精印五色插圖多過其他版本
- 與原版書裝訂法完全相同保證永不脫頁
- 所有圖片均用重磅紙特別精印
- 全書出齊
- 封面分布面皮面各種顏色任君選擇
- 本書為一九五九年最新版
- 凡購本書一部附贈優待券得享受本店自印及自營進口書籍八折優待二年

總經銷：文星書店

台北市衡陽路三五〇號

郵政信箱三〇五號

電話二五六八八號

外埠函購 免收郵費

#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凡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可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期一第

## 中國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臺北市信陽街十五號

電話 25480 電報掛號：4911

分支機構：基隆 高雄 東京 香港

東京地址：日本東京千代田區內幸町

富國生命館二〇九室

電話 (59) 5881-2

電報掛號 "FIDES" TOKYO

香港地址：皇后道公爵行 217 室

電話：23717

電報掛號

"FIDES" HONGKONG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為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

營  
養  
寶  
寶



寶  
寶  
奶  
粉

粉 奶 脂 高 牌 寶 寶

理 代 總 灣 臺

司 公 限 有 易 貿 豐 泰

號 四 九 二 路 西 京 南 市 北 臺

一 六 五 七 四 : 話 電